

翹文弄墨



中華民國十五年六月四日出版

上海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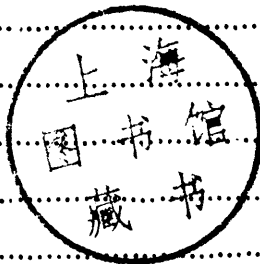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14 9862B

目 錄

第 頁

| | | |
|---------------------|-----|-------|
| 塑我自己的像..... | 佩 弦 | I — 2 |
| 放鴿..... | 朱 湘 | 3 — 3 |
| 春風..... | 朱 湘 | 3 — 4 |
| 夢..... | 朱 湘 | 4 — 5 |
| 你我..... | 一 公 | 5 — 5 |
| 心影..... | 一 公 | 5 — 6 |
| 秋景..... | 一 公 | 6 — 6 |
| 愛的瘡傷..... | 一 公 | 6 — 7 |
| 祭奠 <u>南山下</u> | 阿 歷 | 7 — 8 |
| 鰥夫與孀婦..... | 阿 歷 | 8 — 8 |
| 一縷哀思..... | 阿 歷 | 8 — 9 |
| 雪梅與月亮..... | 茲 非 | 9 — 9 |
| <u>西湖紀遊</u> | 茲 非 | 10—12 |
| 家居閒吟..... | 茲 非 | 12—14 |
| 別——..... | 勉 君 | 14—16 |
| 春雨..... | 金 | 16—16 |
| 寄我敬愛的 P. Y. | 愛名生 | 16—17 |
| 天人..... | 念 生 | 17—17 |
| | 無名氏 | 18 18 |
| 「多娜」..... | 光 軍 | 18—20 |
| 借取靜春時..... | 宋士衍 | 20—21 |



民國十五年六月四日出版

清華文藝

北遊途上……………宋澤民…21 — 25

『曙』……………滙 …25 — 26

蘇曼殊潮音集英文自敘……………嘯霞…27 — 30

哥德文藝思想的斷片……………唐得源…30 — 31

一位婦人的墮落……………李健吾…31 — 41

漱成……………濤每…41 — 50

誰知道……………羅暉嵐…50 — 60

自然的事……………不嬰…60 — 63

井底聲……………風漢…64 — 66

桃花夢……………欣欣…67 — 69

清心寡慾……………倩誰…69 — 73

巧兒傳記……………鏘鏘…73 — 86

翠子的將來……………李健吾…86 — 103

三月十八……………公…103—116

勘 誤 表

| 頁 數 | 名 篇 | 數 行 | 錯 印 | 改 正 |
|-----|------------------|-----|--------|--------|
| 7 | 祭奠 <u>南山下</u> | 7 | 烏 | 烏 |
| 8 | 祭奠 <u>南山下</u> | 21 | (哥的哥大) | (大的哥哥) |
| 8 | 鰥夫與孀婦 | 8 | (脚牆) | (牆脚) |
| 11 | <u>西湖紀遊(五)</u> | 67 | 估 | 拈 |
| 13 | <u>家居閒吟(五)</u> | 4 | 關 | 開 |
| 30 | <u>哥德文藝思想的斷片</u> | 6 | 衷 | 衰 |
| 30 | <u>哥德文藝思想的斷片</u> | 8 | 干 | 於 |

塑我自己的像

佩 弦

在我的兒時，
家裏人教給我塑像：
他們給我泥和水，
又給一把粗笨的刀；
讓我在一間小屋裏。
塑起自己的像。

他們教給我
好好地塑一座天官像。
我覺得天官臉上的笑太多了，
而且彎腰曲背怪難看的；
我背了他們，
偷偷地塑起了一座將軍。
他騎着一匹駿馬，
拿着一把寶刀——
那種一往無前的氣概，
彷彿全世界已經是他的了。
家裏人走來看見，
都微微地笑着。

但是駿馬與寶刀
終於從夢裏飛去，
我手裏只騰了一支筆！
我於是悄悄打碎了那座像，
打主意另塑一個；
這是一個「思想者」，
他用手支持着他的下巴：
永遠的冷，在他臉上，
永遠的熱，在他頭上。
這時我不但有泥和水，

清華文藝

而且弄到了些顏色；
但是還只有那一把刀。
我想塑這個像在大都的公園裏。
但是太陽太熱了，
風太猛了，雨又太細了；
這麼塑，那麼塑，
塑了好些年，怎麼也塑不成！
塑不成，告訴誰呢？
這時候我已在遠方了。
我的手只賸這樣那樣地亂着！

我一天忽然看見陡削的青山，
又是汪洋的海水；
我重復妄想在海天一角裏，
塑起一座小小的像！
祇是一個「尋路的人」，
只想在舊世界裏找些新路吧了。
這座像，真只是一座小小的像，
神應該幫助我！
但我的刀已太鈍了，
我的力已太微了；
而且人們的熱望也來了，
人們的驕矜也來了：
驕矜足以壓倒我，
熱望也足以壓倒我。
我胆小了，手顫了，
我的像在未塑以前已經碎了！
但我還是看見牠雲霧中立着——
但我也只看見牠在雲霧中立着！

四月十二日

放 鴿

朱 湘

春天的清早
蒼穹上鴿陣飄飄，
像綠秧田面
一羣白鷺在遊遊：
鴿子飛得高，
鴿子又飛低，
低得與樹杪相齊。

精兒的聲息
隨了風上下東西，
像雙成跨鶴，
一聲笙吹過雲霓：
鴿子飛得低，
鴿子又飛高，
高得像鶴鳴九霄。

春 風

朱 湘

春風呀春風，
這是你應當作的；
母親樣
摩撫着兒童。

春風呀春風，
這是你喜歡作的：
輕吻着
女郎的笑容。

春風呀春風，
這是你不該作的：
催出淚
到老人眼中。

夢

朱 湘

這人生內豈惟夢是虛空？
人生比起夢來有何不同？
你瞧富貴繁華入了荒塚，
夢罷：
作到了好夢呀味也深濃！

酸辛充滿了這人世之中，
美人的臉不常春花樣紅，
就是春花也怕飛霜結凍，
夢罷：
夢境裏的花呀沒有嚴冬！

水樣清的月光漏下蒼松，
山寺內舒徐的敲着夜鐘，
夢一般的泉聲在遠方動，
夢罷：
月光裏的夢呀趣味無窮！

酒樣醞的花香熏得人慵，
蜜蜂在花枝上儘着嗡嗡，
一陣陣的暖風向窗內送，
夢罷：

日光裏的夢呀其樂融融！

墳場之內一點聲息不通，
青色的墳燈光照亮朦朧，
黃土的人馬在四邊環拱，

夢罷：

墳墓裏的夢呀無始無終！

你 我

一 公

你我是宇宙簸箕裏細小的米粒，
天命運轉，帶篩塵沙泥土，
你我陪伴着正在箕上左右旋舞；
漏露出篩骨，飛揚起糠末，
誰都別想逃脫墮落了地獄下去。

你我是人生釜鍋裏浸漬的米粒，
愛神高興喜歡，又愛搗亂，
強要在愛情鍋底添上炭火蒸炊；
心腸相透穿，皮肉緊貼住，
你我融合成柳絮樣輕盈綿樣軟。

十五，四，三十。

心 影

一 公

癡呆的愛情一天一天地激增，
心兒苦悶，形影困頓，
伏下了身子斜倚着床沿打盹。

敲門聲細，推扉聲輕！

清華文藝

進來了一個嬌媚的婦人，
姿態姣媚，腰肢盈盈！

夢魂不忍捨去了甜蜜的夢神，
搶上前去捫捺她的胸襟，
醒覺了徒手撮搦佳心影懷恨。

十五，二，十五，早一時。

秋 景

一 公

血紅的落葉狂飛舞，
寒鴉饒舌顛聲號哭，
黃昏的落照飄飄欲墮，
晚風撲抱着紅葉躊躇。

殘缺的蓮篷葉瘦脈露，
池底水蛙鼓腹高歌，
綿軟的柳絮空散佈，
纖纖的月脚伸長低垂。

十五，一，四。

愛的瘡傷

一 公

你和相識的新交成了伉儷，
純摯的同情仍做鈎帶的連繫，
我那一度享有的愛戀，
映著落照的光明而遠離。

十二，十，十九。

假使當初你我不相抱啜涎，

像過路的行人各自快步遠離，
那會一片鬱勃的愛戀，
竟悶鬧出兒郎去尋小姐！

十五，一，一。

祭奠南山下

阿 歷

喪父忘日追往懷，
孽子遠遊不在家；
聞葬先父期將迫，
寄詩祭奠南山下：

記得當你的屍身橫臥着，
像黑夜裏鴉巢被風雨毀了，
孝鳥失依，晨暮悲鳴着，
今來獻鯉陳酒，哭弔爸爸。

筆直地立在山頭四向遠眺，
羣峯環繞，山谷號叫，
白楊蕭蕭，坟墓寂寥，
顛狂的紅葉跟着浮雲飛飄。

老母寒鳴哭聲微，
孀婦怨婦怨恨啼，
孤孫另立安厝地，
孤子窮淚下垂滴。

後出的我，那知前娘是誰呢？
大姊，我又全不認識，
聽兄嫂說：『她早死在深閨裏，

清華文藝

張家，迎去陰配少爺。」

哥的哥大，苦讀嘔血而死的，
先同前娘葬在你墓的右邊；
二三姊是積勞憂患而傷逝，
靈魂去了，祇遺下子女在世！

十四，十，十七。

鰥夫與孀婦

阿 歷

清早上鰥夫被惡夢繞纏，
揭開暖被，亂挽着枕墊，
怔怔怩怩，統體忽舒適，
孤單的形影困頓地歇息。

深夜裏孀婦的心情急切；
手拈針線，呆坐在床沿，
閑提兒衣，却懶做活計，
靜聽腳牆下的蟲聲唧唧。

十四，十二，三十一。

一縷哀思（參與「孫文逝世週年紀念會」所感）

阿 歷

社稷壇上笛聲噫嗎：
「黃胖——朽木」……
「嗚——嗚——」處女噫嗎，
『儂身前途茫昧』，
哀伊父中山早亡故！

太和殿傍銅樂暗呼：

「赤痢——病毒」……
「呼——呼——」阿斗嗆呼，
『大家起來操戈』，
思奪得政權在掌握。

十五，三，十五。

雪梅與月亮

茲 非

嫩弱的心弦在張，
着火的情矢在上；
王國築起了城牆，
雪梅隔絕了射者；
弦兒緊張快斷傷，
箭子轉來向月亮。

雪梅的暗刺我傷，
月亮的溫存增長；
王子摘取了雪梅姑娘，
暗刺猶留着像針一樣；
月亮照透了熱腸，
映得溫存何淒涼！

雪梅的蔭影蕩漾，
月亮的圓缺無常；
月圓老梅非所想，
月缺蔭影好思量；
王子賞玩着的雪梅花無恙，
繁星圍繞着的月亮位未央。

十三，一，十二。

西湖紀遊

茲非

(一)

西子湖濱獨徘徊，
掉頭尋思徒傷悲；
潯水底裏雲堆黑，
天將落淚人暗泣。

雷峯塔影不復在，
湖上風光減彩色；
歸鴉失所鳴悽惻，
亡魂飛進柔懷來。

(二)

雷雨風聲入夢魂，
醒覺心神閒倦；
曉鐘聲和意暗合，
菊茶口口細啜。

烟雨朦朧中，
保俶深藏雲，
湖水蕩漾魚躍空，
斷橋修長路西東。

(三)

兜率山門外，
坐與寺僧談；
『誦經燒香，
原無聊賴。』

十四，七，一。

西冷橋頭遇釣翁，
心心感應話由衷。
交道口送別；
『明朝再相逢。』

(四)

湖水像綉綉一匹——
船是梭子魚是線，
織了又剪，分做裏外衣。

雲朵朵聚了又散，
點滴的露珠吹着；
詩意漂渺——浮沉在空間。

十四，七，三。

(五)

招賢寺外聞鐘鼓：——
「鐺鐺，鑿，鑿……」聲調和；
眼底泛現僧們作早課，
心裏暗唸着：「南無一阿彌陀佛！」

大殿上跪拜着的老太婆，
佔第一柱香，供與已亡的夫，
佔第二柱香，爲她兒的幸福；
我想起了家鄉裏的慈母。

十四，七，四。

(六)

孤另的人兒是多情種，
半途拆散了健羨的友朋，
沒有着落的心兒騰上空，
癡迷傾倒，飛翻在雲中。

清華文藝

今朝登臨葛嶺最高峯，
佇立初陽臺上看浮雲，
陰沉慘霧，淒涼山風，
人兒迷路，心兒失蹤。

忽地脚底血樣紅，
俯視旭日已當空，
湖光如畫眼裏送，
喜語噪聲盈耳中。

十四，七，七。

(七)

情柔美，人狂熱，
人被離棄境堪憐，
隻身漂泊東又西，
墮落在愛湖裏面。

淡粧的西子重友誼，
知我傷心怨惜意，
慰藉失戀心意的柔美；
「自然」不復我離棄！

十四，七，九。

家居閒吟

茲非

(一)

檐下明月光，
照我多情郎——
扶几倚窗東向望，
失戀人兒心動蕩。

十四，八，七。

(二)

屋前半畝蔬園，
竹籬牆外圍圈，
雨打花枝影雜亂，
蟲聲連續又寸斷。

十四，八，八。

(三)

昨夜慈母笑問終身事，
 兄嫂戲爲卜佳期；
無奈我今心灰意冷時，
 不復煩悶苦情思。

十四，八，十。

(四)

朝朝暮暮，街心獨步，
殿邊經過，回頭盼顧；
坐立迎送，小店主婦，
你我情篤，心兒相語。

十四，八，十一。

(五)

巷尾竚立着等誰來？
乘涼何必帶了嬌羞態！
我走上前幾步又轉回，
心屏總不敢去推關。

十四，八，十二。

(六)

夏夜明星漂半空，
半月池邊約相逢；
嬌娘解衣露乳峰，
巧兒臥在柔懷中。

十四，八，十四。

濟華文藝

(七)

箭篷底下人昏睡，
夢覺嬌娘身在側，
雨漏下滴驚醒來，
船頭水天共一色。

十四，八，十六。

(八)

唧唧秋蟲聲，
促織嘔血鳴，
巧兒忍淚聽，
輾轉到天明。

十四，八，十七。

(九)

清靜陰陰我心境，
心愛怡悅無其人，
故鄉歸來閒獨吟，
居家安慰老母親。

十四，八，二十一。

別——

勉 君

曙色來了，
我晶瑩的小星！
記得在那柔風飄飄中人欲醉的夜裏，
我飽飲了戀愛的甜漿，
嫩弱的心房裏注滿了你的流盼，
向着你招手的方向，
不絕的，奔，奔，奔！

惟時燦爛的星月

佈滿了太空；
却只有你的皎潔
將我怒馬的心兒縛住。
偶爾我眩迷的眼兒向你的友伴們流射，
你真忍心！
便一閃一閃的退向蒼穹。

當時我怎麼不知
假設我有朝一日採你下來時，
你將要失掉了
燦爛，皎潔，與晶瑩；
化成頑石一片——被我這種俗人唐突過的西施。

一唉！是我的柔弱，
還是你的誘惑；
終於的將我拖下了愛的深淵，
那兒有的是紅紅的玫瑰，
却也覆滿了荊棘！

記否翠微之峯？
記否渤海之濱？
回憶時只看見
怯弱的心兒上一條條的赤痕，
癥結啊結癥！
這又怨誰，
除了你我的自身？

曙色來了，
我晶瑩的小星！
你將藏隱。
「明夜早些兒來」，

濟華文藝

我只記取離別時你的叮嚀

春 雨

金

要是春天爲悲哀滴淚，
切莫貪戀泥上的繁英。
洗過的顏色嫩綠鮮翠，
雨花裏含有無限柔情。

寄我敬愛的P.Y.

愛名生

我在上帝的座前，
也曾再三地泣禱，
半柱焚餘的心香，
不復爲誰燃燒。

☆ ☆ ☆ ☆ ☆

你是個前世的冤家，
你是個生前的孽障，
這柱已熄的心香，
竟爲你重新燃上。

☆ ☆ ☆ ☆ ☆

你的頭髮是那樣的烏黑，
你的眸子是這般迷人，
小嘴紅透到唇根，
天哪！我怎不想抱住狂吻？

☆ ☆ ☆ ☆ ☆

你的身段是那樣的窈窕，
你的五官是這般均勻，
一對酒渦玉琢成，
天哪！我怎不想捧住狂飲？

✧ ✧ ✧ ✧ ✧
你的聲音比鶯還輕，
你的歌聲似燕尤清，
笑痕是玫瑰釀成，
醉得我心房顫動。

✧ ✧ ✧ ✧ ✧
昨夜你聞我腳音，
也曾回眸立雨中，
既肯報我以微笑，
爲甚欲言又無聲？

✧ ✧ ✧ ✧ ✧
歸來淚已盈枕，
夢中又見你的倩影，
剛道：『相思苦也，』
可憐幻夢已醒。

天 人

念 生

周青天來縫製衣裳，
虹霓圍抱胸項與身腰；
把日月懸佩在耳旁，
銀河做羽紗披掛肩上；
讓繁星來裝飾帽纓，
臉面與脣邊塗抹彩雲；
問彗星要髮尾拂塵，
土星借光圈好當指環；
願自然更添增美麗，
洒散着靈魂護照天人。

四月十七日

蜜 蜂

無名氏

蜜蜂，這自然底使臣，
攜來了春天底音信。
牠有雙輕健的翼翅，
能飛過十里的花園；
那一段金黃的身子，
好像朵花蕊在顫動；
更有付靈巧的眼睛，
能辨識花蜜的有無；
尾端生長一針毒刺，
保衛得險固又周致。
他慣做百花的媒人，
使牠們都結成果實。
這天生的良工巧匠，
善將花粉釀製蜜糖，
蜜糖是百花的精液，
試嚐了滿頰的香甜；
又善領略花的臭色，
終日和牠相吻相親：
用牠底嘴管和小足
在花蕊上採集粉末，
送到腿上輕輕一搓
便沾在粉囊底面上。
有時尋見將開的花，
牠會用小足去分開，
吮嚐了新蕊的香味。

「多 娜」

光 軍

月兒把黑夜照亮，

星辰在探視我窗，
牛郎隔河望織女，
和風吹放着花香。
我像守夜的更夫，
又像保寨的武士，
繞着這園屋徘徊，
屋裏有我底多娜。
窗孔透露着燈光，
望見我愛底繡房，
她正在脫御晚妝，
把綠絲帶的緞帽
輕輕地掛在壁上。
又捧起一張相片，
吻了又貼在胸上。
那是誰人的相片？
我何常贈送跟她？
但那相的確是我。
她靠近窗前望月，
我低聲地叫「多娜！」
謹防她見了不妙！
「祺僕咬誰呀？」這是
多麼嬌脆的聲音！
牠跑出門外來了，
偏偏要咬着我！
「我底多娜和祺僕，
來！來！我要親吻你！」
可惱牠橫豎要咬，
正像在花園一樣。
我攀在樹上用香，
花編就了個花園，

登在他底頸項上，
他就跑進屋子了。
我盤旋幾轉，倦了，
趨在花陰裏睡下，
忽然看見我底愛，
呀！她怎被傷害了！
我伏在她底身旁，
心脈越跳越利害！
什麼聲音在發響？
隱約來了個人影，
可是他害了多娜，
我要奮身去決鬥，
像羅密殺敗巴黎。
這時把我驚醒了，
說起來真果好笑，
原來是一場噩夢。
東方還沒有發白，
屋內寂靜又安祥，
我愛想還在熟睡。
趁着這月色還好，
回去假寐在牀上，
怕房主婦知道了。

惜取青春時

宋士衍

——花開堪折直須折
莫待無花空折枝——杜秋娘。

甜美的黃金時間，
像駒隙過去；

嬌豔的好花，

今天是開顏媚笑，

明天也就萎謝了。

太陽，閃耀天上的明燈，

忽東升而西墮，

若個奪錦標的競賽者；

但是，霎時也就歸去了。

人生無窮的豔福——

當你是紅顏時候；

若虛度，

轉瞬成空了。

莫自含羞地；

勸你惜取青春的時候，

當及時，享受那美滿的姻緣；

你的青春是不再來，

莫蹉跎，將盡了。

十四，重陽節于梧桐深院裏。

北遊途上

宋澤民

別了！別了！

我檢點無數離愁的行裝，

趕到江干去了；

佇看江邊的流水，

堤上的垂楊；

更是縷縷有情的。

那無限的臉波，

籠罩着淚痕似的絲絲的細雨；

似訴出不盡的離情，

到我底心頭上。

清華文藝

嗚嗚的一聲汽笛，
也當離人悲歌，
且滿載離愁去了。

轉眼間：杳杳的家鄉，
已掩入暮色的迷離裏了；
這時船是駛到東海，
我懶洋洋地斜倚船欄，
看那蒼涼的夜色裏；
伴我的——只有圓圓的明月，
懸在青天，
映在碧海，
倍增了惆悵，淒清和孤寂。

有一夕下錠在舟山島的旁邊：

看那長堤千里，
——蜿蜒如帶；
還有茅舍，竹籬，
風景真是好極了。

過寧波洋的那一夜，
遭了暴風雨，
船受浪花的衝激，
驚天動地的搖擺起來；
「人生的生命問題」啊！
這時誰也不顧及了！
這稱海上英雄的水手；
臥在很寬大的飯棹上，
也會吊下來；
真是害怕又是好笑，
幸次早就到「萬像喧囂」的上海了。
在船上受了一週的勞頓，
也爲訪着幾個故人，
故在上海盤桓了兩天。

然而，水萍浪跡間，
豈不是一樁快事嗎？

滬寧路的火車上，
從午夜一直坐到天亮，
精神真是困極了。
幸鄰座的那位蘇州的小姑娘，
肯多讓些座位給我；
並且也會說出許多有趣的故事，
消我抑鬱的愁腸；
故不覺得什麼煩悶呵！

黑沈沈的玻璃窗，
變藍青的色彩了，
抬頭遠望：
一輪紅臉的曉旭，
躲在青山的背後，
嬌媚地漸漸露出牠的頭角來，
似含羞而微笑。

『那高大的城牆圍繞的——
就是龍蟠虎踞的南京城』

聽同伴者的道：
那許多天然而美麗的畫圖，
都映在你的眼簾裏；
桑田裏村姑的歌聲，
陌頭上牧童的笛聲，
悠悠的似說出鄉居無窮的樂趣，

而譏笑我們勞人的；

但是，——或爲我前途的勝利而長嘯嗎？

我站在玻璃窗裏，
看那車道的兩旁：
掩蔭着無數的綠楊，

清華文藝

但牠，——雖縷縷的垂條，
也牽不住那旅客的行程。
津浦路上是搭尋常的快車，
延擱了三天纔到天津，
路上還有許多的名勝——
泰山，黃河，曲阜……，
故生活不覺得寂寥；

此外多黃土的荒野，
一望是赤光光的；
居民的生活也倍覺困苦，
有時車停在站上，
那不上十幾歲的小孩，
都在道旁哀哀的乞憐；

在天津逗遛一天，
只說是「走馬看花」罷了，
離北京也只有三點多鐘的火車的路程了。
霎時間：
我的目的地——北京城達到了，
那青灰的城牆，
朱紅的樓門，
疊疊地來迎接我了，
表顯那大帝國的威嚴，
而暴露在五百年中的。
城外黃土築的農家低小的屋子，
繞着脫了花朵的碧桃，
——正合暮春的景象，
一羣的駝馬，
狼籍的在無垠的槐蔭下；
避那太陽的炎威。
火車進到城裏來了，

看那帝王色的——黃瓦的屋頂，
戴青蒼的天空，
崇嚴而聳立，
融合那遠山的翠微，
可見帝國主義的榮華了，
那不是老百姓的脂膏的結晶體嗎！
然而，旅行者到了這裏，
應該站在中央觀象台上；
去凝視生息在北京人的生活和感情了。
十四，四，十五。牡丹盛開時于北京。

『曙』：又名『詩從糊說來』

李白們作 涇譯

白晝的偷窺！
白晝的破分！
曙光！
晨的初次的羞暈！
晨的少壯的精神！
朝輝……日出……鷄鳴……
天下無難事，
文豪詩人何難？——
一本同解的辭書；
長長短短的驚嘆標點；
一顆鐵硬的良心；
大大小小的聯珠圓點……
讀詩的人看着惡心嘔吐，
做詩的人以為妙義無窮，
文光輝燦。

『你要聯珠般的圓點麼？』

清華文藝

敬謹奉送幾枚……………
情願……『作者十分情願』……………

但請問詩人：
這是曙光的崩裂，
還是讀詩的人咬牙切齒
把頭髮根根拉斷？

綺色佳，一月，七日。

原文如下：

From 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
Jan. 2, 1926.
Dawn; Etude de Pure Bunk

PEEP of day!
Break of day!
Aurora, first blush of the morning!
Prime of the morning!
Crepuscule sunrise cockcrow
How easy it is to be intellectual
And poetic
With the aid of a book of synonyms,
An assortment of wonder marks,
A callous conscience
And dots ad lib
Or, if you prefer, ad nauseam
It all means much too much to mean anything
Which is perfectly clear to the
Intelligentzia.
Have a few more dots on me
For good measure
Is that the dawn breaking
Or the reader tearing his hair?

—Elias Liederman.

蘇曼殊潮音集英文自敘

嘯霞譯

拜輪和師梨是兩個英國最偉大的詩家。二人都有創造同戀愛底崇高情感，當作他們詩情表現中的題目。是的，雖則他們大抵寫着愛情，戀者，同着戀人底幸福，但是他們表述時的作法，有好像兩極曠遠地離異着。

拜輪生長教養于繁華，富庶，自由的生活中，他是個熱情真誠的自由信仰者；——他敢於要求每件事物的自由——大的小的，社會或政治的。他不知道怎樣或那裏他是到了極端。拜輪底詩像種有奮激性的酒料，人喝了愈多，愈覺着有甜蜜的魔力。牠們通篇中充滿了神迷，美麗，與真實。在情感，熱誠，和直白的用字內，拜輪底詩是不可及的。他是個坦白而高尚的人。當正從事於一件偉大的事業，他就到了末日。他去過希臘，在那裏曾助着幾個為自由而奮鬥的愛國者。他一生的生活，境遇，與著作，都纏結在戀愛和自由之中。

雖是個戀愛底信仰者，師梨是審慎有深思。他為着戀愛的熱誠，從末在任何強猛爆裂出的表示內顯現着。他是一個『哲學家的戀愛者』。他不但喜好愛底優美或是為戀愛而戀愛，他并愛着『哲學裏的戀愛』，或『戀愛裏的哲學』。他有深奧處，但不恆定：毅力中沒有青年時代的信仰心。他底詩像月光一般，溫柔的美麗，恍惚的靜止，在沈寂恬靜的水面映射着。師梨在戀愛中找着涅槃，拜輪為着戀愛，並且在戀愛中找着動作。師梨能克己自制，而又十分專注於他對 Muses 的崇拜心。他底早年慘死將要永久悲恫，有像英國文學一樣的長存着。

師梨和拜輪兩人的著作，在每個愛好學問的人，為着欣享詩的美麗，評賞戀愛和自由的高尊思想，都有一讀的價值。

在這幾頁裏，我得有榮幸，來把道數首從拜輪集中譯出的詩，貢獻於諸位讀者。

此後我將竭我底能力，翻譯世界聞名的沙恭達羅詩劇，在我佛釋迦的聖地，印度詩哲迦梨陀婆所作的那首，以獻呈給諸位。

至於我賦在此書的工作，會為讀者所欣賞着，那就是作者懇摯的欲望了。



愛底哲學

帥 梨

泉流同江河混合了，
江河同海洋混合了，
天上的風永遠地融和着，
用了那甜蜜的情緒；
世界上沒有一物是單獨的；
萬般都照了神聖的律理，
一定要彼此互混着。
我和你爲什麼不這樣呢？

看山嶺吻着高天，
波浪彼此互抱；
沒有姊妹花可以饒恕的
倘使牠輕藐了牠底兄弟。
太陽光懷抱地球，
月亮光吻着大海；
問那些接吻值得什麼
倘使你不愛着我？



留別雅典女郎

拜 輪

雅典的女郎呀，我們分別前，
還，唉還我的心來！
或爲是牠已經離去了我的胸，
請就藏着，其餘的也拿了去罷！
在我臨行前，聽着我的誓語，
我底生命呀，我永愛你。

爲了那些散漫的鬚髮，

意琴海的風相歡愛着；
爲了那些眼臉，牠們黑漆的眶緣，
吻着你柔軟的臉上秀色；
爲了那些跳動的眼珠和麋鹿一般，
我底生命呀，我永愛你。

爲了那我欲望着嘗味的朱唇；
爲了那帶兒環繞着的纖腰；
爲了這記念的花兒，告訴出
言語不能這樣微妙的說着；
爲了愛情交互着的歡樂和悲痛，
我底生命呀，我永愛你。

雅典的女郎呀！我已去了：
想着我，愛人！當你寂寞着。
雖是我像飛一般的到了億史退姆，
雅典仍要繫住着我底心靈：
我能停着愛你麼？不能！
我底生命呀，我永愛你。

這篇譯文，和兩首譯詩，三年前已在別的刊物上登載過。爲着有許多不能達意地方，并有數處錯誤，今輒爲訂正刪改，較初稿當稍完滿的了。

曼殊英文原鈔，見潮音集中。二詩也載潮音內，是我任意擇譯取出，聊以證明鈔中之言，然未敢以爲可完全代表二人的著作。愛底哲理一首，集內沒有譯詩。留別雅典女郎一首，依英文直譯爲「雅典的女郎呀，我們分別前」。此詩潮音集中有用古詩譯的四章，然並非曼殊所作，乃自其友人處採得的。此四首譯詩，在舊文學上或有相當價值；惟若以爲譯拜輪的詩，則反不如謂爲譯者自作的倒相近些。我譯的祇是幾句散文，不敢謂詩，沒有鏗鏘的音韻，更談不到雅。不過我相信，比較的可把原作的意思達

出的了。

文中英文人名等譯音，如 Byron 拜輪 Shelley師梨等，皆依曼殊原譯，間亦有我自己意思譯的。

曼殊底文學因緣敘：『沙恭達羅者，印度先聖昆舍密多羅女，莊豔絕倫。後此詩聖迦梨陀婆作沙恭達羅劇曲，紀無能勝王與沙恭達羅慕戀事，百靈光怪。千七百八十九年，William Jones始譯以英文。至德Goethe見之，驚嘆難爲譬說；遂爲之頌，則沙恭達羅一章是也。Eastwick譯爲英文，袖重遂譯，感慨繫之……』。曼殊譯的沙恭達羅頌錄下：『春華瑰麗，亦揚其芬；秋實盈衍，亦蘊其珍。悠悠天隅，恢恢地輪，彼美一人，沙恭達羅！』。

可惜的，曼殊不能把那篇世界聞名的沙恭達羅劇曲遂譯做中文，像他在集中自己希望着。

一五，四，一，于清華。

哥德文藝思想的斷片

唐得源譯述

文學是一種斷片中之斷片。過去的事實與傳說寫出來的不過一極小的部分；而在這寫出來的極小部分中，曾經保存起來的，更是極少數中之少數。

然而在斷片性質之文學中，又很千篇一律，此是見人類心靈與命運之狹小。

文學之衰落，宛若人類之就下。

古典派的文學是健康的；浪漫派的文學是病態的。

逃出世界的方法莫過于藝術；聯合世界的方法亦莫過于藝術。

卽至在最樂與最苦的時候，我們仍需要藝術家

每一個藝術家都具有一種冒險的精神，無此，則無才能之可言。

一個有貢獻的藝術家，不一定能夠把自己或他人的成功敘述出來。

美是神秘的天然律的一種啓示，如果沒有牠的話，那麼，此種天然律即無表白之一日。

歷史給我們的最好的東西，就是牠所激的一種熱衷。

歷史家之責任在於從假的裏面分出真的，從不定的裏面分出定的，從無稽的裏面分出可疑的。

有許多思想僅僅來自普遍的文化，就如同嫩芽之出於綠枝一樣。當玫瑰開花的時候，你看見到處的玫瑰都正在開花。

深沈而誠懇的思想家，對於公衆方面處在一側很難的地位。

較高之目的，就其本身言，即使未完成的也比十分成功的較低的目的，更有價值些。

一位婦人的墮落

李健吾

——一封信——

我最敬愛的教母，以你的大愛和至德，請饒恕你小女兒，你最疼愛的小羊，許久未曾一請安的罪愆罷。信紙上字裏行間，時時隱約顯出些小藍暈圈兒，這不是水，不是；呵，那是我的眼淚！這對於你是大不敬。但是，我的教母，我無法抑忍了，你女兒正與憂愁爲伴呢。你可以想見你女兒的真情——心裏如焚的難過！什麼緣故你的聖明許已瞭然，至少可以想像出些。實在，做女人的，尤其是有夫之婦，除去家庭間的糾葛外，還有什麼可訴苦的？你許以爲我同他家中什麼親人不和嗎？自從我結婚後，我始終還未曾有封信向你，我的親愛的教母兼我的親愛的證婚人，細述我婚後的生活；如今我却要做這件未曾

清華文藝

做的事。看完了，你就明白女兒的一切了。我沒有撒謊；我熱望你的聖靈。

在未說以前，我先透給你一點線索，就是三兩天以內，我要懺悔的將定婚戒指送還原主哪。

追溯我同他相識的時候，太快了，已經是十年的光景。你在孤僻鄉壤，費盡心力，終於辦成一所教會學校；那時學校的鈴聲，丁丁當當，恰與革命的雷聲抑揚相應。那時我正十三歲——你還記得我第一次見你驚濤的小樣兒嗎？父親要到武昌去，他很有見識，將這無母的小伶仃親託在你的慈愛的膝下。最初我有點怕——怕你的容貌，你的淺陋的教室，甚至於你那紅紫映妍的小花園。幾個月過去了。我開始於茫昧中感到一種無上的溫柔，你的嚴師的母愛。在我的靈魂裏，天真裏，沒有其他人物爲我信仰；有：我的遠征的父親，與我的虔敬的教母；自然，我並未敢曾忘掉那位在天上的，永世鑒佑女兒的聖靈。我在你的安琪兒般的翼撫之下；呵，你那金縷的捲髮！那晨陽的目光！那教室！那花園！

我幾乎忘掉世外一切！還有我的不常有信的父親！

聖經，法文，論語，女兒經，唱歌是你爲我定的功課。我最喜歡唱歌一科；牠好像有種異力，能替我吐出我的鬱思——這個名詞不恰當，情懷許妥帖些。你教我祈禱：三餐前，上牀前，遇厄難的時候——恕我，從婚後到如今，未嘗行過幾次呢。但是，教母，女兒持筆的當兒正在熱淚哀禱呢！我還記得每星期下午，若是天晴氣朗，你便攜我田間旅行一次。這件事現在偶而想起，還覺得有一叢野花彷彿在我手心握着。

親愛的教母，這不是人生最爛熯的，一逝無踪的快樂的時期嗎？從前我只知無意義的享受牠；現今，在這大社會裏，我追憶牠，牠像一條黑影子，迷模着，遠了。

時光流水般又過去了一年。

有一天，怎樣晴美的晨光呵，我一生不能忘記這一天。在我還未起牀的時候，幾隻喜鵲冒着秋寒在窗外噪叫了一陣；我想，難道要有什麼客人，親人——父親有什麼好音信？待我推開窗扇，往外一望，

却又變成四五隻烏鴉了。果然，用畢午餐後，有位遠方生客來望候你。我很無聊地蹣跚到門道，心裏怨恨着叫噪的膩氣的烏鴉。我的脚步不知不覺又轉向通花園的小道去。那些可憐的快將凋謝的花，我必得看一看牠們，不然要待到明年了。

我走到園門，正要進去，忽聽見後面一個招呼的叫聲：『喂，姑娘！』

一位與我年歲不相上下，衣服端整，像貌清俊的童子從大門那邊跑過來。他的又黑又大的眼睛在我四圍旋繞着，漸漸轉到我的身上。他不覺微微透出詫異的神情，癡癡地對面站着，似乎忘了他要問的事情，兩隻手不住的搓着。這種蠢樣很令人發笑。但是，不知怎的，一種微懼的心情漾起來，使我向後倒退幾步。

『姑娘，你看見我父親沒有？』

他的聲調很柔和，很腼腆，使我不由得不回了一聲『是』。不到十分鐘，我們彼此熟識了，親熱的拿着手，我領他到花園裏。他告給我他的名子，也知道了我的。

你在院階高聲喚我。我們手拿地從園裏飛跑出來。他父親在院心站着，向我微笑。你，我的高貴的教母呵，不曉是有意無意地，向客人笑道：

『這不是很好的一對嗎？』

我撒開了他的手。

『實在，一個少有的伴侶！哈哈！』客人奇怪的笑著。

雖然那時你們的言語我不高興聽，不久却證實了，他的確是一個少有的伴侶。

三年以後——我如今十七歲了。在每晚禱告時，總覺得還有一種渺忽的不清晰的思緒想說而說不出——呵，天父鑒宥！對了，我應該學做人了。

命運怎樣鋪排，我毫不能遠避，如同浮雲為各樣的風吹散一樣。一個在我生命裏最甜蜜的迴憶——也許是一個最痛心，深永的傷痕！我獨自在花園靜坐，桃杏繽紛滿地，有些飄落在我的身上；遠遠牆角下有七八隻麻雀在半綠的新柳條上唱跳；天西雲彩像一片散開的雨虹

清華文藝

，烏鴉一羣一羣的從天稍飛向西南姚家林去。我沈醉在這夕陽將落的春光裏，四圍異樣的寂靜，彷彿這常來的小園，第一次讓我賞識牠的美麗。

不知什麼時候，他悄悄走來坐在我的身旁，眼光直繞在我的身邊。我覺出他與往常似乎不同了。天西的紅霞彷彿反映上我的雙頰，心跳着，眼睛望着飛來飛去的歸鳥。我向外移動一下，離他遠些。我覺着他又移近了。大約我的鞋襪上有了什麼參差，他忽而低首凝視着，我縮回腳。哦，教母，他握住了我的手！你猜我要發怒嗎？不，我讓他用力握住。我們都沒有說話。我的眼斜望着西陽，天際盡是重重疊疊的紛色的雲山，和下面霧幕的青山對映得十分別緻。我忍住目眩裏欲流的雙淚。突然一陣奇異的顫擻——他摟住我親吻，劇烈的！我沒有力拒絕這種狂妄，教母，恕我的無知！

『我們可以結婚！』

『不，你曉得我沒有一點嫁裝的。』

『我愛的是你！』

『怕你後悔的——不對嗎？我父親也不在這裏。』

牆下的麻雀都飛走了，一陣夕風微颺起來，桃花落了我倆滿懷。我打算立起抖去這些漂零的花片。

真出乎我的意外，他跪在我的身旁，流着珠似的淚，忘却生命地發着可怕的惡誓。如今，我不願重述那動情的，值得女子愛的誓詞，這是件最難受的事。我想：世界上情人最同情，最動心的時候，怕就是情人發誓的一霎那吧。我忘去自己聖女的貞潔，恕你的女兒，於是我投在男子的懷抱中。

那時，假若你要說一個字：『不』，我也許會能從這美幻甜醉的夢裏醒來，不輸心以待他了。只有你的話我深知是最合乎正理的，因為天使就在你的耳邊。不過，後來你發覺了我和他的相愛，却立即歡喜得至於暈去——哦，教母，你像是早蓄有這個意思了。你寫信給我們的父親，我是怎樣切盼父親的覆函呀！

在夜靜的時候，睡眠朦朧裏，恍惚我覺得數載未觀的父親站在牀邊，欲言無言地，搖着手，隱隱消失了。我伸出的手只握住一個悲傷

。我的臥枕讓失望的淚水暈濕一大片。日間我懶得迎酬。

父親的覆函：『……此爲女兒終身事，設汝能決定前途之光明與幸福者，父復何言？……寄千元爲吾兒充嫁費……上帝佑汝夫婦！……』

我和他婚後的生活，有綺麗的浪漫的風味。一切平安。他在這個海口的小社會上，漸漸爭得了地位和名譽。我鼓舞他要疲沓的精神，使社會上人認識了他的才幹。他自己也很勤奮於工作。海濱的風景別具一種使人沈醉的引力。晚餐後，我們總要攜手在海濱散步，商語着過去，現在和將來。享樂着海上夜間的奇景。光明和幸福！教母，我感謝你。總而言之：我們就是快樂。

唉，最親愛的教母，如今是我獨自扶在棹上與你寫信呢。我是一個年輕的女人，不清楚於這種種複雜錯出的事理：譬如那些罪惡，是社會造成的，還攪有其他煩複的因子？教母，我願伴着你。我願孤獨。

我們過了五年的快樂的海濱生活，他的差事提移到北京了。我們都希期着早到這令人望眼欲穿的大都會——有多少古蹟，名勝和繁華！

自然，我們來往的朋友一天比一天多，交際應酬更是免不掉的。他年歲青，官運紅，人物漂亮，差不多立在友朋中，好比鶴樹雞羣。人人都喜歡他的柔和的性情。他不輕易談吐，對於我也如此。他更變得沈重了。什麼事他辦得都有老練的樣子。我喜歡他這樣，更愛他，爲他在四處也活動着。我覺得前途更有希望。

『你真老實呵，一點也不過問你老爺外邊的事！』他一位同僚的太太，有天向我說出這奇話。

『我放心他！』

『哈哈，你在鼓裏哪！他常在外面嫖賭，你真會不曉得？』她帶諷帶嘆的說給我聽。

我不信；但是，事實總是事實的。

他忽然同一位我素不相識的年青姑娘到家裏來——我的教母，你以爲誰家的小姐嗎？一點都不是！是一位妓女！他竟然預先不通知我

清華文藝

一聲，把她引進房裏！他也着眼向我微笑。我是他的妻，一家的主婦，從未經過這種意外的事，只好暫忍氣招待那位妓女。我仔細審察了她一刻，看不出她任何一點好處：輕狂，吐痰，吸煙，胭脂粉袋的面孔，緊小的衣服，尖薄的腔調——什麼地方我不如那妓女呢？我簡直不自信，走向內室；他隨進來，低聲說這是一件他和朋友打賭的事情，求我的原諒和忍耐。他立忙走出和那位姑娘說笑去了。我站在穿衣鏡前——呵，今天我才覺得美和媚的需要！

我的教母，他們竟在外室撲抱，親吻，各種的醜模樣！——當然，我立即下了逐客令。

教母，恕我的無知，隨後我也改成時髦裝束，學起時髦舉動了。我沒有權利引誘自己的丈夫嗎？在汽車裏，我撒嬌地倚在他的胸懷；繁華場裏，我故意柔媚地緊握着他的臂膊。我伴着他賭牌，在家裏我特地四處代他約賭友。我設法探他的口風，設法獻殷勤，設法獻媚，設法討自己的丈夫的歡心。我同那妓女還有什麼分別呢？我怕丟掉這位可貴的客人，他的生命從前和我是一個，現在我覺得他慢慢要和我的離開——我的杞憂，我的恐怖！

我是他的妓女！

你知道女兒是不喜人吸煙的，但是，在短時間，你女兒學會了社會上所謂點綴品的香煙。從前蜜酒的一滴都為女兒所叱拒，但是，如今在宴會上，我竟能飲猛烈凶辣的白酒。社會上需要這個，我不能不學會；我的丈夫需要這個，我尤其不能不立即學會。自然的，我們家庭情況也因而變動了。從前我們相愛，現今我却求他愛我，勿捨棄我。我不是前二幕的娜拉？

什麼事對我全如過眼雲烟，只要我與他和字。

當屋中只有女兒一人的時候，我對着牀邊牆上懸的玉十字架跪着，我一句禱詞也沒有，我配向救主祈求什麼呢？我想哭，但是沒有聲音，沒有眼淚。一切美好都成為過去了。罪惡在我靈魂上種了根。我又想你，聖潔的安琪兒；但是，女兒墮落在絕望的坑裏，怎能再親步於狹直的天途的你的衣襟呢？教母，女兒的淚不能洗淨靈魂上的污點了，晚禱時節，願你摘去女兒的名字。

他的臉色漸漸變爲瘦黃，雙額聳起，可怕的面容；有時精神頹喪，無故流眼淚，鼻涕，有癆病似的。他已然失去了壯年的雄美。他進門後，一句話也沒有了，隨意房內院中一走，就出門而去。他不願同我多談笑，最多鼻孔哼一下，算知道了。隨後半月不曾踏進家門。我不清楚他在外做些什麼事體。一切都變了

我費盡無限心機與忍耐，學得了社會的時髦，學得了墮落，如今失掉牠所能生的引誘力。

我也病了。不時地嘔吐，喜食酸物，懶動：這不是症候？我到醫生那裏，請他診治。我覺得他嘴角露出微微笑的意思，我臉熱了，明白了一切。從醫生那裏出來，我急忙跑到一位最相好的太太家去。我告給她我近日的情況，和醫生診後的言語，讓她給我一點指導，主意。

『你應當有個親人來照料——你老爺近來沒有回家嗎？』我搖了搖頭，眼淚差些流下來。她嘆息一聲，接着低聲道：『你不要爲這事生氣，好好保重身體吧。我告你件新聞，風聞你老爺和一個土娼很要好——呵，你現在身子要緊，我真不該向你隨便講！』

教母，想一想女兒是如何的苦惱呵！我現在需要一位妥帖的親人來照護，却尋不出半位。他還沒有回家一踏，似乎我這裏真變成一家旅舍了。不用提，日常生活漸漸拮据起來。我不得不向各處探聽他的消息。結果是：他別賃房舍，與一土娼同居；他變爲鴉片煙盤前的奴隸。

忽然有天黃昏他輕輕走進家裏，臉的黃瘦恰似這時的闇光，說話的微喘的音調使我聽了簡直要哭。但是，我依然可憐，愛他；因爲有許多的話想同他講，真怕他一時走出去。他居然坐下；我趁空理了理髮髮，親自端上一杯熱茶。我告訴他，自己有孕了，願意有個親人照應。我覺得自己心的忐忑，臉上微微發熱。好像我做了錯事，在問官前供着罪狀。

『我已經聽說了。好好養身子吧。』

什麼希望都在我眼前消滅。

什麼地方都是夜的勢力。『家裏還有存錢嗎？』

清華文藝

『不多了。』

『給我！』

我驚詫着，在黑暗裏望着他的迷糶的形影——迷糶得我差不多不覺是人在那椅上坐着。我哭着。

『我知道你看不起我這窮丈夫……』他唧噥着，往煙窩去了。

我進醫院了，不清楚什麼時候來的。我覺得有人在牀邊談話，但不知道他們說些什麼。我掙扎着扭轉身來，看見一位看護婦坐在旁邊。她闔下手裏一本書，向我笑了笑，站起來。我問她這是不是醫院，幾時來的，誰送我到這裏。從她的回答裏，我才知道是我幾位好朋友在那晚响的第二早晨，送我到這裏。隨後走進病室一男一女——呵，我的父親和我的姨母！我喜暈過去——我的親人！

我想起父親從前給我們賀婚的那封懇切的信。

教母，那時我在病中所熱盼的只是死，死能了結一切。我在病前，只覺得四圍的可厭可憎的虛偽，自己周旋在裏邊，生息在裏邊，如在夢中，一天比一天的墮落得更深些。我的愛人被牠奪去了。我却半生半死的躺在病榻上，迷迷惘惘地也不曉幾許光陰從枕邊逝去。我也不曉自己是什麼病。醫生診脈後若稍一有皺眉的表示，在我清醒時，心裏以為距地獄近些，便舒坦下去——死可以洒脫這塵世，不是嗎？

有天只剩看護婦坐在我的牀邊，我轉過身，突然問她道：『我丈夫來過醫院沒有？』

她很吃了一驚，注視著我的緊張的蒼白面孔，囁嚅答道：『你丈夫？哦，來過。』

『幾次？』

『安神睡罷，太太。』

『告訴我！』我的聲音很乾澀，低沉。

『他來過——太太，聽說第一次是你那幾位朋友打電話請他來的——你的面色很不好，靜靜養神，太太。』

『不要緊——以後？』

『你父親來的時候——睡罷！』

『以後？』

她搖了搖頭，眼光從半開的窗扇穿出去，聳着肩。

從這天以後，我恍惚聽他們唧唧噥噥，說我熱度增高了。我覺得自己在一座小花園裏，在桃樹下站着，粉紅的花瓣飄落在我的肩土，我的四圍，同幾個麻雀賽着蹈舞。教母，我還看見你，一點未改曩昔的狀態，敬肅中帶着和藹的笑容；但是，我却只能從窗隙向你屋裏這樣覷着，眼淚無量地向下流，似乎盈溢了滿院——我忽然醒了，彷彿聽得有人說我正在夢壓呢。

我不知在醫院已經病了多久，時而清醒，時而迷朦。

這天我正閉目養神，聽着彷彿有人議論我。

『他害得我女兒真不淺！』父親發怒的聲音。

『實在，老先生，有梅毒的婦人生產很難呢！』看護婦的低音。

我早預料到這層——墮落的婦人！我希望棄世，天終于將機會賜與這可憐的女子！現在我的心安寧極了。

但是，生產終于平平安安過去，孩子瘦小些，却無妨礙。我隨後大病一月，險些如了我的初願。我不願死了，孩子撫養成人，是我一生孤寂的安慰。我愛他——我的孩子。教母，天父既然賜他與我，想必不會再從我手裏奪去。我要親自乳喂我的孩子。教母，我的病毒却不幸使我的乳汁絕了。

在我完全清醒的第二晨，看護婦微笑地向我道：『太太，我告你個好消息。從你的小少爺出生後，你的老爺差不多三天一來，大約是改悔從前的疏淡呢。』

我心裏明白，沒有說什麼。

從出醫院家居以來，事情便越變越壞，幾乎我無日不在憂煩之中。他——我的丈夫——和我恩絕義斷，除去偶而看孩子一踰外，什麼事也不同我商議；平日視面除去關於孩子的話外，也沒有其他心事同我講訴。我要生存，為我的孩子生存在這俗世；但是我自己一時却尋不出一個謀生的方法。他有幾個月未曾過問這邊家計了。我要在這大社會中奮力地掙扎着；不然，怕我們母子要墮落在貧民窟裏。我決計自立，決不向他伸手。最初我把自己貴重的衣飾一點一點地典當，度了半年的節儉的日子，這種方法漸漸無濟于我們的生活費用了。我想

清華文藝

謀一個適當的職業，自念尚可教幾個小學生，於是每天留心的只是報紙上聘請女教師的廣告。我在世界上成了一個孤獨的婦人，除去幾位感情上相得的朋友，可以說沒有交際了。

有位太太請我做他的家庭教師，月薪三十元，我很高興地答應了她的聘請。她丈夫是農商部的參事，性情很和靄，兩位少爺讀書也勤奮。第一天授課後，急忙回家，因為我心裏惟恐奶娘有個不小心，驚傷了孩子。黃昏時，來了一位相知的朋友，劈面就對我講道：

『你不知道你丈夫今天的事嗎？他正式娶過那土娼，礙着熟朋友多，只得稱為姨太太，另立了一份家。你真不關心？』

第五天教書後，回到家裏，奶娘告訴我一件可驚的事，使我整整一夜未曾闔眼。

『太太，上午老爺來，把少爺抱出遊了一趟，直到你回家前一點鐘才親自送回少爺。』

我寫一封辭去教師職務的信，送到我的主人家裏。我打算摒擋些積蓄，離開北京到南洋一個朋友家裏去，在那裏謀事或者容易些。不過，奶娘去不去却是一個大問題。次日下午，我的主人親來拜謁。她問我為什麼不願教她的少爺，並說她十分喜歡我，希望我不要辭掉她家的事情。我絲毫不瞞她，這麼一位可敬的熱腸的太太，把自己苦衷訴說出來。

『我現在惟一的希望，是避開這位墮落的男人，帶着我孩子到遠處謀生去。』

『我的先生，第一你先要同他離婚，割去一切糾葛。』

我不禁流下淚來，說自己不懂得法律，也沒有人指導。她想了想，讓我明天下午兩點到她家裏，同一位律師仔細商量一下。我心中有萬種說不出的謝意和傷感。

次日在主人家和律師最重要的談話如下：

『依照中國的法律，孩子無論如何是要判與男子的。』

『孩子是我撫育的；先生。』

『法庭並不過問這些瑣事。』

『但是，先生，』我已經不知怎樣往下詢問了：『先生，我們都是

信教的，不能停妻娶妾的——這不犯罪嗎？」

「婆姨太太在中國法律上並不犯罪，太太。」

教母：我如今不成了一個棄婦，帶着無形鎖鍊的棄婦嗎？

女兒什麼野心也消失了。我不忍自己的孩子跟着父親墮落，如同我跟着丈夫墮落一樣。我是一個墮落的婦人。母愛的權利漸漸我也要失掉了；什麼都要失掉的。墮落的婦人在社會上沒有地位，天父已明示我了。孩子在牀頭睡得極寧靜，呼吸平勻，未來的光榮似乎從他紛嫩的雙鬢一閃一閃地向上升着。呵，我的小生命！夜靜人闌，我扶在燈下寫着這封煩長的信——教母，不要視爲你女兒的信，只當做一個平常婦人的，這樣使我心安些。我又想起父親賀婚的信……女兒實在不好意思求父親的憐愍。

在這黑沈的深夜，我想求天父饒恕他小女兒一切的罪過，洗救她已污的靈魂。哦，我怕……

最親愛的教母，這封長信或許能讓你明瞭女兒；但是晚了，完了。我決心同他離婚；我要做人。孩子——呵，天父！教母，求你將我的證婚書擲下。我需要牠。

實在，怨女兒無知，從第一次在小花園見他，直到如今，無論他變得如何，教母呵，我還存着一顆愛他的心！

——十五年，四月，病中。

漱 成

壽 每

漱成同他的父親，早飯後正坐在一間小屋子裏談話。屋子雖然不大，但是在鄉村裏能得這樣的陳設，打掃得這樣的整潔，已經算狠不容易了。屋裏只有一張狠重狠大的床，一望而知其爲二十年前舊物，床緣上下，都刻有海棠式的花紋，紅漆已變污黑，有些脫落的地方，現出白黃色的斑點。床前一張狠長的踏橙，橙的左頭，緊接着牆壁，靠着牆壁，放一張椅子。鄰近一張長桌，上面擺一些梳妝的器具。床的對面，兩個大櫃子。長桌的對面，一個大衣櫃，桌前幾個小橙子。牆壁上懸掛着亞細亞火油公司贈送的美人月份牌。

湫成同他的父親在這間屋子已經住了十幾天了。因為城裏川滇兩軍正在打仗，他們來此避亂。屋主人因為從前受過他父親的提拔，所以這一次來，特別同他很難講話的夫人商量，把自己的寢室讓出來請他們住。每天想出種種方法來優待他們；寬慰他們；不時又叫人到城裏去打聽消息來告訴他們。湫成的父親常對他說：「秦先生真是有良心的人，你對他好，他永遠忘不了你。就是秦二嫂，平日性情雖然奇怪，錢就是命，命就是錢，把丈夫管得一步也不放鬆；但是對於我們，這次却出乎意料之外了。還有他那個女孩子鳳麟，也是整天的忙這裏忙那裏，爲着我們。可見得一個人總應該對人好，總應該幫別人的忙。」

雖然受這樣的優待，湫成的父親心裏却老放不下城裏的情形。并且他是整天在忙裏面過生活的人，一旦一點事情也不做，靜靜的坐在一間屋裏，有時雖然出大門望望鄉裏風物，但也不敢遠走，更不敢久留，恐怕被匪人看見。這樣的生活，幾天以後，就覺得有點無聊了。今天飯後，到屋子裏，坐在踏橙上的椅子上面，順手在棹上拿起一本玉歷鈔，翻開看看上面畫是畫的牛頭馬面，他討厭看隨即放下了。

湫成見他父親無聊得狠，又來把他作的詩背給他父親聽。他知道他父親很喜歡同他談他作的詩，作的文章，他自己也狠喜歡聽他父親的褒獎。湫成今年剛纔十二歲，纔學作文章二三年，作詩是前兩個月纔學的。他父親狠得意他，說他將來狠學得出來。他父親的話，跟他無限的勇氣，使他整天在書本上用工夫，但是他的身體狠壞，有時讀得太多了，他的父親還要禁止他。禁止儘管禁止，湫成仍然要讀。他的父親一同他談到他讀的書，立刻就眉飛色舞起來。他的父親從小就說他思想講話，都像大人，湫成也亟力學大人。湫成心裏的大人，就是他的父親，他的父親，狠會作詩，所以湫成也拚命學作詩。

「父親，我輓烈女陳貞固的詩已經作好了，作看怎麼樣？」

「作好了嗎？」他父親狠驚喜的問他。

「昨天晚上就作好了，今天我又修改了幾個字。現在還有幾處，我總覺得不自然，但是又想不了更好的字來代替。現在我作詩，常常遇着這樣的困難，不知要用什麼法子纔能增進？——」

他的父親急於要聽，不等他講完，催着他快背出來。漱成用很清
晰胸的聲音背道：

嶙峋傲骨最堪憐。
極目江心意慘然！
天地爲愁千古恨，
伊人秋水恨綿綿！

最傷心處是韶年，
閨閣英雄鐵石堅，
愧煞衣冠人幾輩，
芳名留化一江煙。

他的父親笑道：「氣勢狠好，押韻也還穩當，比上次進步多了。
第一首二句『極目江心意慘然』，不如改爲『回首江心意慘然』，音調意
境都好一點。」

他們正談得有趣，忽然秦先生走進來說：陳雲今早進城，現在已
經回來，說戰事雖然解決，但是滇軍乘勝進城，任意搶殺，新街子殺
了五十餘人。聽說因爲上次敗走，劉家渡團練開鎗打他們，又截了他們
幾十枝快鎗。這次反攻，他們由望遠鏡裏，看見城牆上有普通人在
幫川軍的忙，所以恨百姓得狠。現在城裏到處有劫殺的事情，大概頂
快都要五六天後纔能恢復原狀，若是川軍再反攻，那更不知要到什麼
時候了。你們店裏還好，進去不過搶了一點衣服零件，貨品他們拿來
沒有用處，所以損失還不大。」

漱成的父親，聽見秦先生一段話，把剛纔高興，通通打消了。他
恨透強盜式的軍閥，他可憐被殺的人民，他想這樣長此下去，怎麼得
了？家裏的人，通通出來，商業一點不能經營。去年因爲屢次籌款，
路上貨品又遭搶劫，已經折本不少，今年要再如是，生意就只有倒踢
了。他越想越着急，越想越無聊。秦先生見他不高興，連忙勸他，並且
約他到大門口去看看消遣。

秦先生同漱成的父親走了之後，漱成一人坐在屋裏。他打開長桌
抽提，去找書來看，找半天，翻去翻來，總是什麼勸世文，聖諭

清華文藝

，聞或一兩本殘缺不全的小說如封神七子十三生之類，漱成已經看過了多少次的，並且現在已經不喜歡看這類神仙劍俠的書了。從前他愛看超人的英雄；驚人的本事；看到一枝梅一個箭步飛上房廊；一瓢生口吐一道白光把貪官污吏的頭輕輕割吊；魯智深三拳打死鎮關西；他高興得狠，睡夢裏都在練飛檐走壁的本事，作濟困扶危的好漢。

有一次他夢見自己飛上天去了，行走如意，忽東忽西，好不快活。鼻裏一哼，白光果然如電閃般的出來，可惜沒有貪官污吏，却只把一株大樹砍倒。震天的聲音，把他從睡夢中驚醒。他自己狠失意，鼻子再也哼不出白光來了；舉身一飛，也飛不起來；他氣極了，一天都不吃飯。要是不是他母親勸他，他也許真不吃了。後來他忽然想逃出家裏，遨遊天下名山大川，去訪名人投拜爲師。他想只要心誠，一定可以得異人傳授的。然而想當劍仙俠客的心，終於沒有愛他的母親的心那樣熱。他每天晚上讀完書後，回到母親房裏，坐在母親旁邊，兩眼呆呆的望着他的母親。他的母親一面作衣服，一面同他談話。母親不睡，他總是不睡；他父親不回來，他母親也不先睡，所以每晚都是這樣坐着。有時坐到更深，他眼睛變模糊了，看見他母親的眼耳口鼻都長大起來。他的眼皮也不住的要合攏，他時常用手指去撐開。他母親看見，忍不住笑了，遂抱他去睡。他因爲愛他的母親，他知道自己要是逃出家去，母親一定不高興的，所以他也不去了。

但是這些都是以前的漱成了。現在的漱成，一天天的長大，什麼神仙英雄，他都知道是假的，不再相信了。他頂喜歡讀的是西廂記牡丹亭紅樓夢，他小小的心裏，時時幻想一些美人。他渴想一位青年的女郎來愛憐他，安慰他，但是他的資格限得狠高。他討厭一般蠢如鹿豕的鄉村女子，他更討厭一般輕薄儂佻的城市女子，他說他們都俗不可耐，沒有一點清氣，自然夠不上領受他真正的愛情。實際上既然找不出他理想中的女郎，他只好求之於書籍，在小說中古詩詞中，他到找着不少的伴侶。所以漱成雖然一心充滿着無限渴求的愛，却是從來沒有遇着一次表現的機會，誰也不知道他心裏還想着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他父親說他像大人，固然有一部分的真確，但是據漱成看來，大人心裏，未見得對於愛情有他這樣高深的了解。

湫成正在翻書的時候，秦先生的小女孩子鳳麟忽然端一碗羹雞子進來。湫成回頭過來替他接住道：「我的父親同秦先生到大門口去玩去了。我忘去了早向你講，父親說他昨天晚上着了涼，今天吃不得東西，請你們不要另作什麼，現在他就在此恐怕也不能吃。」鳳麟道：「那末，你可以吃了。」湫成說：「我怎麼吃得完？你替我吃那一碗怎麼？反正已經作好……不要怕你的母親，她要是問，說是我吃的就是了。」鳳麟起初不肯，經不起湫成再三苦勸，她只好坐下吃了。

鳳麟今年剛纔十一歲。她的面頰紅得像粉團一樣，頭髮盤一個蝴蝶髻，面前一圍的短髮，蓋到眉心，深黑的眼球，表示萬千的意思，她一笑時，頭喜歡向右一偏，向上一昂，兩道眼眉合成彎彎一線。她高興的時候，不知不覺的就跳躍起來。湫成會見她，已經不知道多少次，實在說，他與她已經狠相熟了。

湫成第一次會見她，是來的第二天。他早上起來，剛一出門，想到小客廳裏大茶壺裏去倒茶，他忽然看見有一位狠美麗像神仙般的女孩在那裏倒茶。她抬頭一見湫成進來，滿臉緋紅。湫成心裏也覺得有一種奇異情感。忽然看見茶壺那樣大，她兩隻手狠費力的抱住到茶，好像支持不住的樣子，他連忙走上前去說：「我替你到，好不好！」鳳麟站在旁邊，讓他替她到完，接着茶，笑一笑就走了。

以一個落落難合討厭的女子的湫成，此時莫名其妙，忽然喜歡鳳麟起來。第二天湫成在大門口又遇着她，他同她談談。在他們的談話中，頂有趣味的，是湫成問她的名字，她說叫鳳麟。湫成說：「爲什麼叫鳳麟？鳳麟兩個字沒有多大意思。」鳳麟說：「沒有多大意思嗎？鳳凰麒麟，非聖人不生，我的名字，簡直是聖人的名字！」說到「聖人」兩個字，鳳麟笑，湫成也笑了。由她解釋她的名字，湫成猜她一定是讀過書的。果然，她告訴他，她已經讀了三年的書，現在初小已畢業，明年快入高小了。雖然書讀得不少，比湫成當然是差得很遠，然而她講話却全無鄉村粗魯的口氣；而且她講話時，有一種奇異的力量，使與她談話的人，不知不覺的喜歡他，覺得她講的話句：都有趣味，也許少數的人——如像她的母親——不覺得這樣，但是在湫成，却是千真萬確，一點不移了。

清華文藝

此時漱成同她一面吃雞子，一面又談起話來。本來一個十二歲，一個十一歲的小孩子，心中有多少的思想？漱成雖然讀了一些關於愛情的詩詞小說，並且發明了一些愛的哲學，然而大部分的印像，都是由小孩子的心理虛想得來的，實在也不懂得什麼，至於說到不純潔的思想，在他們腦經裏，可以說一點也說不上，說起來簡直是笑話了。却是他們兩心中，都覺得有一種莫名其妙的愛，感覺得最利害的尤其是漱成。他覺得一親近她，就覺着無限的快慰，她一走了，好像如有所失，心裏虛空空的，好像沒有心，就是有心，也好像沒有寄放的地方，又像飄流在無邊無際的大海，神志懊喪，不可言喻。

現在老實講起來，他自己已經把鳳麟當做他理想中的女郎了。他只想永遠的伴守她，他只想作任何困難的事情來幫助她。他看見鳳麟高興，他心裏也覺得高興；他看見鳳麟悲哀，他心裏也覺着悲哀；鳳麟就是他，他就是鳳麟。他對於鳳麟愛護扶持驚慕贊美的熱情已經到了最高限度了，只要鳳麟叫一聲死，他立刻就可以死。就是他自己心裏也覺得奇怪，他爲什麼對這樣一個女小孩，有這樣的熱情起來？

在這一次談話中：漱成告訴鳳麟，他明年高小畢業後，就要到成都去住聯合中學校。他說他將來想作一個大人物，究竟什麼樣的大人物，大到什麼地步，他自己也不敢說，不過他相信將來一定可以作大人物的。他說他狠想到成都，成都的學堂，敢縣裏的好幾萬倍。教員上堂，可以不用教科書，只是憑口演講，本事就可想而知了。成都的市街是異常的寬大，成都的城牆周圍有四十里、穿城有九里三分半——胡老三挑担子上過成都親自說的，確是有九里三分半。成都公園還有老虎，成都城外還有杜工部的草堂，杜工部曾經坐在裏面作過詩。成都真是地球上最奇怪最美麗的地方，要是變成一個男子，不到成都，簡直可以不用當男子了！

漱成只顧手舞足蹈的說，把鳳麟也說得高興了。忽然鳳麟說：「你說到成都嗎？我將來也許到成都呢。」漱成狠驚喜的問道：「你怎麼能夠到成都？真的嗎？」鳳麟道：「我前次聽着父親說，二叔今年在成都教育科裏作事情，家眷已經搬去了。二叔兩力主張女子要讀書，且並叫父親把我送到成都去讀書。我若三年後高小畢業，二叔仍然

在那裏作事情，我一定可以去得成。」漱成說，三年後的事情，現在很難說。要是真能去得成，那是再好沒有的事情了。」剛說到這裏，漱成的父親，同秦先生轉來，鳳麟連忙把碗收起走了。漱成對他的父親道：「剛纔秦二嫂叫鳳麟送煮雞子來，我因為你今早說不吃，所以我已經吃了。」他父親道：「吃了到算了，又叫秦二嫂費心。」秦先生坐一會，也就走了。

第三天滿村裏鬧動的傳說，川軍又反攻過來，滇軍已經成了被包圍的形勢，不過他們一旦敗去，以後就很難站得住腳，所以無論如何，都拚命死守。這次戰事的激烈，遠在以前任何次之上，雙方陣亡人數，已經有二千餘人。隆昌自流井一帶，兩軍相見時，衝鋒接近，以刺刀相截，真是從來未有聞見的戰事。

最苦的還是戰線範圍裏的人民。軍隊到一處就燒一處的房屋，搶劫姦淫，無所不至。樹木通通砍吊，禾稼也踐踏得不成樣子，說是恐怕戰時裏面藏埋伏。有錢的都紛紛逃走，但是租地種的人，沒有地方可逃，逃去那裏有飯吃？而且田莊要是沒有收成，那也只好餓死，所以知道危險，也不敢走。有一次幾個滇軍住在一家村莊裏，莊子裏面的主人，恭恭敬敬的替他們煮飯。還算丘八先生大發慈悲。走的時候沒有燒他們的屋子，但是銀錢細軟，一搜而空，尤其可憐的是一位女孩子，不小心被他們看見，把她搶去，百般調笑，後來羞忿自殺了！

看這樣情形，戰事一時仍不能解決，漱成的父親，雖然十二萬分不願意再住，但是也沒有法子，只好勉強再住下來。

繼續又住了一個多月。在這個時候，漱成與鳳麟一天天的親密起來。他們彼此小心裏充滿了了解，充滿了同情，一談，一笑，都能使他們彼此覺着異常的快慰，異常的可愛。愛到頂高的時候，恐懼却來侵擾漱成了。漱成每作一件事，講一句話，惟恐鳳麟不喜歡他，雖然鳳麟已經不知道同他講了多少次，說她喜歡他，然而他仍然時常不放心起來。他每一想到要是鳳麟萬一討厭他，不同他接近，簡直是宣告他的死刑，人生、世界，一切的一切，都沒有可贊美，可留戀的價值了。他自已有時也覺得他未免太傻氣，莫名其妙的心上心下，自已也好笑起來。然而恐懼的心却是一天勝似一天，不可阻止。好像一個

清華文藝

求寶珠的人，費盡了千辛萬苦，忽然一下發現了，當然是非常喜歡，但是因為難得而得着，又生恐失吊了不易再得，漸次，漸次，就養成一種恐怖的心理來。

有時他怕極了，不知何以自處！那夜晚上，他忽然夢見與鳳麟一塊兒上樓，剛要上去，鳳麟一交跌下來，血影模糊，氣息奄奄，他心痛極了，大哭而醒。他父親問他，他只好用一些不相干的假話來支吾過去。

恐懼雖然橫據在他的心頭，然而恐懼到極點時，往往着鳳麟一番極誠懇深摯的慰藉，把討厭的恐懼惡魔驅而出之四海之外。那時的歡欣，恐怕是漱成畢生中，從前所未嘗經歷過的，以後也決不會再經歷了！及到今日，事過境遷，漱成每每回想他那童時甜蜜天真的生活，未嘗不爲之神往。人生要是還有可讚美的地方，恐怕也就是人與人中間還有這一種關係存在罷？

戰事平靜，漱成同他的父親回家去了。臨別時的情景，不要再提了罷？提起來令漱成太難受！漱成曾經告訴我，他那時小小的心，充滿那樣大的悲哀，還沒有破碎成千萬片，確是天地間最奇異不過的事情！

第二年他上成都了。理想中的成都，原來全然不是那樣一回事。社會情形的腐敗，學校設備的可憐，教員的結黨排擠，卑污苟賤，使他抱狠深的悲觀，每日惟遊覽名勝，縱酒賦詩，到極無聊時，愈思念鳳麟不置。他只想鳳麟的叔父，也許接她來讀書，彼此還有相見之一日。後來訪問，知道她的父親早已到黔江去當視學去了。他心裏的失望真不可名狀。

到成都的第四年，他忽然轉了念頭。他覺得時局雖然壞，要是大多數人拼命去幹，也許還有澄清的希望，就是幹不好，努力一生，責任已卸，良心也覺泰然，比悲觀無聊好得多了。於是他又重新努力讀書。次年他同幾位朋友，一肩行李，跑到北京。從此道路寥遠，雖然心裏戀着鳳麟，但是他志趣已變，事務又忙，漸次就不管了。

遲至今年暑假，忽然他父親來信，說秦先生去年已死，今年他妻子又死，祇剩下他女兒鳳麟一人，因母死悲傷過甚，已病臥數日。這

一封信把漱成從前的情史，在他腦經裏一頁一頁的重新翻開，他心裏的同情，愛戀，希望，恐懼，憂傷，憔悴，把他弄得精神顛倒，痛不欲生。他恨不能飛回鄉里，看一看鳳麟此時是何情景。只要能看她一眼，人間的什麼快樂，也比不上了，然而，然而，這却是事實上不可能的事情！

他平時極端的反對基督教，以為上帝是絕對不會有的東西，我們的思想精神，何等自由，為什麼要去找一個沒有證明的偶像來頂禮崇拜？在這個時候，他忽然生出一種僥倖嘗試的心理來。他誠心誠意的祈禱，願上帝保護鳳麟，他們以後也許還能相見，一次，二次，三次祈禱之後，他心裏平靜了許多，他好像覺得冥冥中確乎有一種力量，在扶助鳳麟，不然為什麼他的精神忽然安慰起來呢？他現在纔認識宗教確乎是有意義的，上帝是存在的而且是仁慈的。

上帝的慰安，終究不過是人們自己心裡鬧出來的玄虛罷了。再隔十餘日，漱成的父親第二封信來，說鳳麟因病去世了！死的前一夜，漱成的母親曾經去看她。她那時尚能勉強言語，見漱成的母親，還不斷的問漱成，並且勸她不要思子心切，北京讀書是頂好不過的事情。

.....

漱成把這一封信翻來覆去的讀了十餘遍，悲情橫溢，淚濕衣巾，他總想這個消息決不會真的。他自己悔恨，為什麼要這樣數千里出外來讀書？為什麼自己要狠傻氣的幹甚麼救國運動？把一朵鮮豔皎潔的愛情之花，不讓他發榮滋長來點綴人生，却生生的搖落摧殘了！一燈如豆，萬籟無聲，天下還有更比北京公寓更淒涼的地方？天下還有比漱成更淒涼的人麼？挑燈起坐，成七律三首：

燕臺日下玉鈞斜，
噩耗傳來悵落花，
悲到深時傷短命，
忍於靜處數歸鴉，
異鄉有夢空繚繞，
來日方難肯怨嗟！
此後家心真個淡，

一船書卷任天涯。

時宵風雨苦摧殘，
荷葉飄零不忍看！
尙想家貧憐母逝，
誰知天竟忍孤寒！
芳魂久戀關山遠，
心事頻留曉月闌。
明歲果然還故里，
癡情只剩舊闌干。

欲把私衷訴上蒼，
負心人說我悽惶。
功名我亦憐身世，
家國君應懼亂亡。
早有癡心圖拯溺，
愧無密語教端詳。
從今十載休提起，
悽切情懷不忍忘！

十四，八，二八，清華。

誰知道

羅暄嵐

「怎麼還不見來？」

「大概快來了。」

這樣的問語和答話，在這小而精緻的德勝館第四號客廳裏，已聽見不止一次了。頭一次是坐在西邊的第二位那瘦老兒發出來的，對面那位戴紅帽結的小鬍子噉然地應着，小鬍子本也沒十分把握，他們不過好像狂洋中的一個失了舵的舟子，不自然地問着答着，聊以自慰兼慰人罷了。

過了沒五分鐘，那鑲金牙齒的主人在屋中來回還沒踱到六次，瘦老頭兒又問了，而次小鬍子正捧着水煙筒，滿吸着一口黃烟，來不及答話，却由主人代勞。除了這一問一答外，只聽見兩旁的座客唧唧嚶嚶地私語，有的不時伸起腦袋往門外望；有的從眼鏡框上露出幾道眼光射在桌上的四冷盞碟上，一面却仍低着頭和旁座的人談話；小鬍子抱着水煙筒狠安閑地吸着，烟筒心子敲着煙筒响得噹噹地清脆可聽；瘦老頭兒把一串小念珠放在鼻上亂聞，偶而咳嗽一兩聲，與小鬍子的烟筒聲遙相應和；主人仍是來回地踱着，除了回答瘦老頭問話外，不時高叫塔下站着的當差的去催客。

「怎麼還不見來？」瘦老頭兒仰頭問了一句，趕忙把那串小念珠湊在鼻前。

「大概快來了。」小鬍子狠安閑地答，右手的紙捻兒已燒得只剩一寸了。

「我叫人催了三次，」主人順手從壁角那磁紙捻兒插子裏抽出一根紙捻遞給小鬍子，「連長的癖氣我是知道的，不愛囉唆，我也不好再催緊了，來反正是——噫，來啦！」

小鬍子聽說一聲來啦，趕忙放下烟筒，站起來彈去紙捻灰，跟着人往外便跑，瘦老頭兒也把小念珠籠入左手衣袖內，整了整帽子，趕忙跑出來，其餘的賓客早停止了談話，站起來跟着往外迎。

所謂「連長」已遠遠地走了進來，身穿便服，微微有點鬍鬚，頭髮是留的平頭，青緞馬褂的第三粒鈕孔上，露出一根小小的金練——那大概是栓住了一隻金錶，連長的身體本來很瘦弱，穿上便服更不見有一毫武夫的氣概，乾枯的臉上略帶笑容，後面跟着六個配盒子砲的護兵，等連長上了階級，他們才分站在兩旁，另外兩個很清俊沒帶武器的護兵，一直跟連長走到屋中。

主人請連長落了座，護兵忙遞過手巾和水烟來，衆賓客也都暗地裏各搶了個座位，却只敢面朝連長半個屁股坐在椅上，眼觀心心觀鼻地，瘦老頭兒的右手正籠在左手的衣袖裏，小鬍子很安閑地望着連長——那要算他頂出色，這客廳裏誰也沒那們大胆，敢注視連長，主人當然是例外，因為他和連長究竟是有交情的。

清華文藝

連長的第一口煙從嘴裏吐了出來，散在空中成一羣連貫的煙圈，漸漸地又消滅了以後，主人才開口說：

「雲龍老哥今天軍務特忙？」

「倒不見得。」聲音細弱得很。

「咳」瘦老頭兒輕咳了一聲，右手仍然籠在左手的衣袖裏，「地方上的事若不蒙翟連長在這裏照拂，上次豪山的土匪早把這潭城糜爛了。」

「哈，」翟連長望了瘦老頭兒一眼，聲音略見和悅，因為打退豪山土匪，在連長一生的歷史中，要算頂榮耀的一章，「蒙過獎了，貴姓？」

「你看，我真糊塗，竟忘記給老哥介紹了，」主人像歉然似地說，「這位是四都五甲的都團陳欽士翁，」

瘦老頭兒立起來深深一揖，連長似乎欠了欠身。

「這位是前任省議會議員高蘭文高先生。」

小鬍子很安閑地立起來點了點頭，左手仍然抱着那根水煙筒，翟連長帶笑容抬了抬頭。

主人又往下介紹了幾個團總鄉紳之類，連長身都來不及欠，只帶笑地靜聽着，最末主人說：「這是翟雲龍翟連長，我們大家都認識的，無須我介紹。」座客一窩蜜蜂似的齊齊站起來，微小而雜亂的聲音中，似乎能辨別出一個「是」字。

連長的水煙吸完，主人便請入座，首席自然推連長，其次是小鬍子，瘦老頭兒在小鬍子的下面，其餘順序而下，主人一揖之後，便各自入座。

主人端起酒盃向大眾繞了個圈子，衆賓客也向空中繞了個圈子，才落到口邊，略沾了沾唇，便放下，「剝剝」地嗑起瓜子來。

「今年的瓜子真貴，」小鬍子很安閑地說，「豪山一出土匪，賣瓜子的客人不敢上城，瓜子都運往羅城發販去了。」

「那土匪不早就逃了嗎？怎麼他們倒不敢進城？」連長似乎不大高興地說，臉上的微笑都收了，恍如平地一聲春雷，震得風雲皆散。

「沒有的事，」瘦老頭兒急急地說，斜瞟了小鬍子一眼，「蘭翁說的是年前的事，自從連長來了以後，他們經了這次痛擊，那敢再出現

？舍下也常有人在蒙山來往，却不見半個土匪影子，有連長這們大的威風坐鎮此地，毛賊何敢猖狂？哈哈……諸位，你說是不是？』

『哈哈……』衆人想不出相當的答話，就是想出了，誰也不敢負責答覆個「是。」或者「不是」，只好哈哈了。

小鬍子自知失言，臉微紅地手弄着酒杯。

『欽士先生又過獎了，上次那是托諸位的福，才僥倖把土匪打退，保衛地方，不是我們軍人的天職嗎？兄弟剛才這問，才不過恐怕保護不週，土匪又爲害商旅，——那麼；兄弟說不得勞苦，只得又要出征一次了』。連長回復了臉上的笑紋，手弄着胸前的金鍊，很得意似地說。

座客聽見出征的話，暗暗各自吃了一驚，深怕連長又派甚麼十萬八萬的開拔費，回頭還要兩三萬犒師，但是臉上却不敢露出驚惶之色來。

堂官送上了一大盆什錦海參，那蛋皮夾着肉末的一層層的肉捲，四平八穩地排列着，嫩黃的筍片和漆黑的香菌紛紛散在上面，滑溜溜的海參亂夾在中間，一陣陣的香味送到鼻管，座客目不轉睛地望着這盆海參，口內饑涎欲滴，好容易等到主人說請，他們還祇高高地提起筷子不敢往下落，直到連長夾了一片海參和一個蛋皮肉捲入了口內，他們的筷子才敢輕輕的往盆裏插，等到筷子離了盆，這盆底也就見了青天了。

盆裏再也沒有甚麼可留戀，於是又剝剝地嗑瓜子來。

『雲龍老哥沒聽見講省裏近來情形怎樣？』主人覺得席間漸漸的沉寂起來，想出了這句問話。

『這响倒沒聽見過甚麼。』連長摸着鬍子說。

『省長上次親手斃了一個刺客，不知這話可確？』小鬍子已經忘了上次的失言，態度仍然很安閑地說。

『省長真了不得啦！』瘦老頭兒不等連長回答就搶着說，右手拿着小念珠放在鼻前輕嗅，『沒給刺客刺上，倒把刺客的命給要了，這鎮靜的工夫就不容易，鎗法更要準囉。』

『那回事是有的，兄弟還有位親戚當場親眼看見。』連長說。

清華文藝

『省長不是有衛隊嗎？幹嗎刺客都要自己開槍打？』主人又向連長說，『說句笑話，雲龍老哥竟不留一個武裝侍衛在貼身，難道不怕我們行刺嗎？哈，哈……』

『哈，哈……』衆賓客也陪着笑。

『笑話，笑話，一其實衛隊也不過裝樣子吧，到了緊要關頭，他們扯開腿逃生還來不及，那有工夫管我們。實不瞞諸位說，我們武人全靠自己時刻防備，那個不身帶一兩種防身的利器。就說兄弟吧，今天來赴這筵席，身便就帶了枝十三太保以防不測，』連長說到這裏，從口袋裏取出一枝白晃晃的小手槍，槍柄上纏着一條小紅綢條子，食指抵着槍機，用槍頭向桌上輕敲了一下，作出擬槍待發的樣子，衆賓客相顧失色，有點坐立不安，瘦老頭兒已把念珠籠入袖內，兩足踏地，只等槍尖比着自己，便打算往桌底下鑽，小鬍子却仍很安閑地望着連長，但連長不一回就把手槍放在左手掌中，指點着說：『甚麼叫做十三太保呢？諸公想尚未聽見講過，這是外國新發明的一種手槍，一氣能發十三子，我們軍營裏便叫他爲十三太保。槍子雖小，打到肉裏面開起花來，可比步槍及平常手槍都利害。在我這槍下死的可也不少，大概算起來，至少總有四五十個吧！若是我這一扳機，在座諸公恐怕還不夠這槍子之數呢，哈哈……』連長又把這槍比了比，座客攔在桌下的腳，恍如得了秋天的瘧疾一般，不自主地戰慄起來，瘦老頭兒的念珠籠入得愈深，腿已伸直了預備往下鑽，小鬍子却仍然很安閑地望着連長，誰也不能不佩服他的鎮靜工夫到家。

堂官上了第二道菜來，連長已把手槍插入口袋裏，衆賓客也恢復了原狀，兩腿停止了不自主的跳舞，視線又集中到菜盆。

照例大衆把酒盃向空繞了個圈子，照例主人說了聲請，照例等連長的筷子先下，照例盆底又見了青天。

大衆正在剝剝地嗑着瓜子，想不出話談的時候，忽然門外走進兩個女人來，一個年紀約有二十來歲，生得很是妖豔，頭髮梳得光光的，額前的却任牠蓬鬆，上身穿一件水紅色白團花鑲藍邊的緊身小襖，下身穿一條鵝黃緞的寬腳褲子，輕拖着一雙嫩綠色的花緞鞋子。後面的一個大約還只十六七歲，一把漆黑的頭髮輕輕地打成個油鬆辮子垂

在後面，瓜子臉兒，眉毛細長得像一彎新月，眼睛活潑流麗得像一汪秋水，鼻子不大不小地配合在中央，一張小口往上略翹，連初破的櫻桃都比不上那麼紅潤，臉上的肉色白嫩得捏得出水來，一雙豐潤的小耳上吊着一對長長的金環，就好像春風中的蝴蝶花兒上倒吊着一對長腳蜜蜂，走路時雙環不住搖動，那只能顯得她越發流麗，和那大的一樣裝束，可是美麗中露出一種天真的端莊，令人覺得可憐而且可愛。後面緊緊跟着一個男人，手裏提着一個胡琴。那大的衆人都知道是潭城有名的賣唱的豔仙，這小的却誰也不曾見過，更無從知道她是誰。

『豔仙你來得正好，快來陪陪翟連長，揀你的拿手戲唱一兩樣吧。』主人笑着說。

豔仙走到席前照例向各人敬了一杯酒，便走到連長面前，從身旁掏出一本戲摺子，打開放在連長桌前說：

『連長老爺，你老請點戲吧！』

那跟來的男子已把住胡琴嘎嘎地調着調門。

『哈！哈！』連長一手扶着豔仙的肩頭，一手翻那摺子說，『點戲我是外行，你揀你的拿手戲唱吧！』

『斬黃袍好不好？』

『好吧！就是斬黃袍。』連長漫不經心地隨手把摺子闔上說。

『豔仙，我這裏有盃酒，你且喝了潤潤喉嚨再唱啦。』小鬍子狠安閑地遞過一杯酒來，豔仙接着的一氣喝完，便坐在連長旁邊，那小的女孩狠羞怯地站在豔仙後面，口中含着一條葱綠色的胡縐手巾，呆呆地望着連長，那男子已把調門弄好，「依烏」地拉起來，豔仙拉開嗓子唱：

『孤王酒醉桃花宮，韓素梅生來好容貌，……一見人頭珠淚滾，不由孤王痛傷心，……』

豔仙唱完，胡琴也嘎然而止。

『好！』連長手摸着胸前金鍊叫了一聲。那好像深夜裏的夜貓的慘呼。

『好！』衆人也隨着叫了一聲，比夜貓的慘呼還難聽，而且又參差不齊，好像賽跑一樣，出發點雖然同，到了末了總是先後相差得狠遠。

『豔仙，那站在你後面的是誰？』瘦老頭手捧着小念珠湊在鼻前

清華文藝

說，衆人的眼光都集在那小的身上，她益發羞怯，紅雲直飛到耳根，電燈光下照得如一株初臨曉日的桃花。

『這是我媽新收的一個妹妹，名叫雲仙，沒見過世面，怕羞得很，雲妹，見見諸位老爺！』她一手拉過雲仙來，強着她屈屈腰，她含羞地向着衆人斜飛了一眼，那一眼好像柳浪中的一段鶯聲，使座間憑添了無限的春意。瘦老頭子便是頭一個耐不住的，向她招手叫她過來，雲仙在後面推了一下，她不自主地走到瘦老頭兒面前。

『今年多大歲數了？』瘦老頭兒一把拉住她的手問。

『十八了。』她羞怯地回答，頭低垂着。

『唯！陳欽翁不要把好花獨佔了呀！』小鬍子很安閒地說。

『欽翁是見不了好花的，小心尊夫人啦！』主人含笑地說。

『不要取笑，不要取笑，』瘦老頭兒放開了手說，

『我看我們大家來樂吧！』連長手摸着鬍子微笑地說，『我有個主意，每人叫她敬一盃酒，這酒叫她坐在他的身上，一手挽着他的頸子，一手遞這一盃酒，若是這盃酒有點滴傾覆，罰她親個嘴。諸位說這主意好不好？』衆人萬想不到連長會想出這樣的妙主意來，那有不齊聲附和着說好的道理，小鬍子還不住地稱贊連長儒將風流。

雲仙自然低着頭不做聲，心裏老大的不願意，衆人催了幾次，她只不動身，豔仙在她耳邊輕輕說了幾句，她才提着酒壺，走到連長面前敬酒，但眼中似乎含着溼溼欲墮的眼淚。

她就兢兢業業地坐在連長懷裏，一手勾着那連長的乾瘦頸兒，一手送過一盃滿滿的酒，衆人喊了一聲好，這好字尚未住口，雲仙端着的酒盃已略傾了點兒，連長便趁勢張開那張滿唇鬍鬚的嘴在她臉上狂嗅，好一回雲仙才得脫身起來，手扯着胡縐手巾往臉上亂抹，脚趑趄不敢前進，一眼望見豔仙正望着她，只好含着一包欲墮未墮的眼淚往下敬酒。

惡運開了頭就好似黃梅期中的春雨，一降是不肯即時休止的，即使她小心翼翼地不使酒盃略有傾側，但誰又不想香那坐在懷抱中美人的面孔，何狀祇要把身子略動一動或再把手略抬一抬，這酒盃就保不住牠的平衡，結果是座中沒一人不香了雲仙的面孔，小鬍子却是例外

，那只能怪他態度太安閒，不會使雲仙的酒盃傾側。

『豔仙，你妹妹會不會唱戲？』瘦老頭兒問。

『她還沒學會呢，告訴老爺們知道，她到我媽這兒來還沒半個月。現在只叫她在家裏招扶客人，間或同我出來闖闖，也沒教她唱戲。』

『這孩子將來準比你還出息大，豔仙你信不信？』小鬍子狠安閒地說，這時席上已上過第二道點心，照例得吸煙擦臉，小鬍子正抱着一根水煙袋慢慢地抽。

『我那裏比得上她，她還是好人家的女兒啦。』豔仙似憤地說。

『誰？好人家的女兒？誰家的女兒？』瘦老頭兒說，小念珠又籠入了衣袖。

『那個，你老得問她，我可不知道清楚。』

『雲仙過來，我問你，』小鬍子一手抱着煙筒，一手拉過雲仙來，叫她坐在連長與自己的中間，『你本來姓甚麼？是那裏人？……』

『你姐姐說你是好人家女兒，是不是？』瘦老頭兒插着問。

『我……姓翟。』

『姓蔡？』瘦老頭兒問。

『不是，姓翟。』

『那不給連長同了宗嗎？哈哈！』主人笑着說。

『哈……』連長也笑着說。

『哈……』衆人也噉然地附合着笑了。

『你本來是甚麼地方的人？』小鬍子狠安閒地問。

『我？蔡城人。』胆子似乎略大了一點，她說話時沒有以前那麼羞怯。

『出風粟的那蔡城嗎？』主人問

『是的』

『那不簡直是和連長同鄉？』主人說，『雲龍老哥，倒想不到此地你能遇着同鄉而且同宗的她呢。』

『……………』連長點了點頭，手摸着鬍子似乎在想甚麼。

『你家裏還有甚麼人？』小鬍子一手抱着烟筒問。

『說起來長咧！』雲仙嘆了口氣說，『我家住在蔡城花村，——』

『蔡城花村？』連長抖然問，『那裏不是有狠多的漁船嗎？』

『我也記不清了，』雲仙眼望着連長說，『我只記得我小時常吃魚，我家雖然不大好，但飯是有吃的。我有一個哥，我也記不清他是甚麼樣兒了，我只記得他常帶我到一條溪邊看捕魚，他很喜歡捕魚，有時他捉了小魚，我也常提着。』

連長似乎有點不自在，但沒有人看得出。

『又是那一套了。』豔仙望着她說。

『讓她說吧，豔仙，別打叉，等回有你的。』傻老頭兒手弄着小念珠說。

『後來不知怎樣，我哥却不見了，我爹常對人罵他是不孝子，我媽後來告訴我說我爹要拿刀殺他，他只好跑了。如今又是十四年了，有人說他做了官，有人說他死了，十四年來永遠沒接過他的確信。』

『雲龍老哥。』主人說，『你與她同鄉而且同宗，有便也可代她打聽打聽。』

『哼……』連長哼了一聲，左手弄着胸前的金練，右手摸着鬍子，好像在沉思，衆人以爲雲仙講蔡城觸動了他的鄉思，誰也沒十分留意。

『住下講。』小鬍子把紙捻吹了吹，很安閒地說。

『我媽只生我們兩人，哥哥走了，我媽托人四處去打聽，都無音訊，一急成病，我六歲的那一年，她便病死了。』

連長似乎更不自在，眼內還好像含着淚痕，但衆人注意聽雲仙的故事，酒菜都忘記吃，更沒人十分注意到他。

『從此惡運開始了！我媽故去的第二年，蔡城遭荒，樹皮草根都吃盡了，人都忙着往外縣逃，我爹帶着我也逃荒出來，一路上的苦楚那能說盡，』雲仙說到這裏，帶着淒惋的聲音，斷斷續續地哽咽，最不幸我爹在路上又染病死了，……』

連長這時正摸着鬍子心裏在默想，眼中似乎微濕，眼珠閃閃有光，上牙緊緊地咬住下唇。

連長默思了半天，猛然醒了過來雲仙正把她的歷史講到如何被人騙賣到娼家了。

『你左眉邊那道小刀痕是自小就有的嗎？』連長突然地問，右手插

入口袋裏，空了的左手，撫弄着胸前的金練，眼中奕奕有光，衆人聽了連長這問，仔細向雲仙左眉看去，誰說那眉邊不有一道刀痕，不過被秀黑的眉端絨毛蓋住了一半，遠望倒看不出來，白潤的臉上加上這微彎的段一刀痕，就好像平靜秀麗的湖面上，輕浮着一彎若隱若顯的新月，更顯得這湖優靜流麗，更增添這湖山無限秀氣。

「是從小就有的。」

「後腦上不還有塊沒頭髮的疤痕嗎？」連長聲音微顫，右手插入口袋愈深。

「是——」

雲仙的是字還沒講完，瘦老頭兒却看見連長手中持着那白晃晃帶紅綢子的十三太保平擬着雲仙，他來不及籠小念珠便想往桌下鑽，腿還沒動，吧的一聲，雲仙慘呼一聲早已倒了，胸前的血直漬在桌上，滿盃滿桌都是鮮血。連長一連又是幾槍，小鬍子的烟袋乒乓一聲拋在一旁，身子很安閑地倒在地下，已嚇得昏死過去。瘦老頭死在桌下，握在手裏的小念珠滿濺着血花，主人想往外逃，還沒到門口，已倒在地下，豔仙也中了一彈，倒在雲仙身旁，臉上被血染到通紅，頭髮上的血珠電燈下照得閃閃發光，像一串走了線的珊瑚瑪瑙。門外圍滿了衛隊，衛隊後面伸着腦瓜子張望的是堂官掌櫃和廚師，堂官的抹布還斜披在肩上，廚師帶着油的鍋鏟也還緊握在手中，掌櫃正手擎着算盤，一枝羊毫筆斜掛在耳後，可是誰也不敢進來，誰也不敢出聲。

室中滿地都是鮮血，席布上像誰在上面倒了一大瓶紅墨水，酒盃中分不出那是血那是酒來，菜盆中那尾大魚也染了一些血花——不知道的人也許會怪廚師的手段不高，魚都沒煮熟——連長像發了狂的瘋犬，苦瓜臉上那深陷的眼珠子放出兩道兇光，胸前金練光晃晃地好像與室內的血光在那電燈下爭輝。

連長嘆了口氣，看了看手中的十三太保，中間還留着一顆子彈，慘笑了幾聲，把槍口猛對着胸口，那槍柄纏着的紅綢子在燈前晃了晃，門外有個衛隊想跳進來搶這槍，被屍身絆了一交，耳邊只聽得吧的一聲，爬起來看時，門外圍着的觀衆早已搶着跑進來，亂轟轟地走動，他從衆人腳縫中一眼瞥了那連長的胸口，鮮血正往外直冒，金練已深

清華文藝

浸在血泊裡，十二太保還緊握在手中，那紅綢帶子已被血浸透，但裏面却沒有了子彈。

在這亂嘈嘈的人聲中，那耳邊夾着羊毫筆的德勝館掌櫃正不住地蹬足嗟歎一手中握着的算盤中的珠子。隨着腳聲響動。小鬍子已蘇醒過來，滿臉滿手是血，但仍不失他那安閑的態度，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掌櫃的問。

『誰知道呵！』是小鬍子很安閑的答案。

自然的事

契 不

我的病房，定是立體三角形的。我住在裏面，似一個惡運的野鼠，被獵戶挖出了五臟擗在架上。一直脖子是尖角，一伸腿，一伸手也是尖角。如果人面同獸皮一般有用，我願意讓人們把我這樣乾晾着，因這示還有人注意着我。

鵝的故事，常在我心池裏浮沈。鵝關禁在一個抽身的籠裏，不能轉身，不能移掌，只能伸出牠的長頸，整日吞嚥糠拌白菜。牠肥滿了，體重增高了，於是牠的末運也到了！或被售去，或僱了人們。我驚懼我交的是鵝的命運。但也許不是因我沒充溢的食品。萬一是了，我似乎有種薄弱的希望：把我的最後剩餘部分，送給一個人，那人是誰，我始終猶豫着。

不會，似乎不會。我從三角形的窗看出去，許多病人的臉上，都波動着喜線。他們想到鵝的命運嗎？他們說醫院是最好的地方，醫生是最好的人，但我所感到的，爲什麼與他們正相反？姚醫生禁錮着我網紮着我他們反說醫生待我最周到。我與他們同是病人，何以病人不能懂病人？我始終疑惡着。前天連我的朋友都不準來了。這幾張名牛，是死東西。我雖病，我猶未死。

這種醜地方，我不該去。三角的屋頂，多角的棹椅，觸刺着我的眼臉。我問姚醫生爲何阻擋我的朋友。他說我要靜養。這是多麼動聽的謊！靜養可以療病，我何必進醫院？所以我搬了出來。他放長了臉，一句不語，連藥也不給我。

但我牢記着姚醫生的話。日光太燥烈，我在窗上掛了黑幔，滿壁塗上黑漆，房內，點起細紅臘燭。這樣的我創造靜肅的空氣。

那天突然醒來見微弱的燭光後，搖漾着不定的人影，接着許多槍彈聲。我麻木了，多時才敢叫阿三。阿三進來後我還見窗幔飛舞着，椅棹跳躍着，床舖動搖着，但阿三說不覺什麼。他一揭窗幔我見外面無數穿白衣的人哭泣着，但他說是月光。啊！阿三是沒耳目的。

我的生活經過這樣的擾亂，又在波浪中捲翻了。黑色的嚴酷，總壓不住我的不安。我告訴阿三，決計搬房。阿三說鐵柵寺有空房。鐵柵寺？我記不清在何處，但老友林思徵是住在那地段的。我怕遇見了他；果然的遇見了。他很驚訝我出了病院。我說病院是死人住的，要活的還得自尋房屋。他的臉色，很不自然，眼注視我手中的信。我很恨他管我的事，把信放進袋裏；他更不自然的露出笑容。

他伴我到了鐵柵寺，我把信擲在棹上：『你看罷。』他呆了。

『思徵，你快把信看一遍，我索興告訴你，』我催着。

他看信的時候，我非常不耐煩。他決不需這許久時辰，除非他把每個字四周圍加上團簇的花飾。我恨他是一個笨貨，蠢泉西，不能了解我。我又想把他驅逐出去。

『這是怎麼的？這是怎麼的？…』他驚惶的問，一面仍讀着。

我心裏很喜悅，因為他的驚惶正中我的預料。我說這是很自然的事。

『自然？不…不…許多事我不明白，…終究爲的什麼？……老田，你瘋了！…』

『我不瘋。你看我瘋嗎？我不瘋。這是很自然的事』。我從容笑着。

他突然捏了我的手，對我注視。從他手裏，傳出厭惡，仇恨，到我腦裏。我全身驚攣了。我很命的想把他提起摔在石階上。因我記得一次碰碎一個花瓶，大滅了我的痛苦。但他仍舊端正的立在我眼前，雖然手已鬆了。

阿三來了。阿三是多麼合我意的人！他笑着對思徵啞啞的說了幾句。我聽不懂，我起了疑心。不，不，阿三是我忠實的僕人，我不多

心。連傾刻對思微的恨也散消了。

我心裏又劇變了。手脚柔腴，失去了自立力。忍不住的眼淚，也撲簌的掉下。於是久壓在心底的字，一個個傾瀉了出來：

『春芳是我的愛人，這一些不錯，許多人是那樣斷定。她與我這樣親蜜，你們都羨慕過。這樣的愛人，誰能不羨慕？微風吹蕩的黃昏，在紫金色的頰震中，她與我共醉，共話，共留在草地上兩個細長的影。她約我在碧雲寺裏輝煌的石塔上伴她坐，在蒼鬱的香山裏伴她慢步，在曲屈的八達處伴她登高。夜裏，尤其是月夜，兩人對着細談，直至更深，直至窗外只剩下晰索的樹葉聲，還各無倦意。她給我多少歡愉，多少勉勵，與多少安慰。她助我見了人生。我永遠忘不了多——我怎能忘了？她她是我的，我是她的，這是很明顯的事。如果有人只有半個心靈，她定是我所缺的那半個。我與她間，是透明的，誰能尋出一些隔膜？這樣的…這樣的…誰不說她是懂得我的人？誰不說她是我的愛人？這都是如馬一般真，我怎能否認？但這時我寫封信與她斷絕，仍是很自然的事…是，很自然的事…』

『人生如果是像你們看我們那樣的簡單，做人倒易場容易的事。你們見到我們的笑臉，我們的相愛…呀，我們是無哭臉的，是沒仇視的，你們何嘗錯？她是世上唯一真愛的人，她口裏不絕的流出甜蜜的泉水。但…啊！我不能不說，我似乎覺得，她也使我有恨惡，嫉妬，猜忌，與虛榮。她打動我太深了，她擾亂了我靈魂的安寧！你說她自己不覺得，誰說得她覺得，誰能說她是故意的？莫忘了，千萬莫忘了，她是最愛我的！那是婦女的通性，我怎能責？譬如這次我病了，她早晚來看我，安慰我，與我談她的故事——講過了的故事，但她聲那調的慈惠與愛憐，我永不倦聽。你知道，她怎樣體貼我？她來的時候，先問了阿三我的熱度，昨晚睡得安否，她送的罐頭吃了沒有，現在是否醒着。如果醒的，她慢慢的，幽幽的——如做賊一般，容我說句虧心話，移動了門，笑着進來，撫了一會我的額看一會床；若被薄了她，從架上摘了衣服把我蓋上；又看一會瓷壺，有沒熱鬧開水。就是睡了，她也必偷看一遍，才放心走。這些事阿三與我都想不到的。這樣的…我享受她許多母親的照顧。但這時我寫信與她斷絕，仍是很自

然的事…咳，確是自然的事…

『你以為她的愛可以趕去我的病魔？似乎是事實所不許。什麼病？連我自己也不知道。醫生囑我千萬靜養。她在時，我心裏非常的激動（固然有相當的快感扶助着）但她一去了，我的心，繼續激動出層摺的苦痛。啊，冷刻的震動！她的語聲，她的形動，她的面貌，已深印在我身體的各分。她雖不在，我的形動，言語中，都反照出她的。我為她在熱，為她思想。她對我愈表示戀愛，束縛我愈甚，我的反動，也愈激烈。我完全忘我自己是能單獨生活的人。我的決斷力，自立力，早被搶去了。這樣的在她的統治之下，我疑惑我能靜養。她決不能給我安甯，雖給許多安慰。婦女能壓住噴射的苦泉，但不能使泉水不苦。我不能見她了，見她我的病，要拖延下去。我新近才悟我的安甯，還在我自己的心裏。

『我知道你要怪我不該說她的愛情，對我不忠實。這是我故意誣陷她的。不誣她，她怎能不向我哭泣？婦女是黏性最重的動物。乾時苦什麼？一粘着，便難掉開。我甯願叫你們咒我心毒，若懂得了我的怕裏。

『我致書與家裏說我去投水死了，也因這緣故。我吊殺或服毒了，他們必來尋覓我的屍首。這是多危險！他們被慈愛所驅遣的耳目，我怎能不被他們探悉，即使我自己以為深藏了。乾脆的，屍流入大海，他們哭一頓，便安心了。人們為死者而哭，半是為體面。體面有了，死個人是無關緊要的。（我奇怪人們咬起牙罵猩猩）

『我不知怎的，我現在這樣不安謐。我如一盤清水攪亂了——這個譬喻，也許道學氣太重了，不要緊事實確如此。如果沒外來的侵攻，與自身的動搖，我的水，可常保持清碧。

『你摸，我的額是怎樣湯手！我不能再談了。我悔與你談話。我的思想的路變了。』

『你想什麼？』思微突然說。他已被我的話爛醉了。

『想什麼？除開怎樣可以逐你出去，且再不進來外，還想什麼？』

井底聲

風 漢

我到了K U縣，天也黑了，就找一個客棧住宿。那個客棧，好像是一個富家的住宅，什麼廂房廳堂等等，都和從前一樣。我就在後面一間戶子裏住下。戶子底後面，有一個小小的天井，天井裏有一口井。

那時正是夏天，一路走來真熱極了；我一到客棧，立刻就要洗浴。洗浴用的涼水是從門外一桶一桶地提進來的，却不用我住的戶子後面的井水。我覺得奇怪，洗完了浴以後，就走到天井裏一看，那知井已經填塞起來了。

晚上乘涼，客棧底主人伴着我，告訴我那井底故事：

『十二年前，這兒住了一個姓王的，他是翰林出身，因此大家都叫他王翰林。他的家資足足有幾十萬，有三房太太，但是祇有一個兒子——王徵。因為他是獨子，所以王翰林很愛他，處處袒護他。這個縣裏祇有一個翰林，誰見他都比什麼可怕，還有誰敢欺侮他的孩兒！

『他們歷代做官，又是當代的翰林，所以家裏用的僕人很多，婢女也有七八個。有了這許多婢女，長得很大了，還不嫁了她們，怎樣會沒有壞事發生呢？況且他那位少爺，雖然天天在家裏讀四書五經，但是也長得風流才子一般。他那位父親祇說那家少爺不大好，那家門第又太低了；因此延遲下去，到十八歲還沒有定親。

『在這七八個丫頭裏，有一個叫春香，長得却十分美麗，皮氣却強硬得很。她是服侍大太太的，很小心做事，又很穩重，所以大太太很喜歡她。那位少爺雖是二太太生的，大太太却很愛他，所以他常到大太太房裏來談天說笑。有時大太太不在房裏，他就和春香談起話來了。春香却很守本分，他說什麼，她回答什麼，從來不顯出輕浮和蕩媚的樣子。』

說到這兒，老頭兒深深地嘆口氣，吸了幾口烟，繼續說道：

『這却怪了！別的丫頭都很好；只有這個春香，她算她們裏最好的，反而懷孕了。王翰林知道了這樁事情，氣得發抖，說什麼家門不幸，買進了這種妖精，敗壞家聲！

「其實這樁事情，非不是丫頭的錯；實在是王翰林的糊塗，送了他的命！」

說得嚇我一跳；但是我看見他說得正有味，也不願意問他如何送命了。

「當王翰林知道了以後，他立刻坐在大廳上，——就是那面的廳。叫僕人拿春香捆來，跪坐天井裏。可憐她從小隨着大太太，比小人家底小姐還嬌弱，那裏受得起這種痛苦。這種驚嚇！大太太雖然很愛她，但是因為她做出這種賤事，不願代伊說情。

「王翰林搥一下桌子，用盡了氣力說道：

「你這賤貨！和誰幹出這種好事？膽真不小！」

「春香哭得話都說不出，伏在地下；很久纔嗚咽地說道：

「老爺！這實在不能怪我，你要問你的少爺呢。……」

「什麼？還要糊說！」

「老爺！實在不敢瞎說。……」

「好！說下去！說得不對抽你的筋！」

「唉！可憐的春香，受了這種苦，只好吐實了。

「我在大太太房裏做事，少爺常來請太太的安，因此他就常和我說笑。有時太太不在房裏，他就問長問短，固意和我吵鬧。我見他這樣輕狂，常常避了他，隨着大太太出去。

「那知一天不像一天，有時都說不好聽的話了。我因為他是少爺，怎樣敢得罪他？倘若得罪了他，我的命不是完了麼！我受了這種氣，只好暗裏下淚，真是誰也不能告訴；那比得有爺娘的人！……」

「說到這兒，王翰林冷笑幾聲；說道：

「你好！你這樣知廉恥，不知你的肚子從那裏來的？不准糊說！」

「老爺！現在我這樣，我知你是不信！但是我說了出來，我的心却覺得舒服些。我總是不會……活的！」

「有一天，大太太到張家去了；驟然少爺跑了進來，向我說道：「春香！大太太已經准我娶你做小了。……」我那時氣得話也不能說，就跑到我自己的房裏去。

清華文藝

「我只是想避了他，却不想到他會跟了我進來，向我跪着，說了許多哀求的話。最末說道：「倘若你今天不答應，我就死在這兒！……」

他說到這兒就跳起來抱着我，急得沒法，心裏又怕他真的要死；我因此就……」

「春香說到這兒，可憐得昏在地下！

「王翰林聽了，氣得臉變白，立刻叫人將少爺請來。

「那位少爺却是有些功夫！來了之後，一看這種情形，却絲毫聲色不變。聽了他這父親的話，他却慢慢地答道：

「父親，你的心也太軟了，會聽這種賤貨的話。你的兒子雖然還不很大，但是也讀過孔氏之書，知道些禮義廉恥，那會幹這些事情！恐怕伊實在想不到救命的方法，只好說我了。……」

「王翰林聽得有些道理，更加氣了。

「驟然春香醒了，眼睛裏充滿了怒氣，指着王徵罵道：

「你讀過孔氏之書？你知道禮義廉恥？不要臉的東西，自己害了人，還要這樣說話！沒良心的東西！……」

「那時我看你可憐，——狗一樣地哀求！——現在却說起大話來了！你知廉恥！唉！我死了有什麼關係；但是……」

「王翰林又怒又氣，急得跳起來，叫拿她關在草房裏，明天趕了她。

「到了明天早晨，四處也找不到她。後來有人去吊水，看見伊的屍首在井裏。可憐，春香投井死了！」

那時他說得淚下，聽的人也不知不覺地隨着他擦眼睛。

「到了後來，這戶子裏常常鬧鬼，鬧得不清。旁晚的時刻，就聽得那井底裏有哭聲！……」

我却嚇得一跳，再也不敢睡在那兒了；店主人安慰道我：

「不要怕。從這個客棧開了以後，做了三日三夜的佛事，將那口井用泥土塞住；從此以後沒有聽見過那井底的哭聲。……」

(完)

桃花夢

欣欣

春風真不老實！不但無知覺的草木從枯萎凋殘中被牠吹得忽然變成紅紅綠綠；也不但無知識的虫鳥從深居潛藏中被牠吹得亂叫亂跳；就是這些有知識的兩手動物也被牠吹得五體麻醉，按捺不禁哪！少不經事的小孩子們以為牠外表來得溫溫和和，不惜以滿腹的熱情歡迎牠，親近牠惟恐不及。那兒知道牠脇縫裏帶着無數小小的暗箭，逢着人便亂射亂刺。任憑你有多大的法寶，也敵不過牠的暗箭射得厲害。大家不小心，所以被牠暗算了去，被牠捉弄得五分體酥醉，顛顛倒倒，自己何嘗知道？

青年學者雪君素常以理智戰勝情感的特殊人物自期，可是春風何曾許他？實在的在春風的盪漾中，他有如含苞欲放的花兒，懷抱着無限的希望與愉快而笑着跳着。這樣地跳着笑着也經過了不少的時候沒有發現什麼不滿足，現在呢？現在到底是現在，他在跳着笑着的當中已經漸漸感到一種微微的單調的寂寞，春風吹得愈起動時，他便愈感覺有一點悶悶兒。向來嗜讀書如命的，現在拿着書籍已經有點不大相入了；向來好高談闊論的，現在已經不大好和人往來了；向來喜寫文章的現在執着筆便厭倦了；實在的近來的雪君無論就他的言語，他的容色，他的動作，他的其他的一切，一切的一切，似乎與以前都有點兩樣了。

在充滿着五六十男女同學的課堂中也有他的一個小小個座位，無論聲如洪鐘的胖子教授上堂也罷，優柔溫文的瘦子教授也罷，在他却一視同仁地在無聞無問中過去。任憑你提出天大的問題「混沌鴻濛，宇宙從何起原？人類從何處來？縹渺冥茫，宇宙如何如何終了？人生何所皈依？宇宙萬彙是實有抑是空虛？人生究竟是痛苦抑是快樂？人類全體有何方法可以互相調協不相殘殺？……」他設盡方法提出種種大的問題來佔據他被攪擾的腦海，可是春風吹得愈起動，而別有一種其勢洶湧無法抵抗的潛勢力在他有限的腦海中宣戰，劈斃一個國家一個社會中的各黨各派，爭雄競勝，各恃着兇烈的武器，勇悍的頭顱，流着血在混戰不休。

清華文藝

春風終是一切的勝利者。以理智戰勝情感自命的雪君，終不免眼簾裏常常映出一幅朦朧的圖畫：

一幅亭亭玉立的身材，偉大而豐腴的體態，却倩着活潑而窈窕的精神；豐白而橢圓的雙頰上，常現着兩朵桃色的紅雲。黑浸浸光映映的兩珠眼睛，時含着兩朵愉快而迷魂的笑意；光潑潑有水波盪漾般的髮兒，黑漆漆有如新月橫陳般的眉兒，半啓半闔有如玫瑰般的肩兒，……真是一幅理想中的天使圖哪！

他立刻想到意大利詩 Dante 初次遇見他理想中的天使 Beatrice 的情形了。當 Dante 一見 Beatrice 時，他以爲 Beatrice 決不是一位普通的人，她實在是超於常人的一位神聖。他想「我理想中的這位天使與但丁的那位天使究竟有上下的可分嗎？」於是他竟不知不覺地自己好笑起來。

這時候的雪君覺得宇宙的偉大，黃金的世界就在他的眼前。這時候的他覺得生命之美麗與高貴。這時候的他覺得宇宙人間無限偉大事業他都有實現完成的可能。他的豐白的雙頰已經泛出兩朵桃色紅雲了，他的滿身都是充滿着快樂的情感的表現。他想到當旭日東昇，佳人睡醉起床的時候，他便兩手握着香水瓶，替她滿身灑酒，當她對鏡裏裝時，他便握着梳兒把她一束黑漆漆光潑潑有如水波盪漾般的髮兒，勻勻的分披在兩肩，胸前有兩隻突起如峯的乳房正是兩束髮兒的分界地，或梳或洗，或刷或結，興致濃時便互相擁抱，彼此繞頭，他覺得人生的意義與代價就在此時發現了。實在的，人生如此，真不算得辜負了哪！

他又想到春日載陽，鳥鳴嚶嚶的時候，他和她手相攜，肩相倚，遊遊於公園之內，那兒有山青水秀的美景，那兒有鶯噪鶯啼的樂趣，他和她或和黃鶯而高歌，或對流水而鼓琴。當夏炎炎，荷花開得豔麗，蟬聲唱得動人的時候，他和她趁明月當空，清風徐來的初夜，或攜手遊園，或垂竿競釣。餘興未已，攜手而歸，他和她一壺美酒，兩聲清歌，笑語融融同入黑甜之鄉。……

實在的，此刻的雪君，什麼也不能自主了，於是顛顛倒倒地出了學校門向北走，轉向西，再向北，再轉向西，十分鐘內到了牠的門前

，遞進一張名片，遠遠地望見一位活潑美麗的她，興高采烈，跳着笑着她來到了會客室，伸着她豐白而嫩膩的手臂，給他緊緊的握住，他的雙唇已不知不覺地吻到她桃色的頰上。他們連着吻了兩次，忽然停止在相對微笑着，似乎在細想還需要不需要，一忽兒似乎是決定還需要的，於是又用力地再吻一回。此刻四隻手臂已不知不覺地互相繞着，兩個心兒似乎已融成一個了。

「我的人呵，我已不是我自己的了，我把我整個的心兒和盤交給你罷。從今以後，我也沒有心了，除非你的心就是我的心罷。從今後我也沒有生命了，除非你的生命就是我的生命。爲你的幸福我可以赴湯蹈火，冒刃當鋒，絲毫沒有畏縮。爲你的使命，我可以粉身碎骨，絲毫沒有躊躇。我的心肝，你相信嗎？」

「你爲什麼這般愛我？」

「我只知道愛你就愛你，要問我爲什麼，我自己也不知道。你問上帝去罷，也許牠是知道的」。

(完)

清 心 寡 慾

倩 誰

這一次他可真下了決心了，他咬牙切齒地說：『我非戰勝那惡魔不可！』

近來他漸漸地覺得自己的身體大不如前，稍微用一下腦力或者運動一下，馬上就覺得頭昏，他知道這是他不自愛的結果，違背了生理的原則，所以他常對自己說：『我非戰勝那惡魔不可！』

他自十一歲上就染了這青年易犯的毛病，他還記得那是他家裏工人小劉教給他的，他常時得到一種說不出的快感，心中非常高興。惡魔也就因此闖進了他的小小心靈裏，好似夏天的白雲叢中的一點烏雲，以後蓋天的烏雲和磅礴的大雨以及破壞了舒徐平靜的太空的急雷驟電，都是基始於這一點。

惡魔進了他的心靈，他再也擺脫不掉，那時他只覺得有快感，決沒有像現在一樣，事後只覺得頭痛眼花腿軟及良心上追悔得難過。假

清華文藝

使他當日也如現在一樣地感覺得難受，也許會知難而退了，然而，造物却只知本着自然的法則去造人，並沒想到天真的孩子的心靈會這樣地容易被惡魔闖進，上帝當日若能知道亞當夏娃會要聽蛇的話去吃那惡樹的種子，他也許竟不多事來造人類了。

他由高等小學而中學，一路上更從同學間得了不少關於那事的經驗和方法，甚麼「站得要穩，抓得要緊，想得要穩，身子要聳……」的口訣，甚麼「跑跳遠」「高射砲」的怪法子，無奇不有，而且還有比這事更巧妙更不可告人的勾當。在這種環境裏，多謝他的實地教練的同學，多謝那放任不管的老師們，更多謝那些只知道討論道爾頓制却從沒注意過青年性教育的當代教育家，他那不可多得的青春，便讓他如此這般地葬送了。

他的腦力，他的自信力，他的意志力，他的身體，一天比一天壞，剛好和他的年齡學級成了反比例，然而，有誰去喚醒他？

這時他已進了大學預科了，這惡魔還緊緊地跟住他。

從前他的記憶力最好，在小學和中學自己簡直沒自習過功課，考起來一字都答得不錯，現在却真不行，讀書讀了一二十頁，還不知書中講的是些甚麼，回頭再看三四遍，還是記不住，考起來當然不如人。晚上半天睡不着，心口亂沖，好像誰在心口裏一下下地往裏扯，耳朵裏烏烏亂鳴，室中有一點聲音便睡不着，呼吸異常短促，跑不上十步，便喘不過氣來，眼睛常是發花，這種種現象，那裏是以前的他呢？

這樣地墮落下去，他身體只有壞，精神只有痛苦，然而他竟脫離不了那惡魔。他明明知道這是能死人的鴆酒，但是渴的時候，不能不拿來止渴。他臉上尋不出一點血色，全身找不出一塊結實的肌肉來，看着人家雄壯英武的身體，心中滿充着說不出的慚愧。功課一天不如一天，教師同學都漸漸地看不起他，他格外覺得難受。他何嘗不知道自己已經被毒蛇纏着，但無勇氣拿去刀斬這毒蛇，那又有甚麼辦法呢？

他性子變得異常暴躁，動不動就和人家翻臉，說人家做假，天天對人說這世界沒有人是可靠的，人人都不懷好意。他把宇宙一切都看成是假，根本懷疑人生起來，對於一切都抱悲觀。他想自殺，以為這

世界都是他一個人幻想成的，甚麼都是因為要騙他才有的，若是自殺，這虛偽騙人的宇宙便再也沒有了，他便會永遠地安靜下去，再沒有甚麼東西煩擾他，但是到了實行自殺的時候，他又沒有拿刀拿繩的勇氣，於是只好在這虛幻的宇宙中一直沉淪下去。

有一次正是春天，大地上綴滿了綠草紅花，天上水邊都憑添無限春意，他心中如有所觸，提起筆來想寫點東西，寫了半天，不是字錯了，就是意思顛倒，紙撕了再寫，下死力收攏了心，執着筆大半天，還只寫滿半頁，回頭看錶，已經去了半點多鐘，他不知自己近來的文思怎會變成這樣的乾枯，提起筆來簡直沒東西寫？以前又是何等的流麗，坐下時腦中的思想如山澗中的驟瀑一樣，一齊狂奔到筆下來，而今這枝筆竟像冬天乾了的河流，不但擠不出滴水來，而且還笨得利害，腦子裏有時忽然來了一點興感，筆下竟不能正確地流麗地寫出，他長嘆了一聲，放下了筆，看這半頁草稿，簡直不相信這是他自己剛才的親筆，撕成碎紙丟在字簍內，抬頭望着天呆想。

過了一會，他忽然站起身來，咬牙切齒地說了一句：『我非戰勝那惡魔不可！』

這樣地決定了以後，他心中似乎覺得有一線光明，如是奮勇地去佈置防備惡魔的一切陣線，

他的第一道防線是注重在書，買來或者從朋友處借來很多關於立身敦品修德勵業的書籍，甚麼立德要言，聽齋訓語，格言類抄，破迷鏡，保身要訣，無慾齋談道等書，都堆滿了他的書架——他決定每晚臨睡前看這樣的書一點鐘。又在桌子裏，箱子裏，及被褥底下，找出許多甚麼繡榻野史，同枕眠，癩婆子，鬧花叢等類的淫書，一齊下決心燒掉，因為他有多少次的失敗是受這些書的引誘的。

他的第二道防線便從飲食起居上着手，他自己定了一定的時候起居安息，又定了許多每天要作的勞苦工作，務使沒閑心想別的事。被褥也不敢過暖，底下是硬幫幫的木板，再也不鋪一點軟東西。臨睡前並操鐵啞鈴十分鐘。吃不敢過飽，有刺激性的東西更不沾唇。運動和冷水浴當然是每天不可缺的功課。

佈下了這樣的兩道大規模的防綫，他還恐怕有閃失，又編一隊臨

清華文藝

時遊擊隊。他特地定做了一個小金戒指，上面鐫着「自新」二字，戴在右手上，以便萬一惡魔沖破了那兩道防線來侵犯自己時，他能因看見這戒指而力自猛省。他又寫了一篇很長很痛切的對自己警告的戒文，上面痛陳自己的追悔和決心。遊擊隊裏除了這兩樣法寶外，還有一本袖珍本抄的格言。

桌上壁上更佈滿了格言，那可比模範省裏電桿上的格言還要嚴重，還要深切。尤其能使他觸目驚心的，是貼在他床對面那張有四個大字「清心寡慾」的格言。

這樣思週慮密地佈好了陣線，編好了遊擊隊，掘好了戰壕，使正式和惡魔宣戰。

一天，兩天，三天過去了，他居然沒受惡魔的引誘，他因此更加兢兢業業地謹守着防線，防備惡魔的侵入，

這是第四天的早上了，天還沒亮，他正睡在被裏，忽然屋上『迷！迷！』的幾聲，又是一陣瓦響，把他從夢中驚醒，他仔細一聽，是兩隻貓在屋上叫，他起初以為是貓打架，後來覺着不像打架的聲音，聽了半天，才聽出是一隻雄貓和一隻雌貓一聲聲的嘶叫，他心中也就恍然知道是怎麼回事了。他這時好像親眼看見那隻一身如火熱的雄貓追逐那雌貓，雌貓却故意躲開，惹得雄貓瓜張尾直地追撲，他看見那兩隻貓如走馬燈似地來回奔走，他身上好像有一股熱氣佈滿了全身，心中有點煩燥。

『迷！迷——迷——迷！迷！迷！迷！——』

叫聲突然大了，接着便很急促，他想這時雄貓大概趕上了雌貓，而且已經伏在她的背上了，他好像看見那雄貓的往上聳豎的尾把不住地上下聳動，雌貓已經不大亂動，伏伏貼貼地駝着雄貓，任雄貓的擺佈。他本來是蜷着身子向裏睡的，這時忽然轉過身來，用力把那壓在底下的被窩死死抱住，身子挺得筆直，下巴擱在枕頭上。

『迷——迷——迷——咬唔——迷——唔——』

叫聲漸漸地拖長而且變得細微，却格外清楚，有時夾着啾啾唧唧的聲音，好像含着甚麼東西捨不得放似的，那叫聲中包含着快樂滿足高傲得意的成分，一陣陣傳到他的耳鼓來，使他的腦中格外不得安甯

，思潮隨着浪聲起伏，心靈飄蕩，身不自主地抱着被窩顫動，窗外的春風送來一種晨曦微露時特有的野花香氣，更使他感覺得刺激，他把那白綾子被當作赤裸的美人，抱住如狂地親嘴，一身就似一個熱湯裏滾出來的獅子，遍體火樣發燒，那背部顫動的曲線如狂洋中的一隻小舟，起伏得說不出的驚人的急驟。他把個臉深埋在被中，但是從那紅紅的耳根上可知道他臉赤到甚麼程度。他這時已聽不見貓聲，聞不到花味，只知道自己是伏在一個柔軟而赤裸的少女身上，正抱住她施泄獸慾。

這樣過了五分鐘，他覺得經過了幾秒鐘說不出的快感，好像有甚麼東西從自己的體內抽了出去，胯間有一種滑滑的粘液使他覺得冷，兩腿像抽了筋似的動彈不得，腦中像擂鼓似的一下下在敲，敲得腦袋有點發昏而且發痛。

等到他氣息略微調勻，懶洋洋地把臉從被窩中抬起，才曉得天已大明，屋上早已沒貓兒的聲響，春風從窗外吹來，輕輕地拂拭他的面龐，帶來野花的香味格外濃厚，他一眼看見壁上許多格言中最大的四個字「清心寡慾」——那四個字好像在那裏對他發笑，他知道惡魔剛才已沖過了他那佈置週密的兩道防線，又戰勝了他一次。

巧兒傳記

鏘 鏘

巧兒之生

茅鎮是濱海的地方，居民除種植外，捕魚可算附帶的出息。大多數的人都有正當的職業。農漁也許就是他們自認為不高尚的事。而最下等的還算那些以紳士為職業的「鄉下老」，他們所持的不過是祖宗遺傳下來的家風或財產，因之有「山頭皇帝」的威嚴，竟可橫行茅鎮的天下了。這是說一般的紳士是如此的，但也有例外。那些新起家的富翁，確比世家出的無賴子弟規矩點。

三相就是茅鎮富翁之一，不像闊少爺搗亂得厲害，真可算個忠厚的紳士。他只因被恩愛牽纏住，不得不把功名一筆勾銷了。然而他是自知很明的人，恐怕家舍田園將有傾覆的日子，於是深為兒孫作遠遠

清華文藝

的憂慮。但他的書友以爲他用不着如此多愁。原來他自己爲的也不過活鬼相守着總難相救，却是此時鳳侶鸞儷緣尚未盡，自然不能看破凡情遠離塵垢，分了手兒獨自尋空門走罷！所謂煙雨迷花柳，正是人間風流樂事稠哩！

不幸天公不來保佑，接連拿警告他的事物，攪擾春夢場中的嬉遊。每逢人家頌揚他說：『桂子蘭孫，福氣真厚』；他自己却倒靨似的暗地笑道：『色翁之意不在「後」，在乎「魚水」之間。』這樣的牽纏下去，竟至沒有罷休的期望，結果只製造了成羣的動物而怨恨。

三相那時除忙着應付五千金和三寶寶以外，再沒有小姐或少爺搗起麻煩來，所以他正好不要自討沒趣，減却夫婦的感情和家庭的和樂。然而因爲他有一藝之長，那唯一的煩惱也就跟住他了。着實不爲別的事而煩惱，原來只是第九次的佳音，他却從娛樂場中得到的。雖然不願再有這種的消息來打動他的心，但是也沒法挽回過去作的惡因，只得聽之自然生滅好罷——這是三相前後一致的態度。

等到月日快要足夠的時候，他却又怨恨天公不諒人，說不應該給與這過重的負擔；但總不肯自己打量一下，這到底是誰開的花，就得要結誰的果。從他那豐富的經驗上，這本是很容易證明的道理，但他明知故犯而無可奈何啊！事實上他既不顧慮到這層，感情上也不好厭惡這喜信罷！

因此，毫無意外的變動，安穩的落花結實。一個蟲成的動物於七月七日脫了母胎，作他爸媽的小……了。不由自主的嬰兒，當他吐出不願出世的哀啼時，自然的聲調，却被天籟似的兒歌遮住了。原來只是戶外爛熳的童和女，唱得未免過於忘形了，所以竟連新伴侶微弱的音也聽不見。然而不是沒有同情才蔑視小者，其實是因爲那天人間家家吃巧，所以想起了織女，出來看她渡河啦！織女騎着烏黑的雲朵，飛也似的過去了。他們只看見剩餘下來的雲跡，而辨不出織女暗淡的姿態。所以只得歌唱送她到目的地而狂喜，更不料織女帶了個牧童落在人間作他們的弟弟啊！

天上的小雀兒降至地面飛舞，雀躍的童和女伴着不分彼我。理會着小雀兒的饑餓，他們都大量的餵飼以巧果。巧果餵飼完了，小雀

兒高飛去了；舞的也疲倦了，於是瓜子臉的他們想回到屋裏歇歇去了。

暴徒似的剛躋進門，就碰到他們的爸爸，笑嬉嬉的相向而立，表現出異常的親熱。狐疑似的他們，很驚奇威嚴莊重的爸爸，今天却爲什麼眉飛目舞呢？無意的聽到產娘的陣痛已經止了，他們才聯想到新伴侶而向爸爸喊着：

『爸爸，您不告訴我們，您就以爲我們真的不知道嗎？……您不說，我們也知道了……媽媽生的是弟弟呢，還是妹妹呢？』

三相微微的笑，慢步走過來，快接上亂嚷道：

『不用多話了罷！是你們的小弟弟……都去喫喜麵去好罷！』

他們聽了這話，已經十分的明白了；到底只是他們的小弟弟出世了。但他們的一刻也不安靜的小腦袋，立刻又轉向人名的定取上思索。所以大家一齊往三相那裏跑去，張開那求食時的小鳥的口問道：

『爸爸，小弟弟打算取什麼名字呢？』

一個較大的孩子急忙替他爸爸答應：

『現在還早哩！現在別問罷。……我去……你們去喫麵去罷！』

『土話有說：「七月七，生阿巧；」……我就替他起個名字叫巧兒罷！』三相這樣的說！另一活潑的孩子接着說：

『爸爸，「巧兒？」很好聽，很好聽。』小孩子們再沒有話好說，只得各自散去。

☆ ☆ ☆ ☆ ☆

其實呢，巧兒的降生，也不過是自然的結果；但他的爸媽，却始終說是命運使然。所以照人家看起來，他是個求不到的小寶貝；但在他的爸媽，確是因爲去不了，才得到的怪物罷了。

三相死了

三相既不是無情的男子，對巧兒也一樣很愛惜的。他夫人愛子的真情，再沒有那樣的真心。自然他們生出來的孩子，都有天真爛漫的稚氣。惟有的女兒倔強皮賴，容易動氣，又好鬧事，教他們倆覺得有些不安。先前和平安靜的小家庭，變成了喧譁戲逐的動物園。正因爲黃口孺子不易馴服。上午強項的女兒們口角，下午頑皮的孩童們偷學，弄得西軒神座裏的「木主」都爭奪長短起來，書院長桌上站着的

清華文藝

「魁星」放下右手想逃避。結果非大的女兒獵功報捷，就是巧兒呈明老師從嚴懲罰。三相雖知她心存煽惑，但願巧兒觀納不被淆亂；所以祇責大的女兒棄暗投明了事。

至於最小的女兒，本活潑綽約多姿，夙爲市少年所涎。三相管教頗嚴，自無臥榻之旁，容受他人鼾睡之理。惟街頭巷尾稍有閒言，不免要被親家聞知難言。三相於是氣急萬分，竟無法使謠傳止息。原來市少年因閒散着無事，又深恨三相家規太嚴，沒法親近他的小女，祇得造謠聊博一噱而已。誰知事關人家名譽，非同小可，三相性命將因此短促。他的身子本很肥胖，然而受了刺激過多，精神也許要創傷哩！這也是意中的事，他此後被煩惱縛住，性情更加暴躁忿怒。如焚的心腸，致他無病的身生起病來；憂思顧慮日甚一日，肥胖的臉孔變成了黃瘦寬皮。

三相這樣的想：『我祖和父苦心經營商業，獲利置產造屋，望我成名好光大門戶。我既幼不苦讀，又長老尚無功名，不肖的我後悔已不及矣。幸我的長子知理，縣考竟早獲選第一，留學外國歷年居前茅。雖費用浩大，我亦不在乎此，他如能爲我爭口氣，即破家蕩產亦願出力培植。呵呀！他現在已經死了，我的半生心血都白費了！他如不死，明年將畢業大學，何奈功只虧一篑，而致家人失望！天不我佑，謂之何哉？我已焉哉！……』

『現在家產既不及前此興盛，然而小女待嫁在在需款，成羣的孩子又要學費，將來的日子真難過！可恨我的姪兒無學，日惟戲遊花錢是務，我的先兄神靈有知，不知將如何是好。我花錢送子弟讀書，雖結果他死了落空，我也心安意足無怨。就說我女兒們的婚嫁罷，自然是我家衰產敗的大原因。但婚嫁的事，是爲父母盡職猶可說。最可恨的是：我的姪兒不肖，竟連累及我。南貨號的積賬和蝦尼家的新債都要還，我現在將拿什麼理清這一篇糊塗賬呢？我自己未曾亂花過錢，我的兒女們也還知儉樸，興旺的室家竟被這不肖的姪兒破壞了，即我的先兄在黃泉之下，也要起來替我抱不平哩！』

三相越想越氣，氣得悶不過。於是想起解悶的法子來，遂命妻子烹魚溫酒同食，聊以自遣好忘却一切事。涼血的甲魚，本是他的嗜食

物，熱騰騰的老酒，却不慣多量飲喝。今天他可不管三七二十一，一片一片的連骨帶肉的甲魚送進口裏去，一杯一杯的火氣未滅的老酒倒進腸裏去。圓圓的口，長長的腸；酒香魚味，真也不能再食一片多飲一杯，他才起立退席。煩悶鬼總算被他征服了，可是病魔已緊跟隨着不離。誰料涼血的甲魚會食人的肉，熱騰騰的老酒也好殺人的氣血，好可惡的魚妖酒精將他弄死了！

三相得病之初，家人都不以為意。小小的一顆豆瘡，在暑天本算不了什麼，然而即此小瘡可致人死命！醫者都說是背癰，三相於是心慌意亂，親友亦為他擔憂。草藥無效，換以膏藥。闊大的背上，野氣油色日有增加，光滑血紅的皮肉裏外，微現綠葉枯根的蒸發現象。一月之久，尚未見好，求神亦不見效，庸醫更不足信賴，於是家人相議進城辦法。時值大旱，行旅頗不便，然無可奈何，祇得動身。三相乘輿，越嶺過山下，驚起鄉農疑竇來相問；咸祝此去順利，得復身健神全歸返。

不料進了醫院不多天，在晃晃的針刀之下謀生活，早晨一滴血水，夜晚一塊腐肉，肥胖紅潤的三相，變成了紙白骸骨的鬼樣。巧兒聽說父親也在城裏，立刻跳出校門馳往看護。走近病床張望，只看見盤大的背癰，再認不出俯臥的病人是誰。三相聞聲響知覺，轉過頭來呆釘着他看，眼淚汪汪的往外流而不發一言，巧兒觀此驚嚇，情急萬分，身不由自主的狂倒喊叫。這更使他的父親傷心；悲身後之悽慘蕭條，痛此生罹此惡病之苦楚！

西醫既無進益，改延中醫補救。出院不到幾日，精神不復全活如前，飲食起居都非常態。親友乃商歸計，即夜冒風淋雨返里。久旱初雨，勢如傾盆，加之雷電風雲，烏夜江邊潮汐，草木皆鬼，毛髮直豎。三相時已不知覺，巧兒猶望其安然到家，天亮好親侍奉藥，誰知毒入骨髓沒藥治呢！巧兒在路旁察視，見狀異常得很，他真失望了！於是仰天大哭！

三相遂於七月十三日去世。巧兒那時覺得非常胆怯，簡直不敢到屍前去張望。他媽抱着死人的臉，聲音叫啞了荷荷的大哭。他這時已經有十五六歲，雖然明知逝水不歸，落花再也不返枝，但無論怎樣達

清華文藝

觀，終於難以斷念的一正爲着父子恩愛的牽纏。現在三相已經死了，他有什麼法想？

愛的教訓

巧兒的個性非常強烈，雖壓碎他的全身，仍不能擠出他偉大的心。他的身子雖是藐小，却能包藏着過重量的心。現在他年紀大了，覺得所有的事都不願意做，整日懶洋洋的祇在玄思冥想。今天讀了報章上『愛情定則』的文章，夜晚總在左思右想超越『愛情定則』的理論。但他所謂超越『愛情定則』，並不是拋棄『愛情定則』。他以爲『愛情定則』固然應當承受，但承受之後，却應自脫於『愛情定則』之外才是。所以他於『愛情定則』之外，還研究過『愛的認識論』；分三時期解釋他的意旨：

『我們與愛第一次認識的時候，只覺光怪陸離，看不出愛的本來面目；接着還僅僅得到愛的全部裏的一部分，最後彼此的衝突和種種矛盾，便都可以在愛裏消滅淨盡；因爲愛的成熟，才是受與與之間，也可以得到平衡。可知愛的一與一受，都含有愛的全體的活氣。』

他自己就因愛之量已到了洋溢的時期，要得自己於愛之中，求有他的完全活動，像他的歡樂在詩和藝術裏一樣永久地發展。同時又因他在靈魂裏有了性的覺悟，愛的普遍性的了解；所以他生活中的愛的原子，也要和女神直向無限而趨。他成了個「無所不在」的愛觀論者，乃不能自制地投身於愛，而對於受者不取『愛情定則』所有的條件的支配，產生他的別一個自我的表現。這是巧兒從學校裏出來做人的一天，在暑假期內對異性的朋友的一番經歷。也可說是他施愛的試驗，但實際上却是他人格的表示。

到了此時爲止，從中學考進大學，小孩的不關心變了青春的戀慕，巧兒的愛識已經跟着年齡擴充到無限了，並且他的內心也有力量解脫自樂和慾念的要求。故他打破那嚴閉着窒息將死的心靈的範圍，從有限中實現無限，發展他真的自我。他以爲心靈若被私慾蒙蔽着，就很難看到真的自我，也就不足以言愛識第三時期，因爲女神早已遠離開了那滿裝着私慾的心靈。所以他認愛爲自己的，也可說非爲自己的；他的理由是：

『無自我固無所謂愛，然僅僅有自我，也不足以行愛。』

然巧兒自己的身分，確具有行愛的資格。他且以為在他的「所有」裏，雖是微小的，但在「將有」裏，却是無限的。這是他從學識經驗裏，演繹出來的哲學思想，待他應用到自身以後，覺悟先前嚴閉於中的心靈，而得到將要死去的消息，所以有立刻求解放的表示。碰巧他無意的和他的情人相遇，他真不知道怎樣把他所有的理論施諸實行才好。

落梅是他幼時的愛侶，她的姿態雖不很生動，但她的多情誰也可以看得出來，特別是巧兒因多年伴讀所起的戀慕，更不用說都知道他的心上時被落梅的踐踏。這會他們久別後第一次見面，自然要說的話像流水似的暢快。何況他們都作客他鄉，旅館裏社交的自由正是時節。巧兒連日為愛而做的事，着實不止一起，雖也引起過許多許多的痛苦，却仍祇有願意很自由地去做，真也不以為意。待到每夜他回去睡覺，閉上眼睛的時候，那一天裏所做的事雖尚留在心裏，却又在調排明天為她要做的事。就是當他酣睡的時候，也像有女神仍在他偃臥的身上跳舞着，和他心的怔忡，血的微顫合着節拍跳動飛舞咧！

他們萍水相逢，不久各自首途歸去，而魚雁幸得時日相互通。

『落梅：

從振華一零六號兩次正式談話中，知道你數年來因沒勇氣自由發表意見，結果落得自尋沒趣，只有無聊的憂抑；我十分為你惋惜。關於這信的內容，我要預先聲明的：

- 一，專是公開的表示態度，毫無別種用意；
- 二，除為「自我表現」的目的外，不認含有求事的性質；
- 三，對於無論何人（W君也好），仍祇有相當的敬意。

我認為結婚的樂趣（物質上）畢竟有限，而互助的事業（精神上）着實無窮；因此，我不敢為有機會留美，而生自大自榮的心思，竟蔑視我們逐漸成功的愛情。

我主張晚婚僅是相對的理論，然而絕對的贊成早訂（男女年齡如已到一定限度），我主觀的理由：

- 一，增進學生生活的興味和人格的向上；
- 二，解除因婚姻問題而生的分心和勞神的苦惱；

三，決定前途應努力的「藝術生活」的途徑；

四，保持未來所欲報於社會的願望。

我願意愛護你，非同兒童愛護玩物一般，爲的我相信你將來會愛護我親近的人。事實上你的知識程度較低，我希望能夠助你提高一些，這是我所要愛護你的初衷。環境上我的人格難永保高尚，你也許能夠助我維持常態，這就是我應受你愛護的地方。

沒有系統的話快要完了，拉雜說出個不能自全的道理來，心裏實在覺得抱歉得很。

末尾一句話：「專誠覆示，或退回原信，請擇一行之。」

巧兒。七，二一。』

巧兒在寫這信以前，再三的思索過一番。覺得自己的生命好可憐！爲的是心靈的糧食缺乏，不能向藝術生活方面發展。現在既有了機緣，可以得到與落梅相約，豈不是很好的事嗎？但在『愛情定則』，確有些不合。因爲她比他年紀大，別的可不必說起。然而他想應心靈的要求，不能不寫幾行給她，以做他全人格的表現。他自認這種舉動，並沒有妨害她的愛，況又不是取巧的手段。所以他始終很驕矜地說那回事，不過是爲愛情而求愛情罷了。即使她不專誠覆示，也無傷於他自我的表現。

不料去信之後，毫無一點消息，他心於是不安，懷疑起程欣來。

『巧兒吾弟：

書悉。致舍妹書，已交去。窺其態度，似頗躊躇，因W君亦有信來，閱之知彼此似已有表示。兄意，此問題當分三層考慮：

一，精神上彼此固宜徹底了解，徹底一致；

二，事實上女齒長於男，而女又在待嫁之時，弟將如何以解決此事實上之問題；

三，環境上亦不可不顧慮，即府上大家之公意如何，一也；兄以負擔太重，能減輕，愈早愈妙，二也；貴校在學之中，不便結婚，而弟又無能力可以維持之，且府上亦不能多一批負擔，三也。

關於以上三問題，如有解決方法，請便示我，以利進止。

此復，順詢

暑祺！

兄程欣謹啓。八月五日。」

他真失望了。然而事實上和環境上的困難，都是的確不能勉強得來的。現在落梅既不親自答覆，他想自己也祇好不同信。但他猶望她停止進行向W君有別樣的表示。事實上W君有求婚的嫌疑，環境上她又不能自己獨立，結果是不待卜者撮合可決。自從落梅的哥哥程欣一代她退回原信與巧兒以後，巧兒想起了她正像流浪的女人一樣，在他的愛的認識界裏徘徊多時，竟就不回首的而立刻飄然去了。他雖也覺得放下重擔的寬心，但是總感到沒歸宿的空虛的心在飲泣着，於是他也祇好拿「求得不加益，不得不加損」的話以自慰罷了。

然而巧兒自覺必有較大於現在的，但要求這較大於現在者的實現，除行愛外，沒有別的方法。因人生的真義，非由「愛的行爲」便無從實現；換一句話來說，就是「愛的行爲」爲歡樂的表示。所以必藉「愛的行爲」而歡樂始顯，行愛才能覺到較高的自我，才能發揮自我的個性的真實價值。他在未給與人以愛時，他那「給與的愛」雖早已潛伏着，但到與愛時才可算是愛之實現。他相信這「給與的愛」，並非落梅引出的，也非他自己所給與的，却是由兩者相合乃成立。有限的愛人既失敗了，轉向無限的大愛方面發展。

他的愛識自有限至無限，猶之愛流而成爲愛河，河即可說是流之實現，然流實已先存在着。他又從無限到有限，如愛河給與其流以愛，河雖爲流之歸宿處，而流仍可存在着。這是巧兒對於大愛與愛人的並存不悖的道理。因此，他發明了一條新成立的定則：

『有愛就有同情，沒有同情就沒有愛。』

他對於落梅的表示，可說是完全依據這定則而來的。他不像一般的人把愛和同情分得那麼清楚，他只是從同情做出發點，表示他願意拿他的「給與的愛」贈送到落梅的心上。旁觀的人——連她也在內——以爲他自卑太甚，其實只是他的自知太明。他乃迫得禁不住的說出良心的話道：

『你們一班「性的漁人」啊！你們只能從慾望裏看所有的她們（當然我的落梅也在內），所以消失去掉她們的生存的全部真理了。我亦

清華文藝

裸裸。地告訴你們說罷，原來愛要犧牲，必受病苦的啊！沒有犧牲與痛苦，不足以顯我所「給與的愛」的深淺。你們倘沒有真犧牲，就沒有真的愛，也無從發現真自我。你們的真自我既幽閉着，你們的靈魂的蒙昧也不能去了。我知道發現真自我是由愛，因愛可以參透一切，還我的落梅以生存的全部真理；所以我同情於她而有表示過我的愛啊！』

失眠的症

巧兒自從失戀以後，落梅的暗淡的疏影，仍留在他的心坎裏。整天裏他那淒涼的心，像蛇似的在胸口亂動；徹夜的溫柔而可愛的夢境，宛如照好了的軟片上的景。同時他覺得卸了一重責任，爲的是落梅既有了人家，再用不着他去負擔那仔肩。所以他到了此刻，也只好過去算了。

然而他心裏着了火的情感，因之越燒得猛烈而無調濟。結果精神失之和諧，身體更其柔軟多了。些微的刺激，便覺刺到皮肉，激動心弦似的。加之他半年來共同生活的情形大變——原來爲那身子胖胖的不長不短的戀人——他跳進病痛的沒頭沒尾的圈子裏面去了。

巧兒痴心，可憐極了！一忽兒懷恨，剎那間詛咒；鬧到圓圓的面龐改了卵形狀了，弄得肥嫩紅潤的臉變成黃瘦的。深凹着眼珠，高聳起頰骨，顛上的筋肉只管少去，手臂的皮膚天天減色。念書的時候，對着戀人只有詩趣的靜默；各自走各自的路的時候，對着人們只是生孩子氣的疑慮。可愛的神啊，你爲什麼不把恩愛顯示於他呢？

分手罷！他的心兒仍追隨着戀人，戀人是影兒似不離他身。皮膜相形，彼此殷勤。並不是不原諒彼此的心，却各自己來錯埋怨了人。巧兒原像一張心琴，給動彈得弦斷失音。他那按琴的，又沈雄，細緻，清麗，微輕的奏出心音，弦兒已經重接成琴。這是他們倆的情境，有如雲浮沉，時如火熱騰，不快又困的情思紛紛。巧兒孤苦成性卽此來因。

信佳是他的戀人。至友的神交相親相愛，猶兄弟一般同情同感。信佳活潑而又莊重的心靈，確是巧兒視爲最爛漫最美麗的愛的表徵。無限的濃情豔意，神色上互相慰藉，笑容相迎更覺熱烈，巧兒顛倒無似了呢！他的緊張着的心弦，只要被輕輕的一彈，就鼓盪激揚愛的空

氣。生命充滿了愛的甜蜜；像蜂兒出入花間似的痛快淋漓，像粉蝶兒在花蕊上飛舞沾戀。

巧兒以為愛是無間於性之區別的，更主張「同性愛」與「異性愛」有同樣的價值。他僅曉得愛的對象以求達創造美的人生為目的，去領略愛所實現的美感，得到「夢境化」的心境慰藉，因無性的氣味而有無窮的情趣與無限的愉快。所以在他眼中，並無所謂性，祇有一個愛而已。並且他對於愛，僅在愛的美趣上，而不在愛的依歸處。他愛信佳美的心地，韻致的和諧的心境上的美麗，神交原無性的限制。性也許是最高尚的愛的仇敵。

巧兒既如此傾向純美，他的愛觀又玲瓏透澈，放浪不可思議的想念，調出萬端的情懷自繫。他有極熱烈的情懷，更有無窮盡的才思；滿腔的甜話兒無由出於其口而入信佳之耳。苦悶又苦悶，幾乎苦悶殺。恍恍惚惚，自怨自訴。每當花朝月夜，巧兒閒行獨吟；園內的景物不悟他所言的悲傷，信佳的琴室裏趕出來的歌聲響亮。怪難耐的是信佳同人攜手途上，相遇相視不言語時心頭低嘆，巧兒嘗過的酸苦甜蜜滋味都記在心上。

他在春初的一晚上，失眠的症襲來更凶。是無聊賴又沒法睡覺的時節，他的靈嘴再不能不開合起來了。想起情話要吐，他就打破寂寞說：

『信佳，你也看得出我近來態度變了嗎？一個人忽換了個樣兒，那是最容易被人看出的。自己的感覺更是不同；一言語，一舉動，尤其是你的一舉一動，使我感覺得一也好說是領略得非常真切……』

信佳無心的答他幾句，他起勁的談到正經事上去了。初尚不覺得什麼，愈說愈有興趣，談到合意時，快樂極了。巧兒大着膽痛快的談：

『世上一切溫柔的豔福，祇有情人知道領受享用。我們如果是傻瓜則已，不然，就有創造愛的生活的必要。美的人生是最可羨慕的，充滿着愛的生命更可寶貴。信佳，你的意見以為如何？』
『我總以為你我的生活未走上軌道。（因為美的人生確是生動活

清華文藝

潑的，充滿着愛的生命似莊重而並不呆板的。生動活潑才有美趣，死不活動，那才是不知趣的傻瓜。嘴本是有情的，只要是用來親吻；腰也是有情的，若是用牠來擁抱。雄辯家的嘴是無情的，運動家的腰也是無情的。原來只有親吻和抱腰，使人精神上享受得到愉快。）你在軌道的那一邊，我在軌道的這一邊，始終都不敢踏上軌道，攜着手向美的人生路上走去。相望着，站立着，我促你藏，促迷藏嗎？』

巧兒慢慢地說到題目，不慌不忙的改了語氣說：

『我再不能不說我心裏要說的話啦！我不願再受苦悶幽鬱的罪啦！』

他確確切切的自訴自述，信佳靜靜地領受了一番宏論，不禁也說出讚美親吻和抱腰的實話。巧兒知道勝利已有幾分，說服他去實行真理信條似有把握。於是他就打開心窗說亮話，但總有點畏懼而私自猜疑細想：

『也許他也愛我。怕的是他有怕同性戀愛的心，那我也不好勉強他對我怎樣明白表示。……時候不早，睡了罷。……算了罷。信佳已倦了。』

無奈熱起來了的全身，忍不住一秒鐘像千萬年似的默沉。聽聽好像有人在他的耳邊低語，似有許許多多的問題要待解決：

『第一，他是不是愛我亦像我愛他似的？他是美麗嫵媚，也許他不甚美麗嫵媚。但我的愛情是純潔的。他不愛我又怎麼樣呢？……』他再不耐煩獨自思量，遂即向信佳懇摯的問道：

『信佳，你對於咱們的友誼，有沒有一點意見好說？』

『我……等兩年後再告訴你說罷。我現在毫無一點成見，』信佳答道。

巧兒說了玄之又玄的甜話兒，接着促住了話頭恍惚的問他：

『你肯不肯賜我一點點的恩惠？我有沒有幸福來吻你抱你呢？可不可以任迷離的月色裏相親吻擁抱呢？』他說完了，心戰顛亂跳。

『不，不行！我不願意！不用傻了。你未免太放浪罷。』信佳這樣

的快說，沉重而又輕柔的口氣，含有不好意思說出實話似的。

巧兒於是失望了，起坐了幾次向信佳要求，結果他覺得事已無望了，躺下去橫臥在床沿上，悲憤的祈禱着：

『呵！救我，我的親愛的戀人！你真以為我應該受罰嗎？你知道我們的愛情，已被苦痛洗淨了罷。我將永遠想着我的責任，吹熄了我如火熱的感情再不理你了……』沒有說完話，就停住了聲音。

數夜沒有睡好覺的巧兒，他的頭昏昏的不覺安息在枕上，全身又移進被窩裏去了。渺渺茫茫的睡去，模糊的景象仍留在胸襟，空漠懸懸的心仍在跳躍呻吟。不死的靈魂促住了戀人，睡覺也無礙相吸的精神。

信佳雖拒絕了他的接吻和擁抱——不過是一時的不真心的拒絕，巧兒卻已經哭泣得睡眠不甯。顛倒反側，睡神似往又近。一秒一秒的时光流去，睡神一步一步的來迎。時正午夜，寒氣襲人，溫暖的心情，又出來相尋。親吻，抱身，巧兒的嘴親着枕，兩臂緊摟住被頭擁擁輕盈。

這次他的戀人可答應了他親吻抱身，他覺得全身熱得火氣騰騰。一捉住了身，抱在懷裏不鬆不緊，熱烈的嘴唇顫動生音。張開靈眼來細認，信佳的面龐像天樣，兩頰上散佈着繁星，眉峰似朵朵彩雲哩。他正在出神的注視，信佳閉上了雙眼尋味，這更使他感到了美趣呢！

巧兒於不言之中領略了世上一切溫柔的豔福，他忘記了自己的嘴唇是在那裏，更不知道懷裏的信佳非他自己的身體。信佳的精神中含有他的身體，他的身體中已闖進來了信佳的精神呢！情愫互通成結，再不能分清我你。愛情原是熱烈的火，美趣是溫柔的親嘴和擁抱所創造的。

信佳靜靜地享受了愛的慰藉，似睡非睡的假臥着神色痴迷。推移巧兒的身體，令他清醒了些。信佳催促他分離，他祇微頷着嘴唇輕輕的言：

『時間命我分離我才去哩！牠允許我享用今宵終夜……』

信佳也無法，巧兒不願固執己意，於是互約最後的親吻和抱腰完

清華文藝

了才分離。當他們互相接觸到極熱烈時，「聞不容髮」的貼身擁抱，「舐糠及米」似盡力親嘴。舒暢爽快不知天上人間呢！祇各覺得一縷情魂從心口飛出，好像一尾遊龍蜿蜒胸際。他們的身體軟化了，相吸的精神交叉着隱現。已與愛神相見，巧兒與信佳混合爲一了呢！巧兒在迷離的月色裏，張開了眼望着天，星辰羅列，晨光稀微。他睡昏昏意懸懸的把甜夢兒來溫熱，不知何時睡去與何時醒來；竟會有那麼情化的美妙境地！

再過一忽兒，猶覺目眩足顛。出了軀殼的靈魂，猶在咫尺間的愛人的身上和嘴邊。臥看牽牛織女星往來於碧悠悠的青天，無意中聞到信佳偃臥的床頭呼呼合拍的鼾息。如淺如深如含如吐的情意，飛去半天與愛的燈光繞纏。月暈了，星墜了，樹影逃避，白雲飄渺空際，人兒痴迷。轉眼又覷見了朦朧的信佳，嘴唇變幻得嫵媚，身腰活動像花影一樣的美麗。

「今夜和諧，猶是疑猜，露滴香埃，風靜閒階，月射書齋，雲鎖陽台，我審視明白，難道是昨夜夢中來。」巧兒朗誦了一遍，又長嘆了一口氣，接着自言自語道：「一枕黑甜餘」，猶覺得清香甜滋味！

(待續)

翠子的將來 (獨幕劇)

李健吾

劇中人物

茶館掌櫃

陳老爺

翠子 他的女兒。

劉老爹 賣菜者。

車夫

百靈鳥與烏籠

景

近郊茶館門前。橫楣懸破匾，字迹湮陳，隱約爲「泰山居」三字。距門稍遠爲一窗，緊閉着。沿窗有幾條長桌凳，油污，龜裂，搖動的腿。窗旁各高懸一布幌，兩面都各寫着「雨前」，「香尖」，模糊不清。門扇從內倒拴着，兩旁對聯，一扇只可辨出「陶朱富」三字，一

扇只「劉伶」二字。兩旁有幾株古樹，早黃的或蒼綠的葉子飄着，朝陽穿過，微有生氣。寂靜冷香的清晨：夜依然在扎掙；沒有人的踪跡。

幕開——從左方遠遠傳出一陣忽高忽低的唇哨。一位青年，車夫，吹唇而出，停足茶館門前，向內細聽，踟躕，從原路下。窗扇忽然半開，露出一位十七八歲的姑娘，翠子，上身穿着紅衫，探首外視。

翠子（撫然）不是夢？人，人影也沒有。好冷呵！奇怪，明明聽見有誰吹——好像還響着！一點點音響都不覺讓我心跳：方纔聲音越來越近，現在又像遠了。誰哪？（抖擻）冷呀，老天爺！

（車夫重奔上。）

老天爺，是他！

車夫（喜容）終久見了你，翠子！

翠子（欲轉身向內）去！去！

車夫（立窗前）我彷彿聽窗子響！

翠子 去！

車夫（微失望）我想不到——告訴我，你決定了沒有？

翠子（思）讓我出來再說罷。

車夫 老東西哪？

翠子 誰？（皺眉）爹？

車夫 呵，那老東西！

翠子 爹還睡着。

（她輕輕掩好窗扇，隱下。）

車夫（倚桌立，視門）我一點弄不清她的主意：她太弱了，恨起來，真想扔掉！（門半敞）今早怎樣也得把這事弄好了！

（翠子披件男棉袍，從館內溜出。）

翠子（在他背後）不冷？我有些怕。

車夫 天早，放烏兒還要待一會；掌櫃不會醒的。那裏會來這棉袍！

翠子 我這棉袍？（坐凳上）有什麼事情？你夢見銀庫，昨兒晚晌？

清華文藝

(擠眼)說實在，如今你存下多少？

車夫 (提頭)誰曉得？

翠子 這棉袍是有來歷的。爹押寶很少贏過，前天想不到贏了，棉袍是當場押給爹的。這是第一次，那晚他多喝了二兩「白燒」，說運氣就要慢慢來了。你的哪？幾時又圓又紅的點子纔提得出來？(笑)你有錢，我立刻不穿！

車夫 你是什麼意思？

翠子 所以要拉一輩子車！昨天賺了多少，夠喫吧？

車夫 (猜疑)我不明白你講些什麼。

翠子 (低聲，避着他追求的目光)你有錢，我就不在這裏住了，不住了。

車夫 (來回地走)你和掌櫃一樣，頭句見面禮就是錢。我問，如今你存下多少？

翠子 我？我不是男子漢，存錢幹什麼？爹說過，女人自己就是一一好冷的早晨！

車夫 (拍她肩，微笑)你纔冷哪！

翠子 (握住他拍肩的手，微笑)得啦，清早跑來，賊似的，有什麼心上話要講呀？

車夫 翠子別說笑了，鄭重點不好嗎？這時很清靜，說，你願意聽從壞老頭子的壞主意？

翠子 (撒手)呵！

車夫 不要瞞我，近來他又講些什麼？迫着你？

翠子 你的神氣多麼不好！

車夫 我整整想了一夜。

翠子 何苦來？拉你的車，管牠天場地翻哪！

車夫 他勸你什麼？

翠子 他說——一天不早，該出車了。

車夫 我今天不打算做買賣。

翠子 (急聲)我真怕！(迫於他威抑的神氣，低頭，髮散披兩肩)前天大爺又來了，同掌櫃唧噥一陣，不願意讓我聽見，後來得意的走了。我不清楚他們說些什麼。他們眼睛却老不離開我身上，尤其是爹，

好像怕我什麼。一定議論我！一定！

車夫 該殺！

翠子 昨晚我快睡了，爹站在我牀前，忽地說有位太太想買我作丫頭，問我願意不。我一句話沒有說——果然我猜對了！他來回走着，和你現在一樣，候我回話。我們都沒有說話，好像全不好意思。燈油熬得快乾了。我躺在牀上，後來大着胆子抬頭一望：呵，掌櫃眼睛亮晶晶的，掉下淚來。我哭了；半；半响，以爲他還在牀前站着，原來已經躡向外間；不知有多久，我迷糊裏，彷彿聽見誰在隔壁低低哭的聲音——那是爹自己！

車夫（冷淡）老掌櫃？哦，哼。

翠子 沒有別人。我驚醒了，打算起牀，到外間屋去。爲我，爹這樣的難受！這樣冷夜！我真打算向他老人家說：好，什麼事我都情願哪！（沈默，瞥了瞥車夫，瞥了瞥晨空）相傳古時有位小姐，不忍她父親無辜受冤，願替他一死。她大概是天地間少有的孝女。我也想作孝女，讓千古人傳道着。但是，我怎麼能夠呢？我並不是替父親死；如今也不是從前。所以我沒有起牀，後來不知不覺就睡熟了。

車夫 我真不清楚你，簡直一點不懂你！

翠子 我想，這也是他老人家出於不得已；快上年紀了，怎願捨開自己女兒呢？

車夫 你沒有出門的姑娘！

翠子 爹在世上沒有別的親人，只有我這個女兒，那晚响他說——

車子 他說把你當錢用！

翠子（扭過臉，指樹梢）你看，太陽讓雲遮住，模模胡胡的！早晨坐在樹下望日出，多麼美呀，多麼美呀！

車夫（走近）不過，你不會做別的事嗎？

翠子（流淚）做什麼？爹說，許多家都靠女兒陞官發財，他也要學一下。我能怎麼樣？

車夫（衝口而出）做土娼去！

翠子（抖擻）走罷，不要問我！

車夫（緩和）他應當替你尋點好事做。

翠子（站起）什麼事情我能做呀？你知道，什麼手藝我全不會。媽早

清華文藝

死了，你記得不？她和爹吵架氣死的。呵，可憐的媽！我，沒有人教紡紗，沒有人教織布，從小在賭場混大，能做什麼？會押寶，擲骰子——沏茶！（斜倚桌旁）看，能不能迷死一兩個？

車夫（避閃她的視線）哼。

翠子（奇怪的笑聲）你不愛我這樣？

車夫 真怕人！

翠子 來，告訴我，城裏姑娘比我怎麼樣？

車夫 我不曉得對你該講什麼好。

翠子 好，忘掉我這無恥的姑娘罷！

車夫 姑娘，我走哪！

翠子（抑服）不要走！不要走！停一會，只一會！（坐）生氣嗎？記着我，在世上我就曉得你——天老爺！

車夫 好人，到底你情願不？

翠子 哦，不要問我，我不曉得。（淚下）爹，我真恨你！

車夫（眼裏射出異樣的閃光）那麼，跟我走！下鄉到我姑媽家裏去！

翠子 撇掉爹？

車夫 對！姑媽最愛我的。

翠子 我捨不下——

車夫 走！離開這髒地方！

翠子 我愛他。我不能讓掌櫃獨自孤單單的——快有人來了！

車夫 你不——

翠子 我愛你，也捨不下你的！

車夫 唉！

翠子 爹要起來了。走罷，他不許我和你在一塊兒的。（望茶館門）我真怕他醒來。

車夫 我也怕——無論什麼時候，我總想掌櫃不至於厭煩我罷？哦，他不許我和你在一塊兒！他疑心我窮小子把你騙了，把你從他那邊引過來。有這種事？

翠子（後退）你神氣多麼不好！

車夫 我！（思索）我幾夜沒有好睡了。

翠子 睡去——真要有人來了。

車夫 好，我聽你的。(舉步，復轉身)我打算見你爹。

翠子 做什麼要見他？去，去，我真怕你！呵，忘了我罷！

車夫 我把實情對掌櫃說明白。送你到姑媽那裏，我和他到城裏謀事去。都是男人，不能坐吃山空，靠女人。你可以幫姑媽理家，免得大了，在外拋頭露面。我們一同求一求掌櫃。

翠子 可是爹快上年紀了，怎能比年青人呢？(惘然)我不能多管這些了。頂好你忘記我！得哪，天老爺，我要進去，你走罷。(走近)待一會再來不好嗎？

(屋裏喊翠子。)

翠子 歇一歇去，好人。

(車夫從原路下。)

(坐，沈思)我一點主意也沒有。下鄉到他姑媽家，老年的爹爹哪？依從爹，扔開他，去接我不相識不甘願的闊人——不，沒有一條道兒是我該走的，沒有；只有一條，那可怕的！呵，我的媽媽！

(流淚，頭漸伏下)！

掌櫃(在內)姑娘！翠子！

翠子 爹，做什麼？

掌櫃(在內)在外面嗎？

翠子 天大亮哪。

(掌櫃從屋內走出，扣衣釦。)

掌櫃(唧噥)死了頭，你一個人？

翠子(立)剛出來。

掌櫃(看她臉)你剛哭完？

翠子(向館門走)沒有。

掌櫃 沒有？你臉上還掛着眼淚哪！姑娘，想寬些，哭什麼呀？想一想，遇見一位闊主，那就是你出頭的日子，也就是我——我是疼你的，姑娘。

翠子(急劇地轉回身)爹，夠啦！

掌櫃(揉眼，不揉了，眼瞪得圓圓的)什麼？

清華文藝

翠子（倚掌櫃肩下）離開這裏，到別處謀生去，爹。

掌櫃 運氣，姑娘，運氣要來的話，我們自然就要離開這裏。沒有主顧的破茶館，能委屈姑娘一輩子？

翠子 爹爹，我不是這麼說。

掌櫃（撫她的亂髮）我明白，我全知道。這裏過於冷靜，女孩兒待不慣，要發愁發悶的：你們總願在熱鬧地方。羞嗎？姑娘們都愛羞的。想寬些，許多街坊全這樣發財的。

翠子 下鄉去。

掌櫃（坐）那裏？

翠子（囁嚅）待一會，「他」來了會告給你。

掌櫃 適纔你一個人在這裏？

翠子（後悔自己的多話，向館門走）「他」……

掌櫃 你剛出來？

翠子（頭不回）管我哪！
（進去。）

掌櫃（握拳，在她背後揮了揮，嘆氣，放下來）唉，我把你這——
翠子，做上壺罷！

（翠子從內推開窗扇，上身顯出）

翠子 爹，什麼？

掌櫃 做些水。

翠子（不動）這幾天爲什麼不開賭，爹？

掌櫃 這兩天風聲很不好，前天陳大爺說有人給警局透了信，讓我留點神，一定是恨我的小子特意要攪我的買賣，我猜得出是誰！（好像那人就在手心）捏死他！鬼跟着他娘！

翠子 以後？（隱下身，立起來，從窗提出一烏籠，放茶桌上）以後呢？

掌櫃 以後？在這鬼地方開我的老茶館——兩個銅子一包茶葉，外加水錢一枚，一天來不上十位；姑娘，替我算一算，一天能賺多少錢？

翠子（神注於籠裏的鳥）夠生火的。

掌櫃 (哼；笑)孩子話！

翠子 爹。

掌櫃 姑娘？

翠子 這個鳥兒在籠裏真可憐，我真愛牠，牠現在無精打採地眯着小眼，好像還不清楚太陽出來了沒有——爹，你不喜歡牠嗎？

掌櫃 姑娘？

翠子 爹，你不愛我，你的女兒嗎？

掌櫃 (忍淚)哦，我姑娘！

翠子 離開，離開這冷清的地方，爹。

掌櫃 (看着翠子)爲什麼？

翠子 (視線避向天去)這地方對我實在是夠了。從前這個小土崗，我覺得天下數牠好了，有這些樹，夏天坐在蔭涼下，冬天在茶爐旁，抱我在你懷裏，給我說許多的故事——我還記得！爹，你不記得嗎？過往喝茶的人很多，我來回沏茶，大家和我說笑着——我愛他們！我愛那時的茶館！現在茶客一天少似一天，我恨他們；恨牠，這可憐的茶館！牠真空得利害，好像丟掉什麼東西，爹不覺得？呵，生客一樣！(略停)昨晚我做了一個怪夢。

掌櫃 夢？

翠子 一個怪夢！(低幽的聲調)我夢見媽，她老人家。

掌櫃 (手扶着頭)你媽！

翠子 一位老女人，額上有塊疤痕，(掌櫃不安)像是媽，我記不清了。那邊有人來，放鳥的罷？爹，有人來了！

(掩起窗扇，隱下。)

掌櫃 誰？(站起，伸腰，揉眼)呵，陳大爺——這光棍！（陳大爺從右邊樹林小道上。)

陳 掌櫃起得早，好呀？

掌櫃 大爺好？請坐，喝杯熱茶。(向窗)翠子，做上開水！

陳 姑娘起來了？(坐)你像纔起牀。

掌櫃 我睡晚了。你來得這樣早！

陳 姑娘——你的千金哪？

清華文藝

掌櫃 (搔頭)她?她?你不是說翠子?她,我不清楚。我剛起牀,剛到外面,大爺不覺得天氣冷?秋深了!她正弄竈火罷?火快滅了。

陳 你有毛病嗎?

掌櫃 毛病?我要再加點病,真算走上倒頭運了。

陳 (笑)你的運氣快來了。這兩天你的氣色很好,你自己不覺得些?你應該走幾天老運,不瞞你說,怎麼樣,主意決定了沒有?

掌櫃 主意?

陳 (站起,拍掌櫃肩)我曉得你沒有什麼話說的,昨晚你一定盤算了一整夜,鐵算盤!你——早晨清靜得很!我說,怎麼樣,你的姑娘!

掌櫃 (微縮退)大爺,這件買賣我不打算做了!

陳 (驚)哦!

掌櫃 怎樣對大爺說呢?你清楚我是怎樣的窮,誰還有比我窮的?可是賣掉女兒的錢還要弄掉,我還要窮。慢慢我也老了。再也不會有什麼姑娘給我送老,了這一生。她愛我;她跟我混大的。還怎樣?我捨不得她。大爺,昨晚臨睡,我還打算賣她——爲什麼讓她跟我窮老頭子受苦呢?我把事情都告訴她;她哭着,什麼話也不說。那小羔子!今天早晨她忽然對我說——

陳 (肘倚茶桌上)方纔?

掌櫃 她願意和我離開這個破地方——哦,她想起媽,翠子!我想,賣掉這所破房子也是錢,一樣的。(搔頭)離開老窠,好的。離開牠!

陳 (迂緩)昨晚你沒有睡好。(咳嗽)鬼!

掌櫃 (苦笑)真是對不住大爺!大爺爲我想一想,我的意思不妥當嗎?也許不妥當,也許。這樣我心安了,舒服得多!

陳 傻貨!我說,你女兒是貨物嗎?

掌櫃 貨物?

陳 笨蛋!我說,你現在是把你女兒做買賣嗎?

掌櫃 買賣?

陳 我是替你拉絳賣姑娘的?老伙計,(笑)昨晚你該多睡一會。呵,今天早晨真清爽,這樣好時光真不好意思辜負!小鳥兒還眯着眼睛

！好晨光！

掌櫃（低聲）好晨光？

陳（坐）來，有話慢慢講。（指掌櫃坐對面）你的記性一定不會壞，老賊，前天我怎樣同你說的？再說一遍——一遍！

掌櫃（搔頭）不過，大爺總明白小人的苦衷。我不是失信的人。唉，只是姑娘走進別人家——我一點不清楚，簡直不認識——這輩子我還能和姑娘見得着？（欲立起）呵，見不着！也許能見着一面，也許。誰敢說得定呀？

陳 除去翠姑娘，我最明白你。你說得對！做爹娘的應該這樣想，你對！（站起，在掌櫃旁，微笑）老伙計，再說一遍，前天我怎樣同你說起？你老了，你越窮了，你的記性定不窮，不是嗎？哈哈。

掌櫃（一字一字說出，看着陳的臉色，低沈的聲調）有位太太想買——想收——想要一個丫頭，她沒有少爺，沒有小姐，是寡婦——是老寡婦！

陳（拍掌櫃肩）好記性！（掌櫃似乎抖擻着，苦笑，想站起）坐着罷！（至茶棹那邊）沒有騙你。我不是你的老伙計？茶館開賭，我囑託地面兄弟：都是自己人，隨牠去罷。這裏頭我沒有什麼利，却要護着你爲得你老兄弟。（望見劉老爹）有人來——聾子，挑菜進城罷傢伙！好清涼早晨！

（劉老爹，用布巾拭汗，從左上。向他們點頭，坐在離他們較遠的茶棹旁。）

劉（自語）今早起晚了。

掌櫃（向窗）翠子，泡壺茶！

陳（聳肩）他媽的，（走近劉老爺）聾子，走了好一程！進城送菜？

劉（伸頸，搖頭）晚哪！

陳（笑）去你娘的！（返原座，放低聲音）老伙計，拿定主意，這是你自己的事。那位太太說，就怕你翻三四覆，別的儘可從長計議。（置五銀圓於桌上）她怕你不肯相信，說，拿這五塊錢先給姑娘的爹罷。說，你怎麼樣哪？

掌櫃（驚視桌上銀圓）哦，哦。

清華文藝

陳 自然，這不在身價裏邊。

掌櫃 (搔頭) 這，真出意外——我怎麼辦？那位太太要是真心——也好，也好。(迴首視館門，復視銀) 我怕她——(唧噥) 翠子，翠子。

陳 翠子？她不能不願意：你是她的爹。

掌櫃 (搖首) 不。我知道，翠子並不願意。她大了，有自己的主意。

陳 (立，面向劉老爹，冷笑) 姑娘在你身邊長大的，會不聽你的吩咐？

劉 (唧噥) 奇怪，對着我笑！笑我什麼呢？

掌櫃 (聲幽而頹) 我不敢——我怕那死鬼——昨晚她夢見她媽——呵，昨晚！(頭伏手中，忽仰起視陳) 你知道，她媽是我逼死的。

劉 笑我什麼呢？

陳 那小子她還愛媽？

掌櫃 我要收了這錢，就是賣——什麼？

陳 那拉洋車的小子哪？

掌櫃 清早他還——我記得你說在地面官前報我開賂的，就是他。沒有良心的小子，鬼跟着他娘！

陳 不錯，你的記性真好！姑娘還愛着他？

掌櫃 (握拳) 捏死他！

陳 隨他去吧。伙計，先把這五塊錢收起來再說，別辜負了那位太太的善意。

掌櫃 我？那位太太要是真心——(迴首視館門移動) 呵，我姑娘！真心——也好，也好。(迴首視館門移動) 呵，我姑娘！

(翠子持茶壺茶碗出；臺上三人眼光都集在她身上。)

翠子 (向兩邊一看) 我以為只有一位喫茶哪！爹，誰先來的？

掌櫃 (迷亂地，指劉老爹) 他！

翠子 (放壺碗於劉老爹旁邊桌上，微笑) 老爹，今天早！挑子放在那裏？沒有挑菜，老爹？

劉 (伸頸) 姑娘，好。什麼？在崗下，我時時刻刻看着牠哪！（其

實除去現在看了看外，他的視線差不多常轉在那邊兩個人身上。）

陳（低聲）收起來！

掌櫃 我？

陳 收起！（高聲）姑娘，今天早晨很清涼，好呀？

翠子 大爺來得早，喝茶？

掌櫃（望一望翠子，看一看陳大爺，搔頭）我真不如死了呢！（伸手桌上）呵，雷劈的！

陳（高聲）好，沏壺茶！勞姑娘的駕！

翠子（跑近掌櫃）爹，你不舒服嗎（望見銀圓，驚退）這幹什麼，爹？

（臺上死靜：籠裏小鳥忽然唱起來。劉老爹莫明其妙，伸長頸子望着他們。翠子從掌櫃望到陳大爺，又從他望到掌櫃。掌櫃握錢掌中，用別一手搔頭。陳大爺背着手，冷冷的，走近館門前。）

爹，你們決定啦？

掌櫃 姑娘。

陳 掌櫃，我們到屋裏慢慢再說罷。

翠子 爹，你打定了主意？

掌櫃 姑娘。

翠子（靠父親肩下）爹，這事情應當同我商量一聲，不應當嗎？

陳 翠姑娘，這只是我和你爹的事，與你有什麼相干哪？你不過一個女兒家！掌櫃，到裏頭商量罷。

（陳大爺做個暗示，進館。）

翠子 爹，商量什麼呢？

掌櫃 姑娘，待一會我再給你細說。（裝錢於腰袋中）放心，我進去隨便敷衍他兩句，打發他走，不好嗎？

翠子 爹。

掌櫃 姑娘。

翠子 爹，到「他」姑媽家去——我們一輩子活在一處，安安寧寧，不比什麼都強些？

掌櫃 還是那句話！姑娘，你知道誰要報告地面上來捉賂的？

清華文藝

翠子 誰？

掌櫃 (搔頭) 還是不告訴你的好。

翠子 (想) 是他！

掌櫃 孩子，放心吧，讓我到裏面去。

翠子 (流淚) 爹，爲什麼定要進去？他自己會走的。你不愛我，爹？不進去！還給他的錢！

掌櫃 呵，姑娘，姑娘。(要坐下，撫翠子髮)

(陳大爺從館門裏探首，喊道：『掌櫃，進來商量罷！』隱下。)

掌櫃 姑娘，等一下，我就出來。我就出來——

(他沒有敢看翠子一眼，急忙隨進館內。翠子望着掌櫃的後身，直到館門闔上。她坐凳上，臉色和病人一樣，望着鳥籠。鳥又叫了幾聲。)

劉 (站起，至翠子旁，眼光裏帶有詫異，憐憫，同情，種種的情感，俯視着她) 翠姑娘，我看你很難受的。爲什麼呀？一定有什麼傷心事。我知道，你好像剛同掌櫃吵完嘴。高興點，姑娘。

翠子 你還沒有走？我以爲老爹早挑菜走了。

劉 我看他們好久，商量什麼事——我聽不清，一點聽不見！他，姓陳的，拿出幾塊錢來，讓你爹收起——哦，一定做什麼買賣！他們都像怕你知道，避着你，大概是議論你——一定的，你剛和掌櫃吵過嘴！姑娘，不要生氣，家家是這樣。哦，我看慣了，天天是！

翠子 你先來的，老爹？

劉 (伸頸) 什麼？

翠子 (提高嗓音) 你後來的？

劉 聽清了，我的耳朵還中用！對了，我後來的。(指鳥籠) 小百靈兒還唱得高興嗎？牠急得跳，好玩兒！這是誰送你的？哦，想起來——姑娘，那早晨告我那些話，還記得嗎？鳥同籠子都是「他」送你的，不是那「他狗運的」？哈哈！你的小臉蛋都紅了，在我耳朵邊悄悄地說：他愛你。哈哈！你哪？

翠子 老爹，你不愛鳥兒嗎？你愛的。(高聲) 你那些鳥兒哪？

劉 我的？呵，好極，好極。從前你大姐，榴花，照顧那些鳥，現在

她不在家，閒暇我照管着。我給牠們新做了一個木架子，一個小閣一個窠，有時看牠們飛錯了窠又飛回來——那些鳥！那些鳥！牠們和頂好的街坊一樣。我把牠們放在菜窖旁邊土房裏頭，弄個鐵網，從橫梁上掛到地上，牠們在裏邊飛着，水裏魚一樣。呵，那些鳥！那些鳥！

翠子（高聲）榴花姐做什麼去了？

劉 你大姐在城裏紡紗廠做工，那裏全是機器，棉花擱在上面，只用手擺弄擺弄就紡出線來。那些怪物！我每早就往那裏送菜，你從前跟我去過幾次，就是那地方！我看她在家一點不做事，我就和工廠先生說了一聲，留她在那裏。起初地不高興，現在也就罷了。有工錢，又能學手藝，爲什麼她不願意？那傢伙！（拍翠子肩）她還想你哪！怎麼樣，伴我進城去？

翠子（唧噥）我怕不能，我怕不能再見她——呵！

劉 什麼？

翠子 你剛提到那些鳥，老爹，我再給你添上一隻罷。

劉（伸頸）姑娘，高點聲！

翠子（高聲）我連這鳥籠子送給老爹，要不要？

劉 把牠送我，真的？（搖頭）我不能，那是「他」送你——爲什麼你忽然送牠給我？

翠子 牠真可憐，一天不唱不跳，活像一隻死的！在這裏有什麼趣味呢？我有點不喜歡牠了。

劉 這些姑娘真奇怪！（提起鳥籠，忽放下）姑娘，我看你悶得很，爲什麼不和我進城看你大姐哪？

翠子 看大姐去？（站起，至窗前，一種奇陡的念頭，顫慄着，想從外推開窗扇）我真想知道他們商量些什麼！

（窗扇推不動，笑）我忘了牠要從裏開！（凝思，特異的聲調）老爹，你見過我媽的，她和我一樣嗎？

劉 姑娘，安靜些，你的心太亂了。

翠子 我很好哪！（高聲）老爹，那裏也肯要我嗎？

劉（伸頸）什麼地方？

清華文藝

翠子 (頹異的高音)紡紗廠。他們肯收留我做工嗎？

劉 爲什麼不要？只要你去！

翠子 (至劉老爹旁)老爹，像大姐一樣，送我進工廠去，不好嗎？

劉 我不明白——這些奇怪的姑娘！(向館門指)你爹哪？我怕他不肯答應你。

翠子 (未答)老爹，你現在不是挑菜進城嗎？我跟你一同看大姐去——她總是想我的！

劉 (迴首望左道下，驚呼)什麼？別動！那是老爹的挑子！

(拋三銅圓於棹上)茶錢！這羣野孩子！姑娘要去，我在城門等你！別動！

(劉老爹跑下。)

翠子 (至館門前)這悶葫蘆！(向內聽)一點聲音也沒有，空屋子一樣！(坐門旁凳上)這個老地方！這些樹！他們正在講身價罷？

(車夫從左上，立翠子身後。她並不知覺。)

車夫 (輕咳)怎麼樣？

翠子 (驚，回頭。)你？

車夫 事情怎麼樣？掌櫃？

翠子 (指館門)他們在屋裏正商量着呢。

車夫 你沒有進去？

翠子 我不清楚他們商量些什麼。他們不願意讓我知道。

車夫 (來回走着，時時望館門)爲什麼你不肯下鄉哪？到姑媽村裏，你同掌櫃都去。你說捨不下掌櫃，好，一同去。在鄉裏過活總比這裏強，這裏地方！我也決心不在這裏地方拉車了。一天掙的不夠喫的。下鄉種地，不幾年他們也就可以成家了。姑娘愛我的，待我和他的兒子差不多。什麼？

(館裏發出一陣掌櫃的笑聲。)

沒有什麼，你爹笑哪。

翠子 (沈吟)爲什麼？

車夫 我想，這件事掌櫃不會不願意的。我們可以養他到老。他總要願意——

翠子 (沈吟)爲什麼?(目視車夫不瞬)我不能跟你去。

車夫 (嚷)爲什麼?

翠子 你自己會明白的：我不到你姑媽那裏，那裏我不認識，於我也沒有用處。

車夫 這一定是掌櫃教你說的!

翠子 (站起)你走吧，掌櫃不喜歡你，恨你——我不能告訴你是什麼緣故。你自己心裏明白的。

車夫 恨我?(立翠子肩旁)恨我?我沒有惹過他老人家，爲什麼恨我?是你撒謊?你不愛我!你在這裏等他們的喜信!

翠子 (微笑)爲什麼要這樣生氣?

車夫 你不恨我?

翠子 (輕微的)有人猜疑你哪!

車夫 (失色)我?

翠子 (避)我爹從今不能開賭了!

車夫 (驚)什麼時候捉的賭。我怎麼不知道呢?呵，翠子，我做錯了!

翠子 (驚)這是真的?你?

(車夫退坐凳上，視翠子，若懼若悔。)

(笑)以後再沒有第二件棉袍穿了。

車夫 (抖擻)我原是爲你，翠子。我想讓掌櫃怕我，早些答應你我的事。(嗚咽)爲什麼我這害你哪?我是一個粗小子，翠姑娘!

(館內一陣笑聲!)

他們笑哪!(跳起)我要進去看一看!

翠子 (驚)不要進去!也好，呵，隨你便!(視門動)他們出來了——我的爹!

(陳大爺先出，掌櫃後隨。)

陳 (一足在門內)事情就那麼辦了!(高聲)她待她一定很好的，隨後你自己可以看出來。她是極愛女孩的，我決不冤你。

掌櫃 大爺的話不會錯。(瞥見翠子與車夫，搔頭)大爺，不再喝一杯?

陳 (瞥翠子與車夫一眼)不，再說罷。那張紙不要丟了，那張紙!

清華文藝

(經翠子旁)姑娘，再見罷。(回首)好，下午我們再來！

車夫 陳大爺！陳大爺！

(陳大爺立，向車夫猶笑，從右下。全場靜默。掌櫃打算縮進茶館。)

翠子 (止住掌櫃)爹，妥當了嗎？

掌櫃 (搔頭)妥當？那五塊錢——我還他，他又給我，我只得收下了。(想走)姑娘，替我想一想。

翠子 (舉起掌櫃的手，撫摸着)那張紙是什麼？

掌櫃 (縮手)沒有事。

車夫 (嗚喘)掌櫃，那不是我的錯，全是爲她。

翠子 爹，下午他同誰來？

掌櫃 (怒視)車夫你幹什麼？

翠子 爹，你決定聽陳大爺？

車夫 (唧噥)陳大爺是人販子——那壞東西！

掌櫃 (搔頭)怪事！你女兒家！(進館們，回身)姑娘，我決定聽他，他不會騙我的！

翠子 (喊)爹！掌櫃(後脚在門限外)下午有位太太來——
(掌櫃下，未曾看他們一眼。)

翠子 (喊)爹！

車夫 (拍翠子肩)我進去——我求他，他得答應！那不是我的錯！

翠子 (惘然，眼光直視着前面)完了！

車夫 (在館門前)他得答應！翠子，他得答應！
(車夫推進館門。)

翠子 下午有位太太來——有位太太——下午，(扶桌旁，暈眩)呵，我的天爺！

(百靈鳥在籠裏寂寞地清涼地唱起來。)

呵，可憐的鳥！(拿起鳥籠)你就唱起來了！他們說什麼？

(茶館內發出車夫粗洪的叫囂：『把翠子給我！』掌櫃怒額的回聲：『滾你娘蛋！』)

他們要打起來！呵，大姐，我跟你做工去！

幕。

十五年，二月，十三日病中初改

三月十八(獨幕劇)

一公

第一場 時間 早晨

地點 吉兆胡同段宅

人物：府秘書長 侍者

大公子 執政

曾次長 總理

☆ ☆ ☆ ☆ ☆ ☆ ☆

開場：(闊人家裏的接待室。正中大門，左右二小門。左長沙發一，右壁電話機響。)

府秘書長 (坐沙發上，仰視之。裝沒聽到，仍閱報。)

侍者 (急從右門進來。)章老爺，執政快起來了。(取下耳機問：
)你那兒！吉兆胡同段宅。總理請秘書長說話？你候……

府秘書長 (站了起來，走近侍者，取過耳機。)……唔，唔唔。您來一曾次長還未來過電話。您一就來罷……曾次長也來嗎？……好好。(掛上耳機。)

侍者 (倒茶。)

府秘書長 執政起來了，請他到這兒來。(仍坐沙發上。)

侍者 著，著。(出去。)

大公子 (從左門入。)章先生今天沒事？

府秘書長 此刻沒有什麼事。

大公子 是是。

府秘書長 昨夜的接洽，結果怎麼樣？

大公子 還不錯。王聘老已經把擬就的電稿給我看了。不過將來影響如何現在很難說。

府秘書長 國民軍苦戰這樣久，士氣，財力受傷太甚。我以為，果真能「知彼知己」，顧全局面，還是知難而退，這個時候確還

清華文藝

名正言順。

大公子 見仁見智，國軍這時撤兵爲上策。

府秘書長 大沽口事件，也夠麻煩，難辦。只要對付對付過去，案情因條約的關係倒很棘手。

大公子 祇要國民軍如能遵從調人的主張，立即下令前線各軍，一律實行總退却的話，外交上沒有問題，內政就說要起波折也不難辦。

府秘書長 關於內政問題，頗費考慮。

大公子 自無臥榻之旁，容受他人鼾睡之理。在國軍未撤兵前，對付民黨，左派共產分子，非嚴重辦理不可。再沒有躊躇的必要。

府秘書長 徐謙是什麼東西？什麼委員制，簡直是自任制。蘇俄的委員制也沒有像他所說的。

大公子 笑話！什麼委員制，他懂得什麼？李大釗坐在俄大使館裏發金盧布銀盧布，倒說得過去。徐謙連加拉罕的屁還沒有聞到，都來倡共產。

府秘書長 什麼「國民大會」，「首都革命」又要應運而生，這又是他老先生的機會，可以出風頭——

大公子 那非狠心懲罰他不成。連大學生都應警告一下。

府秘書長 現在的學生連丘八都不如了，對付丘九也只有丘八行。你覺得怎麼樣？

大公子 行行。我有一點小意思要跟你談的：明兒如果他們真要鬧，出了亂子咱們不在乎。

府秘書長 等尊大人出來了，請示請示再說罷。

大公子 是是。現在不忙，不忙不忙。

執政（從大門進。府秘書長與大公子俱站起致敬。）請坐，總理還未到？

侍者（隨上。）

府秘書長 你到外面打個電話問問……

執政 不必。

大公子 他也許去約曾次長一塊兒來。

執政 你自己去打罷。問問曾次長在不在部，請他就來。

大公子 父親有什麼別的要緊話要說不？

執政 告訴他說。叫他把關於大沽事件的案卷都帶了來。

大公子 是，是。(就下。)

執政 章先生不必到府裏去辦公去，這兒還有要事。

侍者 (倒茶。)

府秘書長 今天府裏待辦的公事都辦妥了。還有的，徐謙那個說帖，
執政以為應該怎樣辦理才是。

執政 那兒說起的話？改組『國民政府』！簡直是糊塗。

府秘書長 他既開了大口，放了大砲，很含着「作用」的意味，可也不能不預防一下子。

執政 據你的意見，有什麼好的處置？

府秘書長 我料料，忖想他用的也不過前次『首都革命』那麼一套手段罷了！

執政 依我看，總不至於再兒戲了罷。政治舞台上怎好比兒戲？天下那兒有這麼容易事！

府秘書長 兒戲倒不至於險惡，怕他又耍玩那套把戲。

執政 有人請我上台的，下野也好隨便的嗎？

府秘書長 死搗麻煩！任他不是辦法。

執政 設法責罰他完了。他底下的嘍囉學生，如果不安分，就照你『實力整頓學風』辦，懲治共產黨羽們死！

府秘書長 是的，不瞞執政說，現在學風敗壞，大有江河日下之勢。當學生的，放着孔孟之書不讀，去看什麼狗屁不通的白話文。「男女授受」不講，祇是要求男女同校，以作自由戀愛等類下流的勾當。甚至於拿俄國的盧布，就甘心作共產黨的走狗來合政府搗亂。如此的情形，還是要嚴辦的好；但是這事請執政通知總理一下如何？

執政 別一急。且等商量妥了慢慢再說。

大公子 (復上。)

清華文藝

執政 就你們去商量去罷。

大公子 什麼事情？

府秘書長 徐謙和共產黨。請示執政對付的辦法。

執政 就你倆去負責辦理。總理來了，可徵求他同意。

(汽車喇叭聲。)

侍者 (出去。)

府秘書長 總理到了。

大公子 我們到裏邊來談。(向左門走出去。)

府秘書長 一會兒會議完了且留總理在這兒。(左門走出。)

侍者 (復上。)來到了。總理來到了。(倒茶畢又出去。)

總理 (從大門進。)曾次長還未到……怎麼來的這樣慢？

執政 已經去過電話。「最後通牒」的原文給我看看。

總理 這是部裏封送給我的原件。

執政 (細閱，朗誦：)『對上述各項，若於三月十八日……正午止，不得滿足的保障時，則關係各國海軍當局，決採所認為必要之手段，以除去其阻礙天津及海濱間之航海自由及安全上一切障礙，或其他的禁止與壓迫焉。』外交委員會討論的對付方法？結果如何？

總理 內容已經再三研究之後，才擬定覆文大意，由外交部起草答覆。曾次長來了可以向執政報告交涉經過及覆文內容。

侍者 曾老爺到了。(復上。)曾老爺到了。

執政 請進。

侍者 著著。

曾次長 (早就立在大門外面。)

總理 請進，請進。

曾次長 來的晚了，對不住。

侍者 (倒茶畢又出去。)

執政 辛苦，辛苦。

曾次長 沒有什麼。

執政 一切手續都辦完備了罷。

曾次長 是，是的。已經派秘書親送到荷蘭使館，面交歐登科公使請他轉達各關係國公使去了。

執政 此次八國最後通牒，實在超越辛丑和約範圍以外。

曾次長 是，是的。所以，不但違背條約精神，並且侵犯了我獨立的主權呢。

總理 如果竟是被屈服了，殊失了國家的體面。

曾次長 就拿大沽口敷設的地雷而言，純係對內而絕非排外的問題。

總理 各國商船通航，就說受了點點限制，但爲時也很短。事出不得已，自然可以原諒。

大公子（從左門上來。）回答過了？

府秘書長（隨上。）覆牒原文呢？

總理 曾次長——已經帶來了罷。

曾次長 這兒留了一份底稿在……

執政 我還沒看到。

曾次長 執政還沒看！

執政（細閱。）

府秘書長（朗誦：）『……乃各國公使不待該問題之從容解決，竟令駐津海軍司令官提出限期答復之通牒。閱該通牒內容，各國駐津海軍司令官所採取之態度，本國政府視爲超越辛丑和約之範圍，不能認爲適當——』

大公子 八國真何必遽行採取最後的辦法呢？

府秘書長 況且，檢查外國商輪，並未爲條約所禁止。此次通牒，竟以停止爲請，更與原約不符。

總理 海道交通，能否完全恢復，關鍵全在於敵軍艦隊能否拋棄攻擊天津的計劃。敵軍艦隊，如果實行撤退，那大沽口的戒備自然應該取消的。

大公子 在未退之前，卽行撤去了防備，那外交團能保障他們不乘機侵入嗎？

執政 現在公事總算辦妥了。你同曾次長去約王聘老他們來，下午在這兒開會商議和平問題。

清華文藝

曾次長 孫慕老，顏前總理，他們都可以我去接洽。

大公子 我們分途去接洽罷。

府秘書長 我們商量辦法的結果……

大公子 就你報告好了。總理在這兒，你可以徵求他同意，請示執政辦理。由總理轉行知照警衛總司令。

曾次長 （就下）

大公子 （同行。）

總理 章先生有什麼公務要我幫忙？

府秘書長 聽說明兒又有什麼第二次的「首都革命」要起來了。恐怕的意外事變發生，所以不能不預定應付的方法，您以為怎麼樣？

總理 那是真的。你們想好了辦法沒有？

執政 依我的意思，就照章先生那用「實力整頓學風」辦去。徐謙非嚴責不可，共產黨更非嚴懲不行。

府秘書長 院裏對於徐謙那個說帖，到底取什麼態度？

執政 改組，「國民政府」！奸人運動，可恨！

總理 笑話，笑話！那兒來的話！沒的事，院裏已經採取置之不理的態度。

府秘書長 那不算數。他的說帖那不過是出出風頭的先聲而已。他以天安門為進身之階，誰保住他不去煽動誘惑青年來死搗麻煩？

總理 其實他也得不到什麼好處。

執政 不過府院正當防衛，總得要認真辦。

總理 是是。我回去商同各閣員……

府秘書長 無須小題大做。總理自有權限，可以執行陸軍總長職務，着府院衛隊預備……

執政 你們商妥的辦法——

府秘書長 我們剛才定了個大略；天安門國民大會由警廳設法制止，如果不成，着警察總監派警保護；遊行示威更須禁阻，如果又不成的話，不能沒有預定的計劃；鐵獅子胡同儘可讓

大隊進來，祇要「推翻現政府」的口號喊出，應付赤化的暴徒的方法，惟有實行最後的迎頭痛擊的辦法。

執政 「赤化的暴徒」，他們死也應該。開槍殺人乃府衛隊長職務所在；大家都是正當防衛，更無責任之可言。

總理 不過，軍警當局，若是事前有了相當的防範，想來總不會至於鬧出事來。或者他們就不到鐵獅子胡同去也說不定，也許他們因為政府對於大沽口事件早已經辦妥，知道了明兒來已經晚了沒有意思了。

府秘書長 那可沒有準兒。什麼請願！說什麼「援助政府」和「一致對外」的好聽話，還不是徐謙以青年為壑而以天安門為進身之階的行為嗎？

侍者 (復上。) 國務院裏來了電話，請總理就回去。

總理 我忘記了，那邊有學生團體代表要見我……

執政 至於明兒緊急事變，可以同章先生共探臨機措置。

總理 是是。有什麼事再說，理當電執政府請示。(就下。)

侍者 (跟隨，又出去。) (幕落。)

第二場 時間 上午

地點 國務院會議室

人物：院秘書長 某部次長

總理 侍者數人

內長 潘科長

交長 武團長

法長 曾次長

財長 大公子

開場：(樓上一間房子，左右兩扇大門。正中窗牆，外面走廊，室內光亮。院秘書長坐在長方桌旁。)

侍者 (倒茶。)

院秘書長 (等待人來)。

侍者 (數數坐位，整理筆硯。)

某次長 (走進。)總長都還沒有來到？

清華文藝

院秘書長 早著。未到時候。

某次長 聽說，昨夜鄧先生辛苦了。代表鬧到什麼時候才出院呢？真會糊塗……

院秘書長 門前站的羣衆，和衛兵有點衝突，後就被衛兵衝散了。進來請願的代表，因為沒有結果不出院，坐在客廳裏直至夜深二時；沒法，電致總理請示，仍舊由我出去見他們。

某次長 他們提出的什麼？

院秘書長 第一，「嚴駁列國通牒」，其實，那個時候外部覆文已經送達荷蘭使館；二層，「取消辛丑條約」，真是，談何容易的事？末了還提出「懲辦傷人衛兵」的要求呢！大學生們頭腦真簡單薄弱得真可憐！

總理（走進。）請潘科長來。

侍者 著著。（出去。）

總理 今天會議例會，應以提早爲宜。

院秘書長 去打電話催催？提早什麼時候？

總理 提早個把鐘頭，十點半開會罷。

院秘書長 那就快到時了。

總理 我在家裏已經打電話請他們早來。

潘科長（走進。）

侍者（隨上。）

總理 你立刻到天安門去，那兒現在正開國民大會。你對羣衆代表我向他們說話：昨天衝突的事，賈總理對府衛兵傷人覺得心極不安，派我前來道歉。

潘科長 是，是。（就下。）

內長（走進。）聞八國會議定於今晨召集，現在得到了什麼消息沒有？曾次長未到……原來你已經來了。

曾次長（早就立在門外。）——他們十時開會，現在還未完事呢。使館界裏形勢並不緊張。

內長 並不難處置。午砲一響，大沽事件大體可了結了。

交長（走進。）今天案件很多，提早了開會？

總理 不是，怕學生們來請願。

法長 (走進。)對不住得很。久等了些……

總理 好好，賀財長來了，就可開會——

財長 (走進。)到時候了罷。我來的最晚。對不住對不住。

總理 現在開會。先請鄧先生將請願代表所提的報告：——

院秘書長 他們提出(一)嚴駁列國通牒，(二)取消辛丑條約，(三)懲辦傷人衛兵。我在夜深二時才見他們，只允許他們代為轉達當局斟酌辦理而已。

某次長 「嚴駁列國通牒」，現在不成問題，已經嚴駁過了。

法長 第二項，「取消辛丑條約」，一時還談不到。「取消不平等條約」，黨員口裏說得動聽，在事實上，並不是那麼簡單容易的。

曾次長 關於外部覆致八國通牒照會，兄弟現在倒覺得仍有未善處。

交長 是。我對措辭上認為太不強硬了。因為他們在手續上似乎不十分妥洽。

財長 外部昨夜復致各國牒文，僅聲請各國駐津海軍司令和天津當局妥商大沽口交通事件，勿作激切的手段，但是事件本身還未盡了。

內長 就擊京津海口交通來說，依據條約雖然不無相背，但是外人在中國的行動，又何嘗不出於條約的範圍之外去呢。盧總長以為怎麼樣？

法長 我主張應向各國另提嚴重抗議。

總理 曾次長還有什麼意見不？

曾次長 我只有點意見補充補充，也好供大家參考用：這次國民軍在大沽口設防，對出入船隻施以限制，由於防止奉艦的侵入，不得已而出此自衛的行動。

法長 雖然好像違背辛丑條約，既實非故意，各國就不應即採取最後通牒的形式。

總理 他們因此細故，遽提最後通牒，於手續上殊嫌不甚妥洽，這問題討論算已終結了。因為今天的例會案件多，不能從長過細計議。且等同李警衛總司令商後再定辦法。諸位如沒有異議，請

清華文藝

推一位去訪他。

內長 賀總長，賀總長。

某次長 賀總長。

總理 請賀總長，就勞賀總長駕，往李警衛總司令那兒去一趟。次就是昨天衛兵和各團體代表衝突，據說代表受傷的很不少，不過我派人到各處去慰問的回來報告說並沒有。

交長 總理允許查懲衛兵，担任傷者醫藥費用，這消息確否？請總理報告經過。

總理 昨後半夜兩三點鐘，代表隊從外交部來到了舍下。由三個發言代表和我在中客廳裏接談，曾次長也在座。我曾告訴他們覆牒業已發出，還給他們底稿傳觀。因為他們當時未備公函，所以我叫他們今天備一封公函送來，我們才好根據他們的意見提出抗議。

交長 關於衛隊槍傷請願代表事情，總理怎樣答應的？

總理 他們請我，要求我懲辦發令的凶犯，我是很客氣地說：這事據報告說代表搶衛兵的槍，才被衛兵趕散，並未聽說有傷代表等事。我答應他們查辦，今天派代表到國民大會慰問受傷代表，所有醫藥費完全由政府負擔。剛才潘科長已經去快要回來了。還有，聽說今天又開國民大會，決議案送到這兒來時，究竟應該如何應付？討論。

曾次長 國民外交要求越高越好。

內長 國民大會是反對那八國通牒，我們應該切實執行他們的決議案。將他們寫具的條陳作為意見。

法長 我們在民氣之下的閣議，最好完全依照民意辦理。

財長 政府方面，終須慎重些，最好能折衷辦理。

總理 兄弟皆允提出閣議，以示竭誠容納的意思。

侍者 (走進)總理。(呈上片子。)在門外等著，說是會見總理。

總理 來院請願的。『為外交事，必面見總理。』稍等一等。

侍者 著著。(就下。)

總理 國家主義的三十餘團體。他們才確是真正的愛國請願的學生。

曾次長 我們一道去接見。

曾次長 也好。無論如何，那他們尚非黨員之比。

總理 他們定沒爲難的要求。（出去。）

曾次長 反正不會無理。（同行。）

院秘書長 總是穩健的好，激烈倒致於『欲速則弗達』。

某次長 徐謙他們本來就不成，糊裏糊塗亂幹怎麼行？

大公子 （走進。）總理在那兒？

院秘書長 客廳裏去接見學生代表去了。

大公子 徐謙今天又要藉端生事，陰謀破壞府院組織，要走阻撓行政要務，希望閣員諸君詳密的討論應付辦法。

內長 是，是。剛才總理已經提出討論。

財長 自應爲詳密討論。

大公子 還沒什麼結果罷。

院秘書長 正在討論中。有什麼意見？可以向大家說說。

大公子 所謂羣衆的領袖們，不過是赤化的暴徒頭兒罷了。如果現在還不懲辦，給學生們以更深刻嚴厲的覺悟的話，將來更勿想談那『注意風化』了。

院秘書長 撲滅強橫的惡勢力，現在也該是時候了。

大公子 本來就是該用最兇猛的手段，碰一你死我活的時候了。關於這一點，請大家再不用懷疑了罷。

總理 （復上。）你也來了。

曾次長 （隨上。）請坐，大家請坐。

總理 有什麼口信報告？國民大會的事體？

大公子 沒什麼。家父說要請諸位詳密的討論應付辦法。

總理 執政的意旨，我已經請示過了，我已經提出討論。

大公子 再不能體諒他們，讓他們饒他們了。

總理 是是。討論結果出來用電話通知執政怎麼樣？

大公子 成。打電話給章先生或我都行。你們討論罷！

某次長 好，好。我們討論。

清華文藝

大公子 我還有公事，不旁聽了，再見罷。（就下）。

曾次長 這是學生代表面呈的請願書。

總理 他們聲明說是，他們和天安門並非一事……

院秘書長 足見得徐謙，他們是共產的暴徒無疑——

某次長 那本就是夠顯明的實事。

總理 答復外交團的通牒以及日本的抗議，可由外交部提出再討論。
沒什麼異議！

潘科長 （復上。）我到天安門，正將要說話，時台下人聲嘈雜，對我表示不滿意。并未容我發言，且以惡聲相向，我祇得退出去，主席送了我歸回來。

總理 把開會情形報告報告怎麼樣。

潘科長 有議決懲辦發令罪犯的，懲辦發令傷人凶犯。徐謙提解散執政府衛隊，民衆議決解散衛隊。並且還議決了驅逐八國公使和種種鐵妄的條件。

總理 徐謙真會借題發揮。

財長 總理不是設法勸阻他過，同李總司令商議防範軌外的行動嗎？現在事端已經起了怎樣！

總理 打個電話去，問李總司令是否已經派兵彈壓未。

財長 今天的秩序，如果無法維持我們就不能不總辭職……

總理 沒有什麼事，不必太燥急。李總司令主張也——
（左壁電話鈴響。）

院秘書長 （取下耳機答：）國務院，會議室。唔……是是。你是章先生——這是你得到的消息……唔唔，我立刻就向大家說——沒事？再見！（掛上耳機。）

總理 吉兆胡同來的電話……

院秘書長 段宅章先生來的。章先生據報告——徐謙他們已經率領千餘人，都袖藏武器聲稱要到府院。

交長 難道又要像去年，學生到吉兆胡同幾次……

法長 還好都經鹿總司令居間不使接觸未釀成大事，此次仍可照辦，總理以為如何？

總理 是！學生被動，受人利用真痛心。強姦民意的徐謙，真不要臉的東西！

財長 我去打個電話催李總司令趕快派兵，緊急防禦遊行大隊過來。

總理 不必打了。我自己上警衛司令部去，請他速派軍隊並接洽答覆使團抗議的事情去來。請你親到劉監督家裏去，一同趕到李總司令那兒解說解說去。

財長 那末，我先去了。（逃跑下去。）

總理 有什麼事，打電話到段宅去請示，我等一會兒也在吉兆胡同……

侍者（走進。）武團長要求見總理。

總理 請到這兒來。

侍者 著著！（就下。）

武團長（走進。）總理——天安門有幾千學生就來到府院。聽說，還要提出三個條件：（一）解除國務院衛兵的武裝，（二）交出昨天毆辱請願代表的主使人物，（三）推倒段執政……我們有何方法懲戒他們……（大家面面對看着，靜默久不發一言。）

侍者（復上。）外面接到電話，報告示威隊已經從天安門向這兒出發。

總理 現在就散會，例案且待下次閣議再說。

院秘書長 是是。

總理 你可不用離開這兒，有事打電話到段宅（出去。）

院秘書長 是——我留院好了。

（內長，交長，法長，曾次長，某部次長，相率同行。）

院秘書長 先出去照料照料，他們來了，再看情形來報告。

武團長 是。讓他們進胡同口？伙計們都已經站在院前。

院秘書長 讓他們進來。東口門開着讓他們進來。

潘科長 實彈預備好了。開槍不開鎗沒準兒，請示執政辦理。一得允准，許就給他們個警告。

武團長 四面也要佈防，從後院出去，在馬路上包圍。

清華文藝

- 院秘書長 也行。伏幾個兵在牆根倒好的很呢。統由你辦罷。
(外面喚呼口號：「打倒帝國主義」，「取消辛丑條約」，「反對八國通牒」。裏邊的人往窗口張望，慌忙十二萬分。)
- 武團長 他們來了！我去看了一忽兒就回。(急下。)
- 潘科長 讓我打個電話到段宅去——(就取下耳機來。)
- 院秘書長 請章先生接電話。稍候候……
(叫喊聲：「衝鋒」，「推翻現政府」，「解除衛隊武裝」。)
- 潘科長 你是章先生？鄧先生要同你說話……
- 院秘書長 (搶過耳機。)是。他們還想鬧什麼「推翻現政府」的把戲。也有一——紅的。「解除衛隊武裝」等等口號。唔，唔唔……「學生集衆，格殺勿論」。開鎗？告警——好的，好的。
(放落耳機。)
- 武團長 (跑上。)他們既然這樣胡說八道，他們祇有走死路倒霉了。
- 院秘書長 是。殺，開槍。全體殺，盡法懲辦！
- 武團長 唔！(急下。)
- 潘科長 真是，自非嚴厲對付不可！
- 院秘書長 章先生也有「學生集衆，格殺勿論」的論調。
- 武團長 (站在窗牆外面，先吹哨子，後向空放手槍一響。)實彈一開槍！(隱約聞鎗聲數響，接着只聽到許多：「啊啲！」「屢呀！」「救命，救命！」「呵哨！快救命，救命！」和鎗聲。)
- 武團長 (放哨號指導，聲一斷一續。)開槍轟擊！掃射！(「拍拍拍」……「的拍」，「的拍」的裝槍聲，「碰碰」——「打打」，「殺殺」的聲音鬧成了一片。擾亂夾雜，大叫大嚷。)
- 院秘書長 糟了！槍殺人夠多，太不像樣了！(狂奔出去。)
- 潘科長 (不說話，立窗口張望；沈沈迷迷木雞似的。)
(砰砰碰碰的槍聲震耳，外面走廊已濃烟如霧。)
- (幕落。)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4 9862B

實價大洋壹角五分

發行者 清華周刊社

第 1
售價：1.00